

著 廬 度 王

說 小 俠 武 篇 長

新 血 滴 子



行 印 社 版 出 力 勵 海 上

王度廬著

武俠
小說

新血滴子

勵力出版社印行

武俠小說
新血滴子
續集

著作人 王 度 廬

發行人 劉 棗 臣

出版者 勵 力 出 版 社

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

電報掛號五三一〇九九

分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

版權
所
有
者
印
刷
所
准
予

武俠小說
新血滴子

王度廬著

第二集 目次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十七章 | 銀燈耀耀豔妓談奇 | 大江茫茫豪僧劫婦……………一 |
| 第十八章 | 了因僧猖狂違戒律 | 聚英樓龍虎起風雲……………一五 |
| 第十九章 | 小常隨良緣婚俠女 | 莫愁湖暮雨訪羣雄……………二九 |
| 第二十章 | 暴雨驚雷一現蝴蝶 | 江波夜霧遁走蛟龍……………四一 |
| 第二十一章 | 尋仇救豔衆俠長征 | 射弩揚弓雙舟遇盜……………五〇 |
| 第二十二章 | 楓葉鎮偶逢釵裙俠 | 仙霞巔尋鬥了因僧……………六〇 |
| 第二十三章 | 霧滿懸崖羣俠展技 | 誓盟折箭衆龍騰歡……………七〇 |
| 第二十四章 | 運機謀擁允貞登基 | 從簡略述羹堯盡命……………八七 |
| 第二十五章 | 小常隨義烈死深宮 | 雍正帝杯弓驚長夜……………九七 |
| 第二十六章 | 報前恩荒村添綺語 | 償宿怨雪夜泣分離……………一〇八 |

武俠小說 新血滴子

「原名雍正與年羹堯」

王度廬著

第十七章 銀燈耀耀豔妓談奇 大江茫茫豪僧劫婦

自此，艷春樓就是這位年二老爺所常去的地方了，蝴蝶兒終於遇着了她理想中的人，年羹堯有許多金子銀子，拿出來給了她，她交給了金老婆兒，給她打的簪環首飾，做的綾羅衣被，終日臉上擦了些宮粉胭脂，整天的對鏡打扮，把屋子更陳設得華麗，她也不再常去倚着樓欄杆了，不過有時還掀着一點窗縫向外去望，因為她等待年羹堯，是時時的心急。

金老婆兒把她當作了寶貝，簡直是「搖錢樹」，自己很慶幸，有眼力，在路上因為看見她是個「俊人才」，就把她帶了來，可以說是一個錢也沒有花，然而就居然白得了一顆搖錢樹，所以處處順從着蝴蝶兒，而百般殷勤的侍候年二老爺，這位老爺可真肯花錢，像她——金老婆兒在烟花巷裏可以說是活了多半輩子了，闊客人見過了多少？但是還真沒有看見這位老爺這樣慷慨的，他的金銀可也不知道怎麼多？真叫人害怕，她像是財神爺，可又像閻王爺，尤其，他每次前來至少也得帶着兩個健僕，讓他們進別的屋裏去歇着，他們都不幹，須得在「香巢」之前守候，這樣，可就叫人注意了，並且，蝴蝶兒一個不出名的「豔妓」，居然一步登了天，包下她的，又是這樣的一位闊人，因此，蝴蝶兒之名就傳播起來了，不但秦淮河邊的一些班主和姑娘兒們，都時時的談論着，有的羨慕，有的妬嫉，有的又猜疑裏姓年

的，大概不是一個強盜，就是個賊，不然一個過路的客商，那能够有那麼許多的錢？因此，又都恨不得艷春樓中出一場禍事。而許多的「花花大少」也都來到艷春樓中，想要看看蝴蝶兒是如何的一隻蝴蝶，可是。簡直的無論誰一見了她，也莫不驚之爲天仙，而垂涎三尺。不過，沒有法子，人家蝴蝶兒統不接見別的客，憑你是誰？這樣一來，「花花大少」可就更都賭起氣來，有的亮出來了大元寶，說：「我也有錢！我也能包，怎麼？就看不起？覺着我花不起嗎？」有的却要動拳頭，動勢力，這可急壞了金老婆兒，和那已經摔折了胳膊的「花胳膊」，他們這裏求，那裏勸，求的一些「大少」才暫時饒了他們，——但，大概也是看出那姓年的，和帶着的健僕，有點不好惹，然而事情可還沒有完，這才不過一兩天，以後，金老婆兒可就發愁了，難道因此就得罪了許多人？爲了一個財神，就得罪許多福神貴神和喜神？所以，金老婆兒得了空兒，就去跟蝴蝶兒一提，打算是：在年二老爺沒有來時候，也偷偷的，應酬別的客，不想蝴蝶兒當時就翻了臉，說：「快別提啦！這事情辦不到。別說年二老爺現在天天來，就是年二老爺永不來了，我也不見別的客，好馬不配雙鞍轡，烈女不嫁二夫郎，我認識了年二爺，就算是嫁了他啦，他不接從良，我也得誓死守節，別的話都別說，別的人有什麼想頭，都叫他快別作夢！」金老婆兒一聽，這可又難辦了，莫非這顆錢樹子，只開一次花？本來想跟她說說，教訓教訓她，「咱們烟花巷裏的人還講什麼貞節？」然而她知道這時說也沒用，也不敢太逼，這就是因爲年二老爺實在是叫人愛（太有錢），又叫人怕，何況還在外有還甘鳳池，雖是這兩天沒有來，可是只要姓年的一句話，他又能夠來這搗亂。

但是，這秦藩河邊整天的車馬紛紛，尋花問柳的一些人之中，什麼樣的人沒有？年二老爺並不整天在這兒，而且他與蝴蝶兒結識至今，已經三日，花錢不少，兩個人情意綿綿，可就是他並沒提到要給蝴蝶

蝶兒梳櫥，他從來沒有在這兒住過，蝴蝶兒是小孩子一樣，更彷彿沒有這個心。這一天夜裏已經三更多各姊妹的屋中多半熄了燈，絃管歌唱是早就停止了，惟有樓上蝴蝶兒的房中依舊燈光艷艷，金老婆兒跟會籍着送茶爲名，到那房裏去看了看，只見蝴蝶兒跟那位年二老爺——年羹堯，隔着一張八仙桌坐着，真好像是「相敬如賓」，他們兩人大概已經談了好久，可是話彷彿還沒說到要緊之處，金老婆兒就故意的慢洗茶盤，倒茶，偷聽他們兩人的談話，——他們談話的聲音都不大，只聽年羹堯追問着說：「你快告訴我，這姓黃的到底是什麼人？」蝴蝶兒說：「他都許已經來到金陵了，您不會找着他，自己去問他？可是要留心他，他的本事大——」年羹堯冷笑說：「我不怕有本事的不過我急急等不得——他現在一定還沒有來，因爲他若是跟曹仁虎，路民瞻，一同來此，我絕不能夠不曉得，我聽你說了這個人之後，我心上就永久想着他恨不得當時跟他見面，看看他到底是誰？我不信北京城還有這麼一個豪俠，英勇而作買賣的——」蝴蝶兒說：「本來那人不是作買賣的嗎？」年羹堯說：「你一定知道他的來歷，你快對我說——」蝴蝶兒却笑了說：「年老爺：您越是這樣的逼着我，我可越不能夠說了，因爲我就是有這麼一個犛拗脾氣，還有好些話要問您呢，我就是不明白您爲什麼偏留心這個人？當初我不過順口說出來，有那麼一個人。跟我們一同走過路，可是您當時就追問，彷彿您認識了我，就爲的是要認識這個人，您跟我花的錢，不過爲買出來我的話，您剛才說：「心裏永久想着他，爲什麼不永久想着我呢？」年羹堯說：「他是一位豪傑，你是一個女人如何能夠相比？」蝴蝶兒點頭說：「是，假使他也是一個女人，那可更吃醋了！我就不明白您爲什麼偏急着要知道他？」年羹堯說：「這話現時不能夠跟你說，將來你嫁了我之後，看我是作出什麼樣的來，那時你才能夠知道。蝴蝶兒說：「既是這樣，我可也得等到嫁了之後，才能夠跟您說了，您非得再拿出錢給我！雖不是贖身，可是也還有不少的用項，您的這個官職，比

——比王爺大，還是比王爺小？」年羹堯說：「王爺就是皇上的兒子，無論多大的官，那能比得上王爺？」蝴蝶兒似乎很驚訝的說：「那麼王爺，將來能够作皇上嗎？」年羹堯沈吟了一會就說：「這可說不定！」蝴蝶兒又問說：「那麼，年老爺！你將來能够作皇上嗎？」年羹堯却擺手說：「不要再說：這話怎可說得！」——金老婆兒這時候嚇得也不禁手顫，幾乎把茶盪弄倒了，同時也不明白，爲什麼他們的嘴裏不是說王爺就是說皇上呀？是作夢了，還是發瘋了？這才真糟！此時却見年羹堯呆呆的發怔了半晌，金老婆兒把茶盪送到他的眼前，還笑着說了聲：「年老爺您請喝茶吧？……」他却依然呆呆的彷彿一點也不知道。

年羹堯在這呆呆的半天之時他好像是已有所悟，就不再向蝴蝶兒究問了，好像是已經問出來了，用不着再說了，他含着微微的冷笑，又呆坐了會，便又向蝴蝶兒笑着，說：「不必再提了！我就是把你接出去，也不再向你問這些話了。」蝴蝶兒却過去了拉住了他，說：「您今天先別走，我還有句話跟您要說呢！」年羹堯說：「說話日子還長，何必急在這一時，我要趕緊回去，因爲店裏大概還有人等我？」說着、把手奪過來，他就走出屋去了，金婆兒說：「剛給老爺倒上的茶，老爺怎麼就要走呀？……」她這樣說着，她可是去往外送，並且說：「寶貝兒快送送老爺！」蝴蝶兒神情愕然的，向外送了送，在樓梯旁昏點的燈光裏，就見年羹堯帶着四個健僕，脚步「咚咚」的一陣亂響，就下樓走去

了。

蝴蝶兒回身進了屋，金老婆兒隨着進來，蝴蝶兒拿着剛才年羹堯的一張莊票給金老婆兒雖不認識存，可是專能够認識票子上的字，就近着燭光細看了看，她就認出是本城內有名的大銀莊開出來的銀票，數目是二十兩，一天來一次連茶都不怎麼喝，就給二十兩銀子，這還不財神爺嗎？可是仍然讓她有

點擔心，她就向蝴蝶兒說：「寶貝：咱們娘兒們可真算走了運，我還沒遇見過這樣花錢的哪，可是，你得小心他點，他不定是個幹什麼的啦？再說，我看他也沒有接你出去的意思，咱們就把別人都得罪了，可也合不着！」蝴蝶兒急驟的跺腳說：「您不要再說啦！」

昨天蝴蝶兒就獨宿這間屋裏，今夜，金老婆兒似乎心裏有點什麼感覺，她有點不放心她的心不往突突的跳，她就故意的說：「今兒各姑娘的屋裏都留着客，我可在那兒睡呀？我來陪着我的寶貝吧？蝴蝶兒沒有言語，於是她就叫來了一個夥計，給她在這屋外，支一份鋪板，她並切切實實的問這夥計個：「大門都關好了沒有？」夥計說：「已經關好了。」金老婆兒又問：「鎖上了嗎？」夥計回答說：「鎖的結結實實的。」金老婆兒就自己叨唸着說：「不是我胆小，是現在這種買賣不好作了，什麼人都來了，你不接吧！可那兒去掙錢？」接了這個客，可又得罪這那個客，真難，花錢兒的老爺們真難對付！」夥計把鋪板支好，就出屋去了，金老婆兒把屋門又關得嚴又嚴，窗戶閉得是緊了又緊，並把一幅幅的窗帷全都放下，可是屋子外依然有燈光，屋裏吹滅了燈之後，窗上的光影可更顯著，是那樓欄杆上掛着的燈，連一盆梔子花的影子都印在玻璃上，而浮在窗帷上，隱隱約約的，彷彿還有點動，因為是被風吹的，倒好像是有人在那裏站着，金老婆兒真不敢用眼睛去瞧，她又走進裏屋，就見燈還點着，床上的被褥鋪得很整齊，蝴蝶兒連聲環也不叫，只仍然坐着發呆，金老婆兒就笑着說：「我的寶貝！你怎麼還不睡呀？累了這麼一天半宵的啦，再不歇着可就累瘦了，你的心事也不必這麼多，沒有什麼不好辦的事。」只要那位年二老爺能够娶你，我就不拉着你，可是，求他多少賞我幾個，因為我爲你也墊了不少的錢，操過不少的心啦，他也不用多賞，只要能賞我一百銀子，我就心足。」蝴蝶兒聽了她這些話，却一句也沒回答，一翻身倒向了牀裏，蓋上被就睡去了。金老婆兒更覺着憂心，真恨不得得一筆錢就

把她放手，因為已經感覺出來了，這不是一隻好養活的鳥兒，籠子裏既關她不住，她還把什麼應酬，鴛鴦，老雕呀，真許連夜貓子都能給招來，誰跟她揀這份心？早晚一定得出事。

金老婆兒將這屋裏的燈壓了一壓，然後轉身走到外屋，歎息着，慢慢走近了鋪板，剛要脫鞋，但忽見眼前有一條巨大的黑影，是一個人，不知是什麼時候進來的，她就不禁的「噫……」剛喊出半句來，就忽見眼前的寒光一閃是這人手裏的刀，嚇得她立時就全身哆嗦，喊也喊不出來了，只見這個人真如一巨黑鷹似的，悠然間就撲向了裏屋，一准是攫取那隻小鳥——蝴蝶兒——去了，金老婆兒以為還是那天的甘鳳池，她的雙腿雖抖，可是心太着急，所以急急忙忙的就走向裏屋，就：「姓甘的，你這可不能莽撞，我們的姑娘已經是二年老爺的人啦，你惹得起他嗎？」這站在燈旁的一個全身穿着黑衣，頭上也包着黑布，身體渾實，手握尖刀的人把臉一扭，說聲：「你少說話！」金老婆兒一看，嚇得更哆嗦了，原來這不是甘鳳池；更不是跟年二老爺的人，面貌極生，而臉上一根鬚子沒的，那兩隻眼却瞪得又兇又大，此時蝴蝶兒本來還沒有睡，正在悲痛的想着：「年羹堯的脾氣也令人捉摸不定，不知他是否有真心娶我。更不知道他是那一種人，總之，他就是甘鳳池，黃四，曹仁虎，路民瞻，白龍余九的那幾個兒子，一類的人，咳！我怎麼所遇見的全是這些人！」忽然，就在她的眼前發生這異樣的聲音，她就趕緊翻身，看見了這個面生的突來的暴客，她就哎呀！——一聲驚喊，但是這個生客將腰間繫着的一塊黑布的「搭包」一抖就解下來了，同時也展開了，撲住了蝴蝶兒的臉，蝴蝶兒就覺得一陣發涼，彷彿是無法形容的一陣冷風，立時她的身體顫抖，而知覺彷彿盡皆喪失，這人就將蝴蝶兒挾起，向金老婆兒說：「我去帶她陪一陪酒，因為那裏現在來了客人，年羹堯若是不服，叫他到江邊去找我們！」嚇得金老婆兒腿一軟，就癱坐在地下了，那裏還敢喊，敢叫，眼見此人，——比那甘鳳池還兇猛，他真像鷹攫小鳥似

的，就把蝴蝶兒給攫走了簡直也不知道怎樣飛去的。此時，蝴蝶兒被挾在那隻有力氣的膀臂之下，被黑布包袱蒙着頭，並且這黑布的包袱還有種濃冽的涼藥味，她的知覺已經清醒，就極力的掙扎，但是一點也不管用，她又喊叫說：「難道你們不怕年羹堯？」可是也不知喊出來了沒有，只隱隱覺得似乎隨着這人由高處而墮下，驚得她又將雙目緊閉，但結果是一點也沒有掙着，現在彷彿離開廳春樓了，因為外面有些夜風兒，吹進了她的褲腿，衣管，她仍然被這個人挾着走，但又似爬到於高處，而忽的又墮下來了，這種極的感覺都跟那次在湖裏被刦於船上的情形。完全兩樣，倒很有趣似的，心裏漸漸的坦然了，暗暗的說：我倒要看看你把我弄到那裏去？莫非又是白龍余九的那幾個兒子來找我？上一回，我都跑開了，這一回我更得跑，不但我跑，我還得把年羹堯，甘鳳池全都找了來，那時候看你們鬥得過？鬥不過？所以，現在她一點也不掙扎了，並且一點也不害怕，她就來個「聽天由命」，她相信她的命大，無論到那裏，絕吃不了虧，然而，這個挾着她的人，胳膊用力極重，好像一根粗棍的鐵箍似的，箍得她的身子很痛，她不由得叫喊，但是只叫了一聲，她就不敢再喊叫了，因為恐怕這個人一發怒，會把她扔在河裏去的，她不能夠吃「眼前虧」，連高處把她扔下去再摔傷，她也怕，因為過去她曾爲了腦門上有一塊傷，而受盡了人的白眼，現在她不願意再損傷了她的容貌，她認爲只要是容貌無損，她就不怕一切強敵，她都能够用美麗的容貌去折服他們，當下她緊緊的閉上了眼睛，就覺得這個人如風一般的疾行，而且忽然高，彷彿爬到了城上；忽然低，彷彿又躍落在城下，耳畔的風也呼呼的直響，風更寒，也更

大，不覺得就像到了一個地方，然而這個地方極爲低狹，連這個人也是彎着腰進來的，好像是個穴，她不由得渾身打顫，心說：我許是遇見妖怪了吧？現在被妖怪給拉到洞裏來了嗎？她不由得就又喊了聲：「哎喲！」却見這人已將她放下，隨手就將蒙在頭上的黑布搭包揭開，她這才長長的喘了一口氣，睜眼

一看，原來這是一間極矮極狹的小屋，壁上也沒有窗戶，地下連磚石也沒有，只是木板釘成，更沒有牀鋪，只放着一張小炕桌，和一盞昏黯的油燈，這個強暴的漢子站在她的眼前，手裏還拿着明晃晃的那口尖刀，望望她，可也不說話，蝴蝶兒坐着喘了喘氣，手擦着鬢髮，就問說：「你們這是什麼地方兒呀？幹嗎搶了我來呀？告訴你們，你們千萬別錯打了主意，我不是好欺負的，快點把我送回去，要不然……」她忽然越發的驚詫起來，原來她藉着燈光看見，這個全身黑的漢子，大概是因為剛才跑了半天，太累了，累了他一頭的汗，現在就搗下頭上罩的黑布擦汗，原來，頭上不但沒有辮子，連根頭髮也沒有，敢則——是個和尚。

蝴蝶兒當時彷彿有了理似的，胆子也壯起來，她就驕的站起了身，可是這「房子」太低了，對面的這個和尚彎着腰不算，她這麼玲瓏小的身子竟也抬不起頭來，但她指着這個和尚就說：「好啊！你還是出家的人哪？你從艷春樓把我搶來，你安的是什麼心呀？」這和尚却攤手正色的說：「你不可胡說！我是正經的出家人，並且我們還都是有名俠僧，我名叫龍僧勇能，我們的廟是在仙霞嶺上柳陰寺，下廟是直隸大名府法輪寺，那都是天下有名的大禪林，不信你將來可去打聽打聽，我們都是好和尚！」蝴蝶兒想了一想，又驚又喜，於是她就更不怕了，說：「好嗎！你這麼一說，咱們還是熟人，你剛才說的什麼直隸大名府？我的娘家就在那兒，我是從那兒來的，不但是從大名府來的，我還是從法輪寺來的，那兒有一位師傅，人家那才是真正的好和尚，人家比你好……」於是，蝴蝶兒就把法輪寺廟址，建築的形勢，詳細的說了一說。又細細的說那勇靜禪師的容貌，這個和尚——龍僧勇能——就不禁的大驚說：「啊呀！你說的那正是我的師兄蛟僧勇靜呀？你怎會會到那廟裏去過呢？你快告訴我！」蝴蝶兒冷笑着說：「我不能告訴你！反正咱們是熟人，今兒你把我搶來正對，將來我還見見他，見見我們那裏的人，

說一說，法輪寺的和尙在廟裏好，出了廟原來就……」龍僧勇能擺着手說：「你不要嚷嚷！」蝴蝶兒却更大聲的說：「我不但嚷嚷，我還得喊叫呢，我得喊來人看看，和尙搶來了小媳婦！我還得喊來年羹堯，我問你，你惹得起他嗎？」勇能說：「不是爲年羹堯，我還不能把你送到這裏，哼！哼！」他也不住的冷笑，蝴蝶兒又詫異的問說：「爲什麼？」

勇能先回頭看了看，他的身後是一扇小板門，可不知是通着外面，還是另連着一間「屋」，這龍僧勇能似乎是也懷着畏懼，就又擺一擺手，悄聲的說：「你千萬不要嚷嚷年羹堯，他，是我師父的仇人，我師父了因，在天下數起來是第一位俠客，他的武藝，無人能敵。」蝴蝶兒又說：「你們可還得小心點，年羹堯他可有一個朋友叫甘鳳池，比你力氣還大。」勇能點頭說：「我知道，我們都認識，他是我的師叔。」蝴蝶兒又搖頭說：「不對！他不是和尙，他有很多的鬍子。」勇能說：「我今天還遇見他，他可沒看見我，跟你說你也許不明白，我們出家爲僧是另一件事，我們在江湖爲俠客，却又是另一樁事，我的師父了因比他們都高，與那些人都是師兄弟，可是被年羹堯調唆得，他們師兄弟竟失了和氣。蝴蝶兒又尖聲的問：「這跟我有什麼相干？我又沒調唆他們師兄弟？」勇能又擺手，說：「不要讓我師父聽見！我師父爲人最厲害，脾氣暴，他是因爲你被年羹堯抬起了身價不叫你見別的人，今天他又看見你了……」蝴蝶兒說：「怎麼？他今兒也到艷春樓去了？他一個出家人也竟到那個地方去？還吃年羹堯的醋？」勇能現出一種很慚愧的樣子，又連連的擺手，說：「這我可不知道，我只是奉我師父之命，把你帶到這裏來，旁的我都不管。可是因爲你既見過我蛟僧師兄，我能够關照你一些！」蝴蝶兒雖然還沈着臉，可是不再言語了，就見這龍僧勇能，還用黑布擦着頭上的汗，却提着那口刀，退身出去了。

蝴蝶兒驚惶四望，因為她想趁着空兒逃，她感到現在是遇着了真正的危險，「了因」這個和尚的名字，她想起來了，似乎很熟，在路上聽曹仁虎他們說過，是一個本事特別而又特別兇惡的人，他跟年羹堯作對，而年羹堯又特別對我好，這也難怪他把我搶了來，大概他是要我的命，好叫年羹堯的心痛，他好出氣，雖然那個龍僧還講點理，可是到時恐怕他也救不了我，我得趕緊的走，趕緊的逃。

她想要推開門去跑，但這扇小板門，大概是自外面鎖了，真結實，無論怎樣推，也是推不動，她急得彎着腰在這窄小的「屋」裏滿屋裏亂轉，最令她着急的就是四壁沒個窗戶洞，可是這牆壁，都不是磚石的，彷彿是木板做的，於是，她就自頭上拔下來了一根金簪，去劃那牆壁，却反覺着金簪太軟，忽又想起頭上還有一隻別頭髮的插子，却是銅的，包金的，於是她也取下來，這樣，她的頭髮可就散了，她一手握着長長的烏雲一般的頭髮，一手就拿着這「髮叉子」。順着那壁間的縫隙，用力的去扎，去劃，却不料這牆壁比木板還不堅固，大概是竹板子釘成的，半天的功夫，竟被她給掏了一個長長的窄縫，燈光自然立時透出去了，可是外面也好像是有光，她就用一隻眼睛扒着這個洞，向外面細細的一看，「哎呀！」她幾乎又要驚叫出來，原來外邊是茫茫的大江，現在却是在船上。

她知道外面是揚子江，因為江水水蕩，水勢比那「瓦堡湖」的水勢更大，她現時所在的這隻船，一定是一隻大船，而且把它繫得牢固，所以還不見出怎樣的搖動，然而她立時感覺到頭昏，立時就癡然的坐下了，頭髮覆住了她的臉，她的淚流下來，她覺出現今已是一點辦法也沒有，她曾經被白龍余九的幾個兒子搶過一次，那也是把她架在船上，但那夜却沒有多大的功夫，就被送到岸上，而且那余九的幾個兒子並不太兇，那還彷彿有點玩笑似的，現在却不然，這是大江，縱不是江心，也必是江干荒曠之處，了因和尚又不像那幾個傻小子，他——了因，不定是什麼兇煞一樣的惡僧，並且，以前余家的兒子是想

娶我，心並不太壞，這了因是個和尚，他當然不能娶我，那麼，他把我搶來，可爲的什麼呢？爲的是殺我報仇嗎？……這樣的一想，她全身戰慄，她恨不得撞出牆壁，而投於江中自殺。

因爲壁上掏了一個縫兒，所以鑽進來江上的夜風非常的寒冷，好像跟冬天一樣，江波涵湧之聲，也如虎嘯一般，令人害怕，夜，已不知什麼時候了，她既悲傷又困倦，想起來這江湖實在險惡，所遇見的，都是這樣，這些，連年羹堯也是這樣的人，那王爺——允貞——也不是一個好王爺，他們都不知在那裏了，怎麼沒有一個人來救我！

她就像死了一般，斜着身，靠壁臥着，她的頭髮不覺着就沾在桌上那盞油燈的上面，立時發出「嗤嗤」的一種響聲，她吃了一驚，趕緊直起腰來，頭髮却幾乎被燈給燒着，她這麼一驚，精神倒陡增，忽然見那小板門開了，她想要驀然的奔了出去，但是她看見了一個巨大的身形，將這小門整個給堵住，她看見了一個身穿紫色僧衣的肥胖的大和尚，因爲是蹲着的身形，不知道站起來有多高多大，那臉上滿堆黑色的肉，眼睛却是細長，滿佈着笑容，只是向她來看，品評似的，玩賞似的，不住的看。

蝴蝶兒稍稍沈下點氣，也就瞪着他，問說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你來看我幹什麼？」

這和尚說：「我就是了因，大概你也聞說過，我了因的名字。我想找你這麼一個人，幾年也沒找着，你聞歷過江湖，見過世面，你見了人不害着，這就是難得，這麼難得的人叫年羹堯給得到，可是我發恨！」說着他咬牙，表示他真是氣得不得了，蝴蝶兒却嚴厲的質問他說：「你怎麼能够跟年羹堯比？他倒是平常的人，他可以娶媳婦，嫖妓女，你却出了家的，難道你沒受過戒嗎？」了因一聽說受戒這兩個字，他的顏色忽然現出一種愁容，就搖頭說：「你不要再提！這幸虧是你，若換個別的人來向我提說這兩個字，我就要把他弄死！」蝴蝶兒吓得身體又一陣哆嗦，說：「這是爲什麼呀？難道你不是

個出家人：出家人應當作好事，你把我抬到這個地方來，你不對，你不該：趁早把我好好送回去！」

了因笑着說：「你暫時在這裏待着，將來我一定送你到一個很好的地方，那裏有山有水，一到春天，有遍地的野花，還有叫得好聽的各種鳥兒，那裏也有你幾個姊妹，有好吃的，有好喝的，整天什麼事也不用作。就陪着我遊玩。」蝴蝶兒啾着說：「呸！你一個和尚，叫許多女的陪着你遊玩幹什麼！你一定不是個好和尚，快點放我走！要不然，我想你不怕年羹堯跟甘鳳池，他們可全能够來救我！」

了因哈哈的大笑說：「你若提些別的，還許叫我想一想，爲難爲難，提起他們兩個人來，却只有叫我發恨，我更不能够放你了，我就等着他們找來，我要叫他們全都葬身於江中！」蝴蝶兒說：「還有一個比他們更厲害的人呢，那人姓黃……」了因說：「你說的是那自北京來的人嗎？」蝴蝶兒點頭說：「你知道他就得啦！你可提防着他一點，他也能够來救我。」了因又哈哈的大笑，說：「你再多提出幾個人來才好，叫我多認識他們幾個，你這個好看的姑娘兒，不愧閱歷過江湖，見過些世面，只可惜你認識的人還少，叫他們都來，叫他們敵一敵我，看他們可能敵得過我這八寶鋼環！」說時將他的袍袖一擡，伸出他的巨大的右掌，他那粗裝的五指，每一個指頭上都套着兩個鋼打的環子，就彷彿是戒指一樣，但那比沈重，他張着五指一擡手，鋼環「嘩啾啾」的作響，蝴蝶兒也不知道他是要作什麼，只見他忿忿的說：「實同你說，我自被我師父所收，在山上整整的十年，真把我改了一半，我師父死後，我才漸漸的又活過來，我才弄到了幾個婦人，可是我的殺戒至今沒開，我就等着年羹堯了，你不要再護着他，否則，招惱我，我就先拿你開殺戒！」蝴蝶兒本想再頂撞他兩句，可是實在的不敢，因爲，了因這時的像貌變得更爲兇惡，他的笑容全失，紫黑的臉上滿騰起來了怒燄，兩道細長的眼睛也發出了兇光，真不曉得他跟年羹堯是有多大的仇恨，只聽他說：「沒有年羹堯，我的師弟師兄全都不能够跟我反目，沒

有他，我這時也早就脫去了袈裟，作了高官，多少妻妾都得陪着我，我非得用我這八寶鋼環，制他的死命！」蝴蝶兒知道他手指上戴的環子，一定都是非常厲害的兵器，因此真爲年羹堯着急，而心裏更難過。了因又說：「你到前艙裏來陪着我喝幾盅酒？」蝴蝶兒却搖着頭，把身子直向後退，哭着，怒着說：「我不能陪，我可是當妓女的，但你得給錢！」了因笑着說：「錢很多，告訴你，我在十年前，闖江湖發的大財，連我師父全都不知道，我都把他交給了人替我存着，那人連一絲也沒敢動，如今又都給了我，多得很，比年羹堯的金銀可多得多！」蝴蝶兒依然向後躲，說：「那我也不陪着你喝酒，您出家人本來就不應當喝酒，菩薩能够降你的罪！」了因又笑着，搖頭說：「菩薩我不怕，菩薩是泥做的，連話也不會說，我一生，普天下，我只怕一個人，那就是我的師父！」蝴蝶兒當時就向空指着說：「你師父來囉！……」了因一聽當時就神色慘變，剛才還像一隻怒獅，現在竟畏縮得如同老鼠了，他立時就抓着，動也不敢動，但只是一會兒，他就明白了，更忿怒的說：「你爲什麼拿我打要？我的師父已經死了，你竟敢拿她來吓嚇我？不用看……」他又笑了，說：「我若不看你是一個長的好看的姑娘，我立時將你劈死！走！……」他這一聲大喊，真好像響了個霹靂，他伸着大手一擡，這才如蒼鷹攫兔，揪住蝴蝶兒，就出了這小小的後艙，到了外面，蝴蝶兒「哎喲哎喲」的喊叫，可是那站立在船旁，手握尖刀，似乎正在觀望什麼的龍偷勇能，竟連管也不管中這浩浩的大江，旁無隣舟，她的呼救聲音。更無人聽見。她極力的掙扎，也是不能。就被了因給硬拉到前艙之中，這前艙却十分的寬綽，設備得如同一間古雅幽靜的房屋似的，也供着佛龕，然而旁邊却有兩個人，都身旁放着刀，正在飲酒，也有菜和魚肉，了因就把蝴蝶兒一推，那兩人一個就扳凳兒，說：「大嫂你坐吧！我們今天給你來賀喜！」另一個亮出來寒光森森的一隻匕首說：「大嫂你聽點話！好生伺候我們的大哥，要不然我們大哥他開不了殺戒，

我們可能够替他動手，在江裏，岸上，可全都是埋人的地方！」蝴蝶兒此時只有戰戰兢兢，她一點什麼也不敢嚷嚷了，只有拿胳膊掙着眼睛痛哭，可是又被了因將她的胳膊挪開，說：「不要擋着臉！我要細細的看你！」當下她只得流着淚坐着，一任這肥大的和尚，斟酒狂飲，並含着笑，藉燈光來看她的嬌容，並和旁邊那兩個呼他爲「大哥」的人談話。

那兩個人，一個名叫江裏豹，一個名叫鐵背羅，全都是江洋大盜，十年前，都是了因的夥計，那時了因還沒有出家，他天生的有奇大的膂力，並且武藝超羣，自幼就當強盜，作惡多端，官人既對他莫能捕捉，一般俠客又都敵不過他，所以就一任他橫行，他尤其貪花好色，許多的良家女子都爲他所污，他簡直是一個惡魔，事被仙霞嶺上的獨臂老尼，慈慧禪師聞知，特地下山，走過了數省，方才把他尋到，他雖然頑橫，却敵不住獨臂老尼以阿龍伏虎之力，很容易的就把他制服了，以他過去的作惡多端，本來應當叫他遭受報應，制他的死命，但是老尼以慈悲爲懷，不能動殺機，開殺戒，所以就想感化他。把他帶到了仙霞嶺上柳陰寺，這座廟在高峯幽谷處原是一座古刹，在宋末即有人在此削髮爲僧，現在這寺裏的和尙，也多半是前明遺老，獨臂老尼是另有一座草菴，在更高之處，她在那裏就以武藝教授了幾位志士，如周濤，曹仁虎等人，但是她所收的弟子，都不令削髮，依舊都是俗家，原不是爲人修行，而是爲叫他們藝成下山，以便光復明室的社稷，但她待了因却不同，一上了仙霞嶺，立時就令他削髮爲僧，給他藉寺名「柳陰」二字的諧音而起了「了因」這名字，叫他隨那寺裏的諸僧，終日的禮佛聽經，這原因就是老尼知道他的惡性難除，不放心叫他將來下山，怕他不做好事，倒許做出來惡事，一面思以佛法禪理，度化他，使他消滅惡性，一面還特別教練出來了一個甘鳳池，以便日後對付他，總之獨臂老尼之意，倒是想叫他做一個護山的尊者，將來還可以由他轉投入武藝，——所以他在山上選了兩個年青力

壯的和尙，向他學武，並給起了綽號，稱爲龍蛟二僧，老尼對此並不干涉他，只是不允許他下山，叫他絕對要遵守戒殺，戒淫，戒盜，戒酒，戒憤怒，戒背信，等等的嚴格的戒條。了因因爲懼怕老尼，他就一一的謹慎遵守，不敢稍違，實在他是真受不了寺中的那種清苦，他聽不下去經，他時時還回憶着他的過去，當強盜的時候，他雖沒有殺人的惡，可是殺個把人也沒當作一回事，他還夢想那些如花如玉的女多嬌，可惜嶺上一個也看不見，有個呂四娘是他的帥妹，本事學得比他還精，他一點非分的念頭也不敢想。她又時時惦記着他存在鐵背蠟之處的那些黃金，財寶。也不曉得那小子替他好生看着沒有，他大概早就完了，他非常的心痛。他雖在修行，却盜心屢起，幾次都想偷點什麼作路費，趁個空兒逃下山去，但是他實在懼怕老尼，他覺得他一定逃不出，所以也就不敢那樣做。他受着苦，抑制着私慾，妝做個好人在仙霞嶺上整整的十年，他又從老尼之處學會了不少的真傳武藝，他自覺得越發無敵，把他的都幾個師兄弟——除了甘鳳池——簡直就沒看的眼裏。

第十八章 了因僧猖獗戒律聚 聚英樓龍虎起風雲

十年來，了因這傢伙可真受够苦了，好不容易才盼得獨臂老尼慈悲老佛圓寂，給他去了唯一管主，他可就惡性復發，爲所欲爲了，他先下了嶺，在江湖上找着了那些舊夥伴，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那些人還都混得很好，尤其是鐵背蠟，居然成了一個大財主。在金陵城，在蘇杭，都開設着很大的店鋪，早先替他保存的那些財物，一骨腦兒拿出來都交給他，並且還想與他再作江湖綠林的「買賣」，本來他的已經比十年前增進了數倍，更想着非得再顯一顯不可，並且還想把他那幾個師兄弟，連帥妹也拉入了夥，

誰管什麼師父的訓誡和什麼大明江山，他要快活活的作一個「綠林之尊」酒肉財色的大王爺，於是他就先胡鬧了一大陣，但後來却使他吃了一驚，原來是這幾年來比他早下嶺的周潯，曹仁虎，路民瞻等人全都在江南負有重名，人咸稱之爲俠義，專門剪除一些強霸，憎恨淫殺之輩，他可覺出有點不對頭，尤其聽鐵背盪說：「張雲如和甘鳳池，全都住在金陵，他因此更有所顧忌，近來，又由北方來了他的老朋友江襄豹向他述說了北京的情形，有幾多的貝勒正在爭位，有爲的英豪都出頭，更說這幾年來，南北第一的俠士，就是會作過湖北巡撫年遐齡的小公子年羹堯，別號「雙峯」，天下的英雄，尤也是甘鳳池等位俠士，全都聽他的指使，所以，了因對於年羹堯，是不但的驚訝，而且加倍的嫉恨。

了因自下嶺之後，現在將近兩年，他雖然惡性重發，弄得他也知道，他的那些師兄師弟師妹全都曉得了，全要找他，質問他，也許想把他趕回嶺上，或許就跟他拚命，但實在他也有點委屈，他也沒做太多的惡事，他把他早先積蓄的錢，將柳陰寺重修，可是他爲他自己另築了幾間密室，他先由嶺上附近連搶帶賈，弄到幾個女人，他可也沒敢享受，因爲老尼雖死，而餘威猶在，他的心被嚇怕了，他至今仍然有點不敢，所以他把婦女搶到手，只是看着，或令陪酒，他不敢破淫戒。他也沒有再殺傷過人，也因爲他兩個徒弟龍蛟二僧，蛟僧勇靜是早就在柳陰寺的下院法輪寺當住持，遠在北方，聽說爲人頗守清規，所以了因倒怕跟那個徒弟見面，這龍僧勇能，也是一個古板的人，不過却是對他極爲忠心，他吩咐什麼，便給他作什麼，大概也是因爲怕他。他本來，船行在江畔，假做是來購辦什物的，外縣來的僧船，他在船上終日會着江襄豹等盜賊，探聽了江湖上的一些事，而有時，他也化妝成爲俗人的樣子，進城去，有時住在鐵背盪的家中，有時就通宵妓樓之中取樂。年羹堯現今也在此地，以及住所，和每日的行事，都有鐵背盪派人打聽告訴他。他在此，準備的就是要與年羹堯一決雌雄，只因爲年羹堯的名聲太大，他猜

想着武藝也必特別高超，所以不得不稍加考慮。就在這時，他聞聽了年羹堯結識了蝴蝶兒，使得蝴蝶兒頓時聲價百倍，忽爲名妓之事。他今天特地去看，那時他是俗家的打扮，站在艷春樓的院中，妝做嫵客，蝴蝶兒出了屋子向下叫人給她買什東西，就被了因一眼看見了，了因立時就魂銷於九霄雲外，他更恨年羹堯，心說爲好啊！你又有錢，又有名，我的師兄弟也都欽佩你，如今有這樣絕世的美人，也竟被你包下了，我不能由着你享受。依着他，當時就要把蝴蝶兒搶走，可惜那是白天，他還沒有那這大的胆子，只得等到今夜，派了比他身軀伶便，行走敏捷的龍僧。利用鐵背壘所製的「冰雪迷魂袋」這便把蝴蝶兒搶到了船上。

現在，蝴蝶兒哭了一會，也不哭了，了因雖然跟江裏豹，鐵背壘談商着如何對付年羹堯的事，眼睛可仍然時時看着蝴蝶兒，越看越歡喜，還不住的笑。蝴蝶兒真覺着他討厭，可是沒有法子，因爲要跑也不能夠跑，還怕把他們招惱了，他們都是強盜，就許把她給扔在江裏，那不是什麼都完了嗎？苦也白受了，美麗的夢也作不成了，所以現在蝴蝶兒只是忍着，了因叫喝酒，她也輕輕的向嘴唇沾了一點，並且她也風在裏面說話，他說的話完全是激諷，極力的誇甘鳳池如何如何的力氣大，那位黃四爺的武藝又是如何如何的高，還說：「就是路民瞻來了，你們也絕跑不了。」江裏豹是不服氣，鐵背壘是聽着有點發愁，惟獨了因，只是笑，毫不在意的說：「甘鳳池，路民瞻的武藝怎樣，我豈能夠不知道？至於那個姓黃的，大概也不能怎樣的高超，他來了倒好，我都得會一會他們；」蝴蝶兒就盼着他去碰釘子，最好能叫甘鳳池一掌拍碎了他的腦袋，或是叫允貞一槍扎破了的肚子，可是絕沒有提年羹堯，因爲他雖然相信年羹堯的武藝高，且有四個健僕保護着，可是看了因也實在不是個好惹的，也許年羹堯真敵他不過，這是使他很提着心的，而感覺着害怕，憂愁。

天色都快要拂曉了，江風愈寒愈大，連這隻船都直幌搖，蝴蝶兒困得兩眼直往一塊兒閉，她的眼邊還掛着眼淚呢，了因大概也看着她可憐，就將她又挾着又送回到那後艙裏，依然把那艙門緊緊的鎖上，蝴蝶兒此時是什麼也顧了，躺在艙板上就睡，也不知睡到了什麼時候。

了因在黎明之時，就將鐵背蠶送到岸上，他跟江裏約同在前艙睡的覺，那龍僧勇能，還有六個船伕——這全是鐵背蠶的手下夥計，都是大江一帶的著名水賊，他們是在船上澈夜的巡更。

次日，是個陰霾的天氣，似是要下雨，約至中午，了因方才醒來，他什麼也不顧得，就先換上了俗家的衣裳，裏衣紮束得很俐落，外面却罩一件灰色綢子的大褂，頭戴一頂青紗瓜皮小帽，這小帽的四邊可有假頭髮，還垂着一條假辮子，扣在他這光光秀頭之上，不大能够看得出來，都說了幾句話。他更不帶什麼刀劍，只在手指上套着幾個「八寶鋼環」，他就一躍而離船登岸，他們船泊的這地方本來十分的僻靜，附近沒有別的船，也沒有人家屋舍，大江上波浪濤濤，烟雲迷茫，更看不見一個別的什麼東西，天也像在急怒，了因的心裏是萌發着妬火，急火，他決定要在今天就去殺死年蓬堯，——不殺死他，只將他用我的八寶鋼環打成重傷，我把他也挾到這裏來，叫他看看他的蝴蝶兒，業已成了我的蝴蝶兒了，憑他在江湖上有多大的名頭，也叫他喪在我的手裏，那我才能够出氣。心裏這樣一想却又想到蝴蝶兒了，昨夜那麼一細看她，實在是天底下最美麗的一個女人，這樣的美女，竟得到了我的手中，實是倖倖，我就應當樂一樂，來一個蓄髮還俗，將來成是跟鐵背蠶似的置些房屋田地，作一個大員外，最好是作個官，那蝴蝶兒也就成爲了我的「夫人」——太太了。……他這樣的一想，真覺着樂不可支，然而突然的又一想，獨臂聖尼的那些嚴厲的戒條，他不由得又打了一個冷戰，雖然獨臂聖尼是早就死了可是昔日的威嚴和教誡，至今依然能够懾服着他，他滿腔的希望，一腦子的胡思亂想，至些忽又完全變爲冰冷，就

像這時天空烏雲四週圍的愁悶的雨氣，又都把他壓住，他想想不行！掄來蝴蝶兒，看着可以，要把她收爲老婆，大概是行。我這輩子恐怕不能再有老婆了，否則，倘若被獨臂聖尼知曉了，——她雖然久已死去，可是定知道她老人家不能夠還魂？她既有神鬼莫測的高深武藝，恐怕也就有還陽之術。不行！都可以作，娶老婆的事是實在不可以作，我要不當和尚，沒受了戒，那還不要緊，我要像年羹堯也不要緊——想起了年羹堯，他又不禁肝頭火起，大罵道：「好啊！年羹堯：你既有名，別人又都佩服你，還可以娶老婆？好啊！我一定要把你碎屍萬段！」

他一生氣，脚步就特別快，不多一會，便來到了城門，他可立時又膽小起來了，趕緊把背駝了去，更將小帽在頭上按得堅固了一些，他兩隻眼賊似的，不住看着這來來往往的很多人，他是爲的人家看不透他。

進了城，就一直到了夫子廟，因爲這裏有一家茶館，字號叫「聚英樓」，這是金陵城一般有名的人，唯一的聚會場所，因爲它的地方太大，樓雖僅有兩層，而上下可容一百多座位，並且自成部落，高尚的人，都是棋友，象棋圍棋這裏都有，一個個的長袍摺扇的老夫子，小名士，整天在這裏捧那棋子，爲一個黑白棋子，能够發愁半天，爲幾個「車」，「馬」，「相」，「仕」，有時也能瞪着眼睛吵起來；更有的人在這裏作詩，研究「八股」，靠着樓窗的那幾排桌，坐的大半是些保標的，護院的，他們有時在那講吃茶可有時候在這裏談他們的「買賣」。總之，這裏是文武雙全，什麼人都有，這種種的原因，不獨因爲地方寬綽，歷史悠久，同時還因爲，這裏的茶香茶好，掌櫃的更是一個八面圓通，專爲應酬入的人，外號叫「萬事和」。

但萬事和的這家茶樓，今天却因爲真的羣英相聚，而起了一莫大的糾紛。了因知道來到這裏，至少能

够聽見許多的人，談論「蝴蝶兒失蹤」之事，那麼，就看看情形，如果艷春樓班主報了官，這裏的督撫藩臬各衙門，全都追捉的甚緊，那就等到晚上再去找年羹堯。但如果蝴蝶兒的事，沒多少人知道，也沒大人理那就立時去找年羹堯，還是白天去找他好，因為他是個過路的學差，是個官，他也得做出文皺皺的架子來，決不敢施展身手，到了晚上可就不然了，他也會蹶越香，他的武藝未必比我低得太多，何況，到夜裏我這「八寶鋼環」也未能打得十分準確。

他走進了茶樓，一看下面是亂哄哄的，還有女人，——大概也是秦淮河的妓女，他不由得也看了看，可是比蝴蝶兒差得太多——堂倌招呼着他說：「大爺請到樓上去坐！」他這個「大爺」，趕緊又把頭低下去了一些，背更顯得駝了，他的大褂底就擦着樓梯，因為他怕被人看見，雖穿的便鞋，可是一雙僧襪，他就上了樓，略略的抬頭一看，就見樓上的人在不少，鶯又吃了一驚，原來他看見了甘鳳池，也在這裏。

本來他們雖是師兄弟，但在仙霞嶺上見面的次數並不多，又因寺中的僧人太衆，了因藏在裏面不大能够顯得出來，俗人却只是幾個，所以容易認，而能够記住。甘鳳池在嶺上時原是個白淨少年，他自從臺灣回來，才留了這滿臉的鬍鬚，但了因還能够認識他。他們連今天，在這金陵城裏已經見過三四次面了。甘鳳池雖然時時尋找了了因，可是沒看出他就是了因，前兩次可也是因為他立即躲避開，今天他已經上了樓，就躲避已然不及，他也是有點害怕，因為他曉得惟有甘鳳池，是他的對手，或者比他的武藝還高，現在又是年羹堯的膀臂。他心說：不好！這麼一來到這裏就碰着他？還是不要他看出來好。於是他就靠近那些擺棋的女人之處，就找了一個座位，旁邊還有兩個人，倒還不像是武帥。這時，堂倌過來殷勤的問他：「大爺要泡什麼茶？龍井還是貢尖？」他只點了點頭，表示着是隨便，堂倌偏又問他：

「大爺把帽子摘下來叫我掛上吧？」了因可大吃了一驚，並且大怒，以爲清堂館已經看出他是騙和尚，所以，真的假若這裏沒有甘鳳池，他就許一掌將這堂館打死。然而，他旋即知道是錯會了意，因爲好幾個帽架子上掛得滿滿的各種的帽子，都是客人的帽子，也沒有戴帽子的，不過，雖然這樣發的哭，這和蒸籠一樣的茶館，惟獨他的帽子可是不能摘，他就把頭搖了一搖，心裏是氣，說：「假尙年癩癩在這裏，他就一定能够摘帽子。我連這一點竟也不如他，他可是真真的可恨了！」

這時突聽那邊的甘鳳池在喊着：「金陵城，這樣大地方，竟敢有人半夜搶去婦女，還有人疑竊盜我，這是欺辱我甘鳳池！」旁邊有人勸他，說：「甘大爺！誰也不能够賴你，你是著名的好漢，發惡一千個人，也絕疑感不到你上，你就不要再說了，還是吃茶吧！」甘鳳池却又插着他的胸膛，「這孽障是他自己的胸腔，若是別人的，一定給插碎了，——他的蓬蓬如亂箭似的連鬚鬚子，氣得都要扎豎起來，又忿忿的說：「今天我要在這裏待一天，叫人都知道，我甘某，不錯！有一次我是想將那蝴蝶兒帶到我的家……了因聽到這裏，不禁扭頭去看，他也憤怒起來，也不怎麼怕甘鳳池了。却聽那邊又說：「是因爲我家中有攤在牀上不能起來的老母，我早就想找個人去服侍她老人家，只是找不到好人，我那天看着蝴蝶兒的心還好，在那地方是屈辱了她，不如叫她到我家裏……」了因一聽，更是大怒，心說：你倒想得不錯，你莫非想白白弄個老婆？但，憑你那臉鬚子，蝴蝶兒也未必樂意，還許，不如喜歡我這出家人呢！」又聽甘鳳池說：「只要她能在家服侍我的母親，我就可以放心走了，我甘鳳池一生絕不要娶，我絕無別意。不料，後來我的一位朋友勸阻住我……」了因暗自的冷笑，心說：「你的那個朋友一定就是年癩癩了，他却把你推開，他去估據了那個婦人，這是你的好朋友……當下他的心裏又笑又恨，正想要走過去，預備着跟他說：「師弟你還認識我嗎？年癩癩既是這樣的貪色忘友，咱們一同去打

他？……」他可是還沒有站起來，却見有一個人早已走到了甘鳳池的近前，向着甘鳳池一拱手。這裏，了因不由注目的去看，就見這個人的身軀頗為雄偉，方面細目，身旁邊還帶着一個瘦小的僕人，主僕所穿的衣服都很講究，都不像是俗常的人，了因就更加倍的驚疑。這時，那堂倌已然把一壺茶，和一隻注着茶的豆腐乾絲，剛給端來。了因就說：「這邊來：這邊來！」他起座，另找了一個坐的地方，這地方可離着甘鳳池近了，他也顧不得倒茶，只把眼盯着那兩個人，只見甘鳳池也似是很詫異的樣子，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這人却說：「我姓黃名君志，排行第四，現自北京來，跟曹仁虎，路民瞻，我們全是好友。」甘鳳池的態度越發的驚異。只聽這人又說：「我久仰甘俠士的大名，如今是特來拜訪，我來到金陵已經三天了，到處尋訪，俱都無人知道甘俠士的住處，幸喜今天在這裏相遇！」他又拱了拱手，甘鳳池却仍然驚異着不發一語。了因此時也是驚訝，暗想：此人莫非就是蝴蝶兒說的，那個很有本領的姓黃的嗎？江裏豹也向我提說過此人，說在北京頗有威名，現在北方的江湖豪傑，全都時常提他，他已竟是年羹堯以外的一個有名人了，今天遇着也好，在這裏遇着他更好，我們倒要會一會，大家倒要比較比較武藝！他興奮的坐也坐不住，就見那兩個人也都不坐着。甘鳳池說：「我也聽到朋友談你，曹仁虎與路民瞻確都是我的同門兄弟，不過，我却與他們不一樣，我這個人的脾氣，是除了至交舊交，新的江湖朋友，我全一概的疏遠！」那姓黃的（允貞）聽了這話不由得顯露出來異常失望的樣子，怔了怔，又說：「甘俠士！你可以同我到別處去談一談嗎？因為……」他還沒說出來是因為什麼，甘鳳池却就擺手，說：「我不認識你，我可跟你去談什麼？我在这裏，還要向凡認識我的人，都要表白表白！」允貞却說：「你也不必表白。你甘鳳池的俠義之名，遠近誰不知曉？昨夜，什麼妓院之中，所發生的妓女蝴蝶兒被人搶走之事，那一定是極下流的江湖強盜所為。」這裏，了因一聽，不由得立時胸頭火起，因

這簡直是當面罵了他。却聽允貞又說：「誰也不能疑惑是你甘鳳池，我看你用不着表白。我遠路來訪你，既見了面，你雖不願與結交，但我們也應當談一談，然後我再走去，也算不虛此行。亦如叫我幫助你去找那搶婦女的惡賊，我也盡力！」這裏，了因不由得打了一個冷戰，固爲不明白這個人到底有多大的本事。甘鳳池却仍然搖頭，說：「用不着！」此時，整個酒樓上的人，差不多無不注目於他們兩人，無不對甘鳳池表示着欽敬，無不對允貞表示一種驚奇。甘鳳池又說：「那搶去婦女的惡賊，我也曉得，我不但認識他，他還是與我同師學藝……」這裏的了因更大驚。却聽允貞微笑說：「你既說出來了，我也可以告訴你，搶走蝴蝶兒的，必定是路民瞻。」甘鳳池却連連的搖頭說：「不是，不是！」又向允貞瞪眼說：「你可不要污蔑我的師兄弟，我的師兄弟盡是英雄，路民瞻他也是個磊落的丈夫，只有一個人，我們早已不認他是同門，今天我來到這茶館，對大家說：第一，那搶走蝴蝶兒的事，不是俺幹的。第二，俺要在三天之內，找出來那個惡賊，別管他是我的什麼人，我也要把他綁到這裏來，當着大家，我親手要他的命，以爲我門中雪恥，爲人間除惡！」他的話才說到此處，了因便不由發了一聲冷笑，他這一笑不要緊，很多的人全把目光轉移在他的身上。這了因就沒法子再隱藏了，同時，跟着允貞的那個人，那瘦子，秦飛，忽然走進來向他說：「你笑什麼？莫非你是知道嗎？」秦飛這時也是多事，他也是架着他的「爺」和甘鳳池的威風，同時他要在這許多人之前顯一顯，他並不是個「跟班的」，而且也是一名「俠客」，却不料了因不容分說，「吧」的就是一掌，打得秦飛「哎喲」了一聲，立時就暈倒在樓板上，甘鳳池驀跳過來，一把揪住了他的脖領，怒喊道：「你是誰？」了因這時，忽然後了悔了，他見甘鳳池大概不認識他，他就故作笑容的說：「我是來這裏喝茶的，因爲我隨便的一笑，不想就笑得這個人來問我，我一時失手，誤打了他，這可不怪我……」他正說着，忽覺腦後的人把他的帽子一撓，連

他的辮子也掉了，立時顯出來他的和尚頭，他當時大怒，趕緊回首，就見新上樓來一個人，彷彿是官員的打扮，有黑鬚子，眼睛帶稜，鼻如鷹隼，他於前天晚間，曾在街上偷看過此人一次，此人就是那最可恨的年羹堯，帶着四名健僕，帽子和辮子就都在一個健僕的手裏了，這必是年羹堯叫他撓的，撓了我的帽子顯出來我的原形，手段好辣！這時滿酒樓上的人全都大爲驚訝，有的可又笑說：「啊呀！原來是個和尚！」了因不由羞得氣得紫漲了他的胖臉，甘鳳池手雖他揪得更緊，臉上却顯露出一些驚奇，說：「原來是你——你真給咱們的門中添羞，你如何對得起慈悲老佛？」了因却翻了臉大罵說：「什麼老佛？我不認得她，我也不認得你，你們都作了年羹堯的奴才……」甘鳳池將他一揪，他揚手就打，甘鳳池以拳相迎，兩個拳頭碰在一起，雖不似鐵錘相擊一般的迸出火星，發什麼巨響，然而這種力量，當然比鐵錘碰鐵錘，還要沈重而激烈，當時震得樓板樓壁都亂動，桌子椅子，連坐着的人都要震得跳起來，一些人亂紛紛閃逃避，胆小的早跑下了樓，還有捧下樓去的。尤貞上前說：「不要打！……年羹堯却指揮四名健僕說：「殺！……」健僕們一齊亮出來七首。甘鳳池又問：「你將蝴蝶兒送回那豔春樓，便可饒你？」了因却：「哈，哈，哈，哈」不住的大笑，說：「那蝴蝶兒，早已作了我的老婆了！……」甘鳳池大怒，用力的來扯他，這一扯將他的衣領完全撕斷，了因趁勢將自己外衣剝去，却回身向年羹堯來打，不料年羹堯早已無蹤，不知是什麼時候下樓走了，只留下了兩名健僕。此時甘鳳池依然來抓他，他却翻身又打，甘鳳池又與他相扭，他也扭着甘鳳池，一跳，兩人就如兩頭雄獅，齊扭到那樓窗附近，兩人都想把對方推下樓去，這樣的一用力，只聽「吶吶，嘩啦！」樓窗全折，急得那掌櫃的「萬事和」直嚷：「這可怎麼辦呀，我的爺！」他被許多人擠在一個牆根，連出來勸都不能。這時甘鳳池就向了因說：「咱們出去再說！」了因狠狠的冷笑說：「好！」當時兩人依舊緊緊的相扭，同時將身齊向上騰去。

就齊躍出了樓窗，而跳到了街心，幸虧樓上動武，外面的人皆已知曉，剛才折斷的窗戶又都掉到外面，外面的人不敢由樓下走過了，這繁華的大街，看熱鬧的人全都躲在兩旁，忽見獅子一般的甘鳳池同一個鹵莽而兇惡的大和尚，自高處相扭而飛下。外面的人都齊聲驚喊：「好啊！……」甘鳳池與了因二人相扭相持，各不上下，突然的兩人一齊撥開了手，一齊展開了拳法，只見鐵拳相擊，健腳對踢，往來四五合，這時年羹堯已命人牽着幾匹馬來了，向他二人說：「城外去比武！」他二人又都各自收住了拳勢，彼此看了看，了因先冷笑着點頭說：「好！」那邊，年羹堯放過一匹馬來，他先騎上，隨之，甘鳳池，年羹堯，及年羹堯的兩名健僕，也齊都上了馬，了因在前高聲喊道：「隨着我走！」年羹堯說：「今天你想逃走也不行了！」當時了因騎馬在前如飛，年羹堯，甘鳳池等人催馬緊追，在許多看熱鬧的人高聲，喊嚷之下，他就闖出了城，遠過了莫愁湖岸，直趨夾江江口，這個地方名叫「三汶河」此時，衆人都勒住了韁繩，然而年羹堯一回首，就見後面也有一匹馬緊緊的跟來，他就問甘鳳池說：「這人是誰？」甘鳳池說：「我不認識他，他自稱姓黃，他跟路民瞻全都認識。」年羹堯却更爲驚訝，了因却在馬上捋着袖子，大笑着說：「等他來的！我聽蝴蝶兒說這姓黃的本事頗大，我有自北方來的朋友也說，他很了不得，叫他來看着咱們比武也好，他是行家，省得誰欺負誰！」

年羹堯此時先不顧得看了因與甘鳳池比武，他却特別注意這追來的允貞，允貞不管他那被擊傷暈倒的僕人——秦飛——却急急的回到他的寓所，騎了馬趕來。年羹堯也是聽蝴蝶兒說過，此人頗有來頭，見他的馬越來越近，他那魁偉的像貌也越看越真，年羹堯竟覺得好像曾在北京見過他似的，然而他是誰呢？却一時想不起來。只覺得驚訝，而不敢輕視。又轉首向了因說：「了因：你是慈慧老佛的弟子，與甘鳳池，你們全是同門，何必自相拚殺，我勸你即早改行向善，咱們得留心這個人，恐怕這人，才是你

我等人的敵手，我們得小心着他，他的來意可疑。了因——我們本來無仇，你把蝴蝶兒安然的送回，也就完了！」

了因却看出年羹堯是怕這個姓黃的，他就越發的驕傲，胆壯，大笑着，說：「這個人我倒不恐懼他，他決不是爲我來的，你們，——尤其你姓年的，可倒真得小心一點！年羹堯，你這幾年在江南北北的名頭可太大了，爲這個，我了因就先不服氣，你是一個文官，你可結交俠客，我的師兄師弟盡爲你所收羅，叫他們反倒都恨我……」年羹堯立時斥道：「那是因爲你行爲不正，我却是尊奉慈悲老佛，獨臂聖尼意旨。」了因狠狠的說：「你幾時又見過老尼？也竟來耍他的招牌？告訴你，姓年的，今天我也不跟別人鬥，只是咱們兩個，得分出來生死，見個娘的雌雄！」甘鳳池見他這樣的兇橫無理，便要上前再跟他扭打，而此刻，允貞却已催馬來到了。

允貞來到近前，便下了馬，拱手說：「你們諸位先不要爭持，聽我說幾句話如何？」

甘鳳池說：「你說！」

年羹堯越發不住的用眼詳細打量着允貞。

允貞也向年羹堯打量了一眼，然而他似是不甚注意，他仍是對着了因與甘鳳池說話，他說：「我此次躡京南來，尋訪天下豪傑，在大名府我會遇見了曹仁虎和蛟僧勇靜，在周口鎮認識了路民瞻，他們都說江南的俠客最著名的便是了因禪師與甘鳳池，如今我一見你們之面，果然是名不虛傳，語云：二虎相鬥，必有一傷，何況你們原是師兄弟，據我看應當就算了，我們還是我一個地方去談談吧！因爲我有許多的事，俱要向你們請教！」甘鳳池說：「你自北京來，誰曉得你是幹什麼的？你不用來和我們說話，我們這是自己的事，也用不着你來管，你快些閃開！」允貞又說：「甘俠士，你也不可以絕人太

甚！我來江南，便是爲尋找你們，因爲我是久仰你們的大名，我也曉得你們全是何等人物。在北京，我給交了司馬中，司馬雖父子，在直隸省我並見了周潯父女，我立志交天下英雄，並能爲天下英雄指點明路，你們要想飛黃騰達，我可薦你們到北京去作高官，你們若必繼獨臂聖尼的遺志，那我也可助你們一臂之力！」他說出了這話使得年羹堯更爲驚訝。了因却是非常的喜歡，只有甘鳳池，無論允貞怎樣的說，他也不爲所動，他就先將馬繫在道旁的一顆樹上，然後邁向允貞走來，把允貞打量了一番，便問道：「你有多大的本領，敢到江南，你還敢發這樣的大話？」此時允貞見甘鳳池的來意，似是要向他動武，他就趕緊將身往後去退，他的馬鞍旁本來掛着他的那桿扎槍，此時他就要取下來以防不測。但是，他又斟酌着，因爲知道甘鳳池實是力大無匹，恐怕不是這桿槍所能勝得他，若是取下槍來，就必和他動手，倘若勝不了，反倒要爲他們所笑。他正在遲疑，面上還帶着誠懇笑容，手也準備着招架的形式，而甘鳳池，原想試探試探允貞的武藝，却忽見年羹堯在馬上向他一努嘴，同時，年羹堯的面上浮現出一種凜煞之氣，雙目露出森厲的光芒，甘鳳池便立時明白了，這必是年羹堯已經看出，此大的來歷不但可疑，而且還必定與他們不利，所以才示意給他，叫他趁早結果了此人的性命。於是他——甘鳳池，便將全身的力量盡運到右掌之上，想要一掌，即將允貞擊死。不過又想若允貞千里而來，慕名訪他，總也是個朋友，而且態度又如此的謙恭，何忍便即下手？而況，打了人是要打官司的，不然就得逃跑，現在我還沒找到人伺候我的老母，我若跑了，豈不是不孝，他心裏輾轉尋思，雙目雖狠瞪着允貞，手却下不去，這時，那邊的年羹堯却等不及了，又向隨他來的那兩名健僕，也一努嘴，兩名健僕就同時下了馬，各牽七首齊奔允貞，允貞却驀然取下了長槍，「呼呼」的一抖，顯出他的槍法精絕，二健僕不敢向前，甘鳳池却要奪他的槍，不料了因和尚却飛躍下馬，橫奔了過去，就將身護住了允貞，同時把他指上的

鋼環「嘩琅琅」的一抖，說：「年羹堯！你不要凌辱外來的朋友，這幾年來，你在江湖之間，得下來一點名聲，你就驕橫自大，欺負他人，今天可到了你栽跟頭的時候了，你來看！……」說時，就將他手指上套着的「八寶鋼環」取下了一隻，猛向年羹堯打去，這東西極爲厲害，他是專打人的眼睛，百發百中，然而鋼環才經打去，便被年羹堯伸手接住了，向他冷笑着。此時允貞一聽，原來這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年羹堯，當時就不禁驚訝的注目去看。這時，由身後又來了兩個騎馬的，却就是年羹堯的那另兩個健僕，他們是給送傢伙來了，送給了年羹堯一口青鋒寶劍，四名健僕每人是一口單刀，甘鳳池是一對紫銅錘，他却扔給了因一隻錘說：「來；你來！」這時允貞却將槍一抖，站在垓心，說：「你們諸位暫且住手，我想還是不要拚鬥，有什麼話請到城裏，我請你們飲酒細談，談得實在不能相投，再拚我也不管！」甘鳳池說：「這件事原不與你相干，了因是我們同門中人，他敗壞了我門中的戒律，我替我們的師父要管教你！」年羹堯却說：「如若不打也可，先叫他把蝴蝶兒送回來！」了因依然狂笑，說：「蝴蝶兒？你還問她哩？我沒告訴過你麼？她早已成了我的老婆了！」年羹堯催馬奔過來，擰劍向他就刺，了因晃起來那隻銅錘相迎，甘鳳池也掄錘過來，幫助年羹堯與了因廝殺，一劍翻飛，雙錘並舞，往來四五合，允貞閃在一旁細細的觀察，他就覺得年羹堯的劍法實在新奇而高超，真是他生平所僅見，不由得敬佩。而甘鳳池與了因二人將一對銅錘分用，往來相擊處處可見他們的着數精熟，力氣渾厚，而且身軀健捷，誠然不是尋常的江湖豪俠，乃是天下之俊傑，尤可異者是甘鳳池與了因原是同門，乃竟爲年羹堯而效死命，這年羹堯不但是有過人之勇，而必有超人的韜略了，這樣的人才，我若看他們互相廝殺，而不將他們收爲己用，那我的志向恐怕永不能達成，於是，允貞便緊斜長槍夾在中間，槍花如疾風閃電，攔住了兩方，又說：「請你們住手：第一，我勸了因改行與甘俠士恢復舊好，第二，我包管將那蝴蝶兒送

出。」他說的這話，按說了因是先得用錘來碰他，因為他和了因不過今才相見，並無交情，他如何能替這兇惡猛悍，並未服輸的莽和尚硬作主張，連年羹堯都覺着他白說，却不料那了因當時就拋錘跳到了——

一旁，點頭說：「好！好！我衝你姓黃的面子，把那蝴蝶兒送回去就是！」

年羹堯在馬上依然握劍發怒，說：「我叫你立時就將她送回。」

了因却說：「立時可辦不到！」用手一指，西邊和北邊盡是茫茫的江水，他說：「我告訴你們實話，我把那蝴蝶兒送到江裏的一隻船上了。那船現在飄到了那兒，我也不知道。須到夜晚，那船上的人到城裏去找我，我才能够告訴他，叫他把你那蝴蝶兒送回。」

尤貞又說：「我爲他担保，他如若失信，你們可以找我，我辛辛苦苦來到此地，絕不能立時就走，而且我若走了，你們還可以到北京去找我，我在京中是略有名的。」

甘鳳池依然不相信，他還不肯便將了因放走，年羹堯却又向尤貞打量了一番，就點點頭說：「好！那麼就由你作保，我倒不怕你逃去，因爲我已猜出你是誰了！」

尤貞聽了這話，不禁的神色微變，但也沒有說什麼，只微笑了笑。

第十九章 小常隨良緣婚俠女 莫愁湖暮雨訪羣雄

當下，一場將起的惡鬥便已停止，風息雲散，但這幾隻虎豹似的英雄，依然都瞪着大眼睛。了因毫無懼色，把手中的錘又扔還了甘鳳池，說：「給你！師弟，你拿什麼來，我也不怕，師父死了，我就誰也不怕了，哈哈！」他不住的狂笑。甘鳳池接過來了那隻錘，怒猶未息，因爲了因提起了他們的師父

獨臂老尼，這却使他的心中更爲難受，他難受的是師父圓寂之後，留下了這個禍害，了因的惡性復發，無人能制，想老尼生前一定沒有料到，而且，她死也是不能瞑目的。此時，允貞已將長槍收回掛在鞍旁，他的神態從容，氣魄宏大，更使年羹堯驚訝。了因又說：「姓年的；今晚我把蝴蝶兒給你送回，可是明天晚上我就一定去要你的命，這江湖，決不能讓給你！」年羹堯冷笑着，一句話也不發，却仍然直眼望着允貞。允貞走向前來說：「年兄！你的英名，確已震於遐邇，我想你們都是天下的豪傑，我是專爲尋訪豪傑來的，我們理應成爲一家人，今天的事，不必再提了，了因禪師爲人這樣的豪爽，他也必不能失信，必能將蝴蝶兒送還原處，說到蝴蝶兒，我在路上就曾認識她，她不過是一個極尋常的女子，若爲她，而使你們藉皆失了和氣，實在是不值，我現今住在城內鴻興客店，那裏的房屋很是寬敞，今晚我在那裏備酒，請諸位一同賞光前去，我們痛飲暢談一番如何？」了因先說：「我就同你去，晚間喝完了酒，我也就將蝴蝶兒送回去了，我的心裏是什麼也沒有，我說得開，可是我也不怕破的。」允貞又問年羹堯，年羹堯却說：「不一定，反正我在今天或明天，必然去拜訪你，因爲……」微微的淡笑了笑，說：「你既自北京前來，想必有事，那事情，我們確實可以談一談。」說着，他向甘風池招招手，甘風池就將一對紫銅鑰匙插在腰帶上，也就上了馬，他與年羹堯且行且談，後面跟着那四名健僕，往莫愁湖那邊去了。而這裏的了因却對允貞十分的代表恭維，並爲打傷了秦飛的事情道歉，允貞是喜愛他的武藝，並勸他千萬要守信用，無論如何，要在今晚把蝴蝶兒送回去，了因是沒有不答應的，他並且直笑，說：「我也曉得你是京中的一位貴人，可是你若交了了因僧我這個朋友，包管你貴上加貴，貴比皇侯。」允貞沒有言語，心裏盤算着是不是應當將自己的來歷都對這些人說明，不說明是不行，而說明之後，恐怕他們就全要翻臉。相打起來，自己倒是不怕，可是那又爲什麼來這一趟江南呢？北京，我的府中此時

不知要有多麼冷落，而允貞的家中不定又招聘了多少豪傑，這實在是令人作難的！他心中思慮多端，策馬走去，也不覺來到了莫愁湖畔，只見沿湖楊柳成行，遠近重樓疊翠，多半是富貴人家的別墅，而湖波蕩漾，雖比不得瓦淩湖那樣浩大，却是十分澄清，湖上的畫舫往來，有如仙境。跟着他的，也騎着一匹馬的了因僧，却又笑着那些畫舫說：「你看，那船上也有不少美貌的妓女，咱們叫一隻船來玩玩好不好？」允貞正色的搖頭。他就又說：「那麼就改日吧！改日再玩也好，反正秦淮河上有的是美貌的娘兒們，真的，很多很多，比蝴蝶兒長得美貌的更多呢，我要那麼一個蝴蝶兒，她又不是個真蝴蝶兒，可幹什麼？反倒招年羹堯恨我，招甘鳳池也恨我，合不着！我一定把她送回去，然後再選姓年的算賬。」允貞聽了他這話，也很相信，同時，允貞的心，這時還想着年羹堯，他想於這湖邊再將年羹堯尋着，那麼就索性告訴他，我是誰，他是個朝廷任命的官員，雖然他也是一位俠客，可是絕不能像甘鳳池那樣的不通情理。所以，允貞就在這湖畔又走了半天，但是絕沒看見年羹堯的影子，却倒聽見隱着湖上的清風，傳來了的一縷笛聲，其聲嫵媚，令人聞之，心迴腸斷，他就不禁想起了十個口鄭仙，更想起了北京，而恨不得即時就將這一些豪傑盡皆收入網羅，帶回北京，以圖大業。——不過，他現在也明白，這不是一件容易辦得到的事情。

他回到城裏，了因跟着他直回到店房，他先命店裏的人將了因騎來的這匹馬，給送還到年羹堯住的，那「江安店」裏去。並且吩咐店裏的廚房須備酒席，然後，他才去看山那酒樓被人抬回來的「九條腿」秦飛，秦飛倒是早就蘇醒過來了，可是連現有兩條腿也不能夠走路了，躺在一間屋裏的板床上，忍不住的直「嗷嗷嗷」叫而恨那個大和尚，忽然看見了他的爺，來看他，還把大和尚也給帶來了，他就更氣的直「嗷嗷嗷」叫而恨那個大和尚，你不該猛孤丁的就拿手打人，不錯，你有力氣，可是我秦飛也不是無名的小輩，更驚，說：「大和尚，你不該猛孤丁的就拿手打人，不錯，你有力氣，可是我秦飛也不是無名的小輩，

你打聽打聽去罷！白龍余九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早就闖過江湖，走遍天下！」了因却說：「不打不相識，今晚我先把蝴蝶兒送回來……」秦飛說：「啊啲！你還提蝴蝶兒啦！什麼事情還不是爲她，我倒願意你剛在打我的這一掌，打在她頭上，叫她再貼膏藥，那就許什麼事也沒有了。」了因那裏知道他說的這些是什麼，只點頭笑着說：「你要貼膏藥，我可以給你買去，你好了我一定請你喝酒，咱們到秦淮河。花船上，叫十個妓女陪着你。錢我有的是，這樣吧！待一會我命人給你送一百兩銀子來，作爲我打你一掌的錢？」秦飛聽說了錢，這才有點喜歡，看這大和尚，真許是個財主，反正打是已經挨了，得點錢，還不算冤，跟爺出來這些日，也一個錢沒有呀，挨一掌，有一百兩銀子，還不算少，他遂就說：「嚇！你這個大和尚，可別拿我也當作秦淮河的妓女，有錢就行。我九條腿可見過錢，我更化過大把的錢。不過，你要賠我銀子，別淨空口說，送來我還得看看成色，稱稱份量够不够，還得問問你是怎麼來的……」了因覺着秦飛說的太不像話了，他遂就讓了因又到他的屋裏。了因又對他表現出英雄的樣子，說：「黃四兄！我已聽蝴蝶兒說你自北京來的，你的武藝頗強，我的武藝今天你也看見了，這不是吹，也瞞不得行家，我並聽我的好友江裏豹，新自北方來，他知道現在京中的許多位員勒，全都正在招請英雄，不用說，你就是他們派來的，我已看出來了，大概年纔幾，甘鳳池，他們也看出來了。現在不妨打開窗子說亮話，我了因本來不是和尚，二十年前在江湖上大大的有名，細話不提，簡直我告訴你，我想還俗，我想作高官，博前程，將來還封妻蔭子，這裏還有我的江湖好友江裏豹，鐵背鼉，和龍蛟二僧，你若把我們薦到北京，那准保是你的一番功勞。年纔幾不行，他是徒有其名，甘鳳池更不行，他是一個假孝子，他現在有一個媽，是一個癱婆，在西城根的小巷裏受着窮，吃不飽飯，他却不知拿本事多得些錢，供他的母親享福，却要想以打拳賣藝吃飯。上次，要想白搶去那個蝴蝶兒去服侍他的媽，這個

人有多麼呆，多麼笨？多麼無用？……」了因如此的譏笑甘鳳池，然而允貞聽了，却不由得對於甘鳳池益爲敬重，想着「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，」甘鳳池是這樣俠義仁孝之人，倘若收到手下，何患他不能盡忠？又聽了因說：「更可笑的是他甘心作年羹堯的奴僕，其實年羹堯不但不給他錢，反把他要收作義妹的蝴蝶兒給奪了去，他竟不生氣，還那樣聽年羹堯的話，不知姓年的用得是什麼手段？我却不平，我將蝴蝶兒搶去，也是爲出這口氣，這件得，你頂好不用管，也不用再想結交他們，他們不行，有我，真的，姓黃的，你要想坐江山，都不難！」允貞一聽，不由得又一陣驚異，覺得這個了因，雖然品行不端，可是心機太大，也不可輕視！更不曉得他的那幾個朋友都是如何的人物，遂就微笑說：「你既已看出，我也不能瞞你。那麼今晚，你把你的朋友江裏豹，鐵背鼠，也都給請來吧！連同年羹堯，甘鳳池，咱們一同聚會詳敘一番，你以爲怎麼樣？」了因却連把頭搖搖，說：「不行，不行！他們跟甘鳳池，年羹堯，全都是對頭冤家，如何能在一起飲酒，乾脆我告訴你一句話，你如若要跟我交朋友，就不要再理他們那些人，若是理他們，咱們便斷絕來往，將來你可別後悔！」說話時他黑黑的冷笑，兩眼露出兇惡的光芒，允貞就覺出這大和尚實在不大好鬥，遂也笑一笑，說：「你也太量狹了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，我們應當結交天下的英俊，那可以便拒絕他們於千里之外，還與他們爲仇？」了因忿忿的蹙脚說：「我的仇人就是一個年羹堯，今天我用八寶鋼環，沒有將他打着，可是不要忙，早晚他要把他打死，他只仗着甘鳳池幫助他，若沒有甘鳳池，我更不怕他！」允貞說：「那麼，今晚你是否准能夠將那蝴蝶兒送回？」了因又不住的冷笑，說：「君子一言既出，驢馬難追，我說是將她送回，那能又失信？何況有你作保，我也不能夠累你，不過，你跟他們若再交結，我可不但不能去幫你，也怕將來爲了江湖的意氣，說不定還要得罪你，你自己斟酌着吧！」允貞說：「我已經命人預備菜飯了，今晚無論如何也

得請他們來，我不管你們有何嫌隙，我得品評品評他們，才能够決定主意，你怎樣！你一定要在這裏喝酒？」了因搖頭說：「我不怕他們，今晚我自然要攪你的，我的酒，還得比他們都喝得多，憑什麼，那一隻胳膊的老尼姑，就叫他們酒色都任意而爲，叫我却什麼也不能够幹？我與他們誓不兩立！今晚你要請客，我一定來，可是說不定我們就得打起來，因爲我不怕他們。」他的胖臉都氣紫了，下巴上有許多鬚子腫兒，都根根的顫動，眼睛更似冒出火星，但，就在這時，忽然有個店夥，走進來，向允貞問說：「您是姓黃嗎？外邊來了一位客人找黃四爺！」允貞推開了屋門一看，見院中站的是一位精神矍鑠的白鬚老人，原來正是曹仁虎，他就趕緊含笑迎了出去，了因却立時變色，轉身就躍進了裏屋，曹仁虎必是因爲年邁，所以沒看見他，只向允貞拱手。允貞說：「那日我在瓦礫湖畔，白龍余九的家中，沒有向你辭別我就走了，實是抱歉！」曹仁虎攤手說：「不要提了！」二人遂就進到屋裏，允貞見了因沒有了蹤影，便曉得他是藏躲起來了，硬也沒將曹仁虎向裏間去讓，曹仁虎也不落座，只說：「你猜我們爲什麼今天才到金陵？」允貞說：「我也來到的日子不久。」曹仁虎說：「我們因在路上遇着周濤——你還認得他們嗎？他們就是在大名府小鎮上拉呼呼兒的那父女，他的女兒周小緝曾用竹鏢救了你……」允貞一聽，心裏甚是歡喜，想不到，又遇着那父女兩位奇俠，然而曹仁虎所說的這個「救」字，却使他不大高興。又聽曹仁虎說：「你的那個小常隨，現已成了他的招贅女婿了。」允貞微笑着說：「我早知道，我那小常隨是隨他們去了，但他能將女兒配他，我也十分歡喜。」曹仁虎說：「我們是一同來的，還有路民瞻，他的脾氣向來是那樣，你不要對他計較，更有白龍余九也來了，因爲他的長子是死在你的手裏，他自然很難過，你須要向他賠個罪才好？」允貞當時面現怫然之色，但旋即又心平氣和的將頭點了點，淡淡的說：「那也沒有什麼！」曹仁虎說：「我們今天來到，尙沒有找着店房，就聽說甘鳳池與了因在

「聚英樓」大鬧，還有你在內，後來你們鬧出城去了。」允貞微微的笑，曹仁虎又說：「了因早已不是我們的師兄弟了，因他不守清規，不遵師訓！」允貞這時倒很替他担心，恐怕了因立時出來與他相打，但，裏屋却一點動靜也沒有。又聽曹仁虎說：「我打聽出你的住所才特來訪你，他們還都不知道，你現在打算怎麼辦吧？」允貞問說：「你們現在什麼地方歇腳？」曹仁虎說：「在東邊，烏衣巷口，陳舉人家中，因為陳舉人是我的同年，在那裏住，我的女兒比較方便些，我並叫她從此就住在那裏，我與路民瞻，周潯，再會上甘鳳池，就要同往北京去了。」允貞嚇了一大跳，面上却依然鎮定，說：「既然全都來了，那正好，正好。請你帶我去拜會周潯，我再見見路民瞻和白龍余九，無論他們對我如何，我也要對他們客氣。這裏我已命人今晚預備筵席，正好將你們全都請上，我這次能够交結了許多位豪傑，總算不虛此行！」他這樣的態度慷慨，曹仁虎也說對他愈為欽佩。於是，允貞也不管了因在這裏怎樣，就立時同曹仁虎出了這店，步行着，到了烏衣巷口，一看這陳舉人家，很是豪富，大門前懸掛着康熙御賜的匾額，允貞趕緊就肅然致敬，隨着曹仁虎進門，到了一所偏院內北房裏，就見路民瞻在這裏了，見了他依舊傲然不理，周潯也正在這屋裏，曹仁虎給介紹，允貞一看，這正是昔日在那小鎮上小飯鋪門前，拉「呼呼」的那個癆病鬼似的窮漢，但現在的衣着還整齊，這個人的性情並不古怪，還相當的和藹，當時親自叫來了他的女兒周小緋，就是那唱梆子腔也會打竹鏢的小姑娘，這時也穿了一車花襯花褲，見了允貞直笑，跟着又進來了她的未婚女婿，就是允貞的那個小常隨，當時跪倒叩頭，允貞却將他拉起，笑着說：「你不要這樣了，如今你已是周俠士的快婿，這我知道了，很是喜歡。你在京中的家裏，還有人嗎？」小常隨說：「我只還有哥哥嫂嫂。」允貞：「不要緊，以後我能够照顧他們。」小常隨又囁囁的說：「爺的包袱，跟裏面的東西和錢，全都一點也沒動，我全帶來了！」允貞說：「我早就知道那全都

丟不了，可是，難道你還要給我嗎？哈哈！你全都不要再提了，那都就算是給你跟周小姑娘的喜事送的賀禮，——不管它多少，全送給你們小夫婦了！」小常隨一聽，驚喜萬分，又要叩頭道謝，却被他的未婚的小媳婦，周小緋一斜眼，把他給攔住了。周濤說：「黃四兄！我把我的女兒給了你的常隨，可不是圖那些財物，却是因爲我聽說他跟着你已有數載，既不學徒，又不作手藝，只在你的櫃上吃閒飯，這樣豈不把一個聰明的孩子就誤了，因此我才把他帶走，想安置他們一個地方，叫他們完婚，過日子。如今有了你這些錢財，可以叫他買賣了，倒是你們的本行。」允貞一聽，心中十分驚訝而且喜歡這小常隨的嘴臉，他跟着我好幾年了，是在府裏隨身伺候我的事情，尤其是這次令百隻手胡奇，假充做我，在府裏充瘋魔，我却微服出來尋訪俠士，他是盡皆知曉的，他至今還不同周濤父女吐露一字，真是可愛。當下他不由得又向他的小常隨看了一眼，心中有些惋惜，然而見小常隨跟那長得並不好看的周小緋，兩人倒是很親愛的。周濤又說：「我的事情，想仁虎兄必定告訴過你了，我破家浪跡江湖上，只爲結交天下豪傑，恢復大明的山河……」允貞一聽，幾乎變色。此時又見路民瞻窺的站了起來，神色嚴肅；那曹仁虎也低下了頭，顯出來感慨，悲戚。周濤又說：「我們父女，流浪秦中，也沒尋着什麼仗義的朋友。倒學會了椰子斃乞拿，回往江南，在路上就遇見了你，我們還沒想到你是北京有名的俠客，我只覺着這小常隨很好，我把女兒給了他，就完了我的心事了。因爲她雖也會武藝，擅打鏢，但究竟是個女孩子，不可常年跟我在外飄流。我與仁虎原也有些誤會，現在也全已說開了。路民瞻也是我們自己兄弟，如今，我與你也是一見如故，不久我想我們應當齊往京中，趁着允異，允唐，允題，允貞等諸王正在爭位，咱們給他攪一攪！」允貞一聽，身上的汗都嚇得流出，但是面上仍然一點不露。路民瞻也走過來說：「姓黃的！本來我是至今仍不服氣，不知爲什麼，我就看你的來歷可疑……」允貞聽了，更爲吃驚，聽路民瞻

又說：「可是現在我曉得你也是一條好漢，我也不再跟你說什麼了。到北京後我若你能幫我們什麼忙，幫的好了。我再跟你傾心結納。」允貞笑着，點點頭。而這時忽然白龍余九走進來了，允貞想着他必定要爲他的兒子報仇，不料他見了允貞，並未顯出什麼恨怒，只是哈哈的笑，說：「黃四爺！我原猜着你是京中的財主，還許是什麼官，我想叫我兒子們將來了北京，還得求你多多照拂，給他們大小找個事兒，也省得永遠在湖邊打魚，不想！好一位黃英雄，你竟將我那連媳婦還沒娶的大兒子，一槍扎死在湖裏！」說到這裏，他不禁老淚縱橫，允貞趕緊向他解釋，道歉。他却連擺雙手，說：「你不用介意，我不是找你給我兒子報仇來了，我的兒子還多，死上一個不要緊，再說既在江湖廝混，早晚命歸陰曹。我不心疼他，我是來見你謝謝，我還要跟着他們和你，都到北京玩玩，崇禎爺是煤山吊死的，咱們最不濟也得去向他老人家弔祭一番。」允貞心中忖忖不安，表面却十分坦然，他把這些話拋開，並不答復，只說：「年羹堯也在此處，你們曉得嗎？」他是隨便說出來這句話，不想曹仁虎，周溥，白龍余九，尤其是素來最驕傲的路民瞻，一聞年羹堯之名，他們就像聽了一聲雷響似的，齊都吃驚，又如欣見甘霖下降，一齊的不勝喜悅，路民瞻簡直高興得要跳起來，周小緋也說：「我再見見年二爺去，我還沒見過他！哎呀！這可算是能够見着他了！」喜歡得直拍手。當時都向允貞問年羹堯現住在什麼地方，允貞說：「我聽說他住在什麼江安店。」周溥趕緊說：「走！」拉着他的女兒，路民瞻在匆匆的又洗臉，換鞋。曹仁虎也梳他的白髻，整衣戴帽，並趕緊叫人到裏院去叫他的女兒曹錦茹，少時就匆匆的全部走了，只把允貞扔在這裏。

允貞不由得面色慘白，慘白了半天，也發了半天的怔，他的那小常隨倒是趕過來跟他談話，要細敘別後之事，他也無心去聽，就微微的歎氣，獨自毫無精神的離開這裏，又回到店房，他的店裏冷冷清

清，秦飛在那裏哼哼吱吱的疼得好像要死。了因却早已走了，留下一張字柬，歪七扭八的寫着核桃大的字，是：「某已去，曹老頭既來，恐無好意，但某不怕他，今晚我雖將蝴蝶兒送回，却仍不叫年羹堯得意，必定大門一場，以似唾雄。某是俠客第一名，你若幫他們，惹惱我，恐無好結果。某劍下不容情，望你三思之！」允貞看了，不禁一笑，但趕緊拿這字柬，走到院中，本想出門找了因去，却又聽見廚房裏刀杓直響，驚憶起：對了！今晚我還要請客，請年羹堯，甘風池，如今了因雖已走去，曹仁虎等人却又都來了，更得多預備些酒菜。

他今天連午飯也沒有吃，因為這些事使他太費心思了，他忘了渴與餓，這時不過下午四時，天陰，雲黑，却有如薄暮，他趕緊命人預備座位，命店中的夥計持請帖迅速分途去請曹仁虎，周壽，路民瞻，白龍余允，甘風池與年羹堯。

店裏兩個夥計分途去後，他一個人在屋中，「咄咄響空，」年羹堯，年羹堯，年羹堯，他自言自語的嘴裏不禁叨唸着這三個字，年羹堯是本朝進士，學差，然而江湖上的這般義士豪傑，除了一個壞人了因，無不向他拜倒，他究竟有什麼神奇的能力，竟收攏了這無數的英雄，「哈，哈，哈，哈，哈！」他又不禁大笑，心喜，暗道：我若把他一人得到手內，何愁帝位不歸我允貞所有？——當下，允貞喜歡了。

窗外，雷起雲騰，好像神龍將要飛起，風雨欲來，佐命的賢臣，齊在手下，雖然他們還都懷念着「先明，」什麼「崇禎皇帝」，然而我自有辦法，我允貞就是皇帝，他傲然的揚起了他的方面，直睜着兩隻細眼睛。與於對於了因，雖不願與他為仇為敵，並且還想使他改去惡行，也與甘風池一樣的留為己用，可是那個人還不要緊，那和尚雖兇猛，却還不難對付，蝴蝶兒回來，他更沒放在心上，他只是嫉妬而且有些畏懼年羹堯。

天甯直要下雨，但却又不沛然下，只是悶熱，雷空響，雲還在積，他這神龍似是尙難騰空而起，使他真急躁。廚房已將筵席備好，將他這屋子的隔壁也打開了，將裏外兩間，通成了一大間，擺上兩桌筵席，每桌上四個「冷葷」，也都擺好了，就是客人還一個也沒有來到。

又待了些時，前往江安店送請柬的那個夥計回來了，說：「那裏的二老爺還沒在家，說是往莫愁湖吃飯去了。允貞就說：『難道他那裏連一個人也沒有嗎？』」夥計就搖頭，說：「倒還是留着三個人，一個是個老管家，問他什麼，他也是說不知。再有兩個也是聽差的，好橫！青坎肩下的腰帶上，都別着小刀子，說話是一點理也不講，只說年二老爺出去啦，連請帖也不收，彷彿是要拿小刀子劈我兩下子的樣子！」允貞不由有點氣，心裏更恨年羹堯的驕恣自大，目中無人，實在令人難以忍受，可是當時他的面上依然是一點聲色也不露出，就把頭點了點，什麼話也沒有說。而這時那陳舉人家給曹仁虎等人送請帖的店夥也回來了，這個人倒能辦事，他手裏的帖子也都沒有送到，因為沒有人收，他並給帶來了一個人就是「小常隨」，這小常隨見了允貞的面，依然是「奴才」見了「王爺」的樣子，唯恭唯謹，允貞叫店夥全都走開，獨自與他談話，小常隨就悄聲的說：「爺！我勸您還是走吧！別跟他們來往了，他們因為不知道爺是怎樣一個人，還算好，背地裏說話，除了路民瞻，倒還佩服您，只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呀！若是您帶着他們到了北京，他們知道了您的來歷立時就都得翻臉無情。他們還說了，將來要叫我跟着小緋一塊兒上什麼石門去。那裏住着個姓呂的俠女，叫小緋跟她再學武藝，叫我作買賣，我是實在沒有法子，一來我是怕他們，二來小緋對我不錯……」允貞就不叫他往下再說了，只說：「你跟他們在一塊也好，因為我無暇顧你，那姓呂的俠女名叫呂四娘，總不致於是個女強盜，我也不想去見她。我只問問莫非曹仁虎他們去找年羹堯，直到現在還都沒是回去嗎？」小常隨說：「我現在就為這事情來的，他們一

個也沒回去，都跟年羹堯赴宴去了，在莫愁湖邊，陳舉人在那裏有一所樓，那裏也有廚子……」允貞趕緊問說：「莫不是那陳舉人請客？陳舉人跟他們那些人都很好？……」小常隨搖搖頭。這時外面的雷聲更沈，嘩嘩的已經落下雨來了，屋中更覺昏暗，蒼蠅都從簾縫裏飛進來，去吃那爲客所設的各種菜，小常隨把話又往下說，因爲他的聲兒不大，而窗外雨聲却十分嘈雜，雷聲也屢響不止，因此允貞的要側耳細細的聽，他略略的聽出，大概是年羹堯在莫愁湖邊，不知是幹什麼了，根本就沒進城，只叫兩個健僕先回到江安店，曹仁虎等人到江安店去找，是那兩個健僕說是年羹堯和甘鳳池，全都在莫愁湖邊了，曹仁虎等人又立即出城去找，他們就都在那湖邊見了面，因就想要宴會，陳舉人湖邊的別墅地點甚爲清幽，陳舉人雖跟年羹堯並不相識，可是他跟曹仁虎却是最好，兩人一塊在京裏作過官，曹仁虎來到他家，就好像是半個主人，所以現在能够把年羹堯等人全都讓到陳家的那別墅裏去臨湖開筵，剛才叫曹錦茹回到陳家，原以爲是允貞還在那裏，大概是要請允貞也去，可是看了看允貞已經走了，她才把話向小常隨說明，小常隨可又不知允貞住在那家店裏，直到這裏的夥計去送請帖，小常隨這才跟了來……

允貞聽了這些話，立時就要走，小常隨却說：「外邊的雨太大呀！街上大概都成了河啦，您可怎麼走呀？再說曹錦茹進到城裏來是還有別的事，她說她還到年羹堯的店裏等着什麼和尙送回蝴蝶兒，人家並不是誠心敬意的來請爺，爺去不去不要緊。」又說：「爺這兒預備的菜飯是要請他們嗎，我看不必了，他們現在一定都喝上吃上了。他們都跟年羹堯才是自己人，把咱們看作外人。」允貞也不聽他的，心裏十分的急，先叫來店裏的廚子，吩咐其餘的菜都不必預備了，這些就先擺在這裏。他又叫店夥給他借來了一份蓑衣，草帽披戴好了，自己就去備馬，小常隨却還在這屋裏，聽廚子說是還有一個被和尙打傷的是在另一間屋子躺着了，他就猜出來是秦飛，遂就往那屋裏看去了。

在這沈雷劍雨之下，城內郊外，到處都是雨水急流，却無行人蹤跡，可是允貞騎着他的馬，他沒帶着兵刃，只是一簑帽，衝破煙霧，又出了城，重來到了莫愁湖畔，此時這裏楊柳全都垂着頭，順着枝條向下流水，湖面上霧氣騰騰，再也看不見一隻遊船，樓閣房舍更都被厚紗遮住，他那裏認得何處是那陳舉人的別墅，他就在雨中揮鞭，鞭都揮不開，馬也向前走不動，順着湖裏去走，正在走着，忽聽見「吧」的一聲，不知是什麼東西，竟打在他的草帽之上。

第二十章 暴雨驚雷一現蝴蝶 江波夜霧遁走蛟龍

這個東西倒不是什麼「八寶鋼環」，所以並沒把草帽打壞，大概只是個木頭塊，或是碎酒盃，不過使他一驚，叫他一抬頭，原來身邊就是一堵高牆，牆裏築着高樓，樓欄裏，正是小常隨的媳婦周小緋，點手向下急急的招呼着說：「黃四爺你快來吧！我們全都在這兒啦！……」

這座樓平日是正好登臨，看湖中的風景，現在下着大雨，湖景沒什麼可看，但是樓的窗裏却閃閃的搖閃着燈光，由裏面散出些高聲談話的聲音，與天上的雷聲，簷下的雨聲，和牆外的馬蹄濺水之聲，混在一起。

周小緋由樓上打着一把被傘跑下來，給允貞開了門，到底她是因為跟小常隨訂了親，所以對待允貞就像他們的至親身輩似的，說着：「我叫您兩聲，您都沒聽見，我才用那剛因為曹伯父失手顛碎了的酒盃，扔出去，故意碰了您的草帽一下，好叫您知道我們是在這兒，您可千萬別生氣——您把馬交給我吧！」允貞這時是什麼也不顧，望見了樓梯，向上就走，上了樓，就驀然摘下了草帽，手中的皮鞭和簑

衣還都往直下流水，這裏燃燒着十數枝巨燭，襯以四壁的陳設富麗，好似王庭，俊傑多人，圍桌而坐，那年藥堯就高踞在上座，旁邊是一羣豪傑，如秦軍捧月一般，他到好像是一位「王者」。

大家正在飲酒談話，見允貞來了，並沒有人停住談話，或放下酒盃。只有曹仁虎一人站起來，白鬍鬚的笑臉說：「我們想不到你能够來，很好，這裏坐，這裏坐！」

白鬍余九喘得臉已經紅了，嚷嚷着說：「黃四爺！你快來吧！就等着你啦，在這地方喝酒可是闊多了，這是陳舉人的宅子，若沒有曹老哥的面子，咱們連這門也不能進。現在你來看！這菜有多好呀？這兒的廚房大司務，聽說是北京來的，大概是御廚，伺候過皇上老兒的，可是這魚不大新鮮，莫愁湖，揚子江裏的魚，原來比我們瓦壩湖裏的魚差得太遠，不行！還是瓦壩湖的魚肥，滋味又好吃。只是以後我也不能吃了，我的大兒子死在那湖裏，魚都喝過我兒子的血，我吃魚就是吃我的兒子了！……」他的眼淚像外面的雨似的直往下流，甘鳳池突然將拳頭向桌一搥，「咚」的一聲巨響。震得盃子跟酒壺全都跳起來多高，那尾還沒有「動筷子」的醋溜魚，也像活了似的，又在空中打了一回「挺兒」，幸虧桌子是硬木的，不然必得塌架。他滿臉的鬚鬚亂動，眼瞪得比燈還亮，說：「不要緊；我跟你二爺，必定給你報仇！」

旁的人，連路民瞻的臉色都顯出來不安，都側目向允貞來看，獨有當中坐的年藥堯，却安然的飲酒，恍若無事。

允貞也沒露出驚慌，將草帽，蓑衣，皮鞭，都盡放在旁邊一把空閒的椅上。曹仁虎又拉凳兒向他讓座，並向旁邊一個中年的道士裝束的人，引見着說：「這就是外號人稱爲野鶴道人的張雲如。」允貞曉得此人也是獨臂聖尼的弟子，奇俠之一。當時就拱了拱手，但張雲如却連座也沒起，此人實有點性情孤

辭，沈默寡言，半天他也沒說一句話，然而腰間的寶劍永不離身。

路民瞻只是吃菜，他也帶着兵器了，只一口鋼刀，在他眼前的酒盃旁放着。

周壽一邊咳嗽一邊說：「錦茹大概在江安店等着了，因不回來，小緋！」他見他的女兒回到樓上來了，就說：「這全是你的長輩，這裏沒有你的座位，你給一個個斟酒吧！」

周小緋端着錫壺一位一位的給斟酒，先給斟的就是年羹堯，其次曹仁虎，第三張雲如，第四路民瞻，第五才斟到了允貞的跟前，允貞不把眼看這晶瑩的綠酒，却遠遠的去望那鈎鼻，稜目，面上永無絲毫笑容的年羹堯，只聽他說：「煩雲如去一趟吧？他是一個道士模樣的人，到了京中還方便，快些把白泰官找來，他的爸爸來不來倒不要緊。……」張雲如的口裏這時才出聲，是答應了一聲，說：「明天雨縱是不住，我也一定走。」

路民瞻忽然說：「我看了因，今晚決不能把蝴蝶兒送回，他也不能給送到讀春樓，更不會送到江安店。白去派人等着他，他那人毫無信義。本來他就是大盜出身，慈悲老佛一點也沒將他度化好了，倒叫他添了些作惡爲非的本領。……」

張雲如聽到這裏就要哭，悲戚的說：「我聽說當師父圓寂之時，她老人家對此事還很懊悔。那時，了因就已經打傷了平時愛管教他，勸阻他的監寺僧人，他就闖下山去了。」

甘風池又要插桌子，——這回却是蹙脚說：「不把他除了，我們門中的名聲，都得被他一人弄壞，作什麼事也不叫人信服了，見了誰，我們也得面上帶着。依着我，今天就把他打死！」樅板都直搖動，一些人被震得坐都不安，樓外的雷聲也重擊着，雨也咆哮着，燈燭都搖搖欲滅。

43
年羹堯又說：「飲酒吧！我斷定待一會，了因一定會來。」

他這句話使得好多人都懷疑不信，曹仁虎頭一個搖頭，微笑說：「他一定不敢來了！」

允貞忽然高聲說：「我擔保着叫他把蝴蝶兒送回，他也應了，我想他爲人雖惡，可是這口氣他說要賭一賭。」

一聽說「蝴蝶兒」這三個字，路民瞻又瞪大了眼睛看着他，彷彿是又來一場瓦礫湖邊的惡鬥，——但，究竟他是與允貞已經「說開了」，同時當着年羹堯，他也得顧點面子，所以並沒有怎麼樣。

而這時甘鳳池依然忿忿的說：「我願這時就來，我再跟他拚！」

年羹堯說：「今天我們在這裏聚會，我爲的就是盼他來到此地，他如改悔，我舉盃與他結交，他若不改悔，我們齊力將他誅除！無論他將蝴蝶兒送回來不送回來！」說話時候，你的眼稜裏萌出來煞氣，但最後提到了蝴蝶兒，他又顯出十分的急躁，——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。

周潯說：「我沒見過蝴蝶兒那女子，不知她長得是怎樣天仙一樣，可是，咱們江湖的英雄，最忌的是財，色。我周潯，人都說：要不貧，問周潯，其實我自己倒真如一貧如洗，把家財都早已揮盡，有時取來一些不義之財，也都賙濟了貧寒，財的一件事我對它如此，色字我更是忿恨。多少的好朋友，都因爲好色，我與他們絕交。我的兄弟們之中以鳳池最使我欽佩，但我聽說前兩天，他也這搶走蝴蝶兒……」

甘鳳池立時就大聲的辯白，他說話的聲音真比雷聲還大，他擦拳磨掌，臉都氣得發紫，年羹堯也太脾的說：「蝴蝶兒的事與甘兄弟無關，他原是想叫那女子去服侍他的老母，他不曉得，那決辦不到，因爲蝴蝶兒並不是一個安分的女子，所以，我已於昨日爲他雇了兩個僕婦，現在他家中伺候甘老伯母，這件事是已完了。不過蝴蝶兒一個落濶的女子也很可憐，我已答應得救她，不能出言無信。她被了搶囚

走……」這時一陣風將窗戶吹開了，亂雨襲人，燈燭已滅了多半，樓上忽然顯着黑了。年羹堯又接着話說：「我如不令了因將她送回，我誓不爲人。我並非好色，但因爲蝴蝶兒非是一般女子可比，我定要叫她終身跟着我，幫助我成立功業！」他這話據允貞聽着，可有點不講理，但座間的諸俠也都沒說什麼，一陣黯然，在旁伺候的兩名健僕和幾個大概是這別墅裏原有的僕，正在拿着火點那一枝一枝的被風吹滅的蠟，有個僕人去闔那窗戶，却忽然「哎呀」的一聲跌倒在地，不知是中了什麼暗器，同時窗戶又都開了，外面的風雨一齊吹了進來，外面的天色是黑沈沈的，霧茫茫的，忽然又有尖銳的聲音喊着說：「喲！……」竟是女子之聲，發自窗外，離着並且很近，這時燈燭是全滅了！——

連剛點上的也都又滅了，衆俠大驚，一齊倏然紛紛的離了座位。黑忽忽中，閃電射進屋裏，各人早將兵刃抄在手中。神祕的閃光照着各人不同的像貌，但是相同的驚愕憤怒的表情，都是極爲緊張。閃光逝去之後，樓上益爲昏黑，然而陡然間，在傍近窗戶之庭，突突的冒起來一股火光，衆人益發的驚訝去看，就見是一個人手抖着油紙的火摺子！這可比燈更亮，立時照出來這個人肥胖魁偉，面貌奇兇，原來正是了因和尙不知什麼時候進到樓上來的，他身上穿着短衣，發着光亮，好像是油布做的，頭上也蒙着一塊油布，赤腿赤臂，一手握着一口厚背薄鋒的撲刀，一手戴着銅環，同時就抖動着火摺，在火光中，不但照出來他的這個兇狠而正在「嘿嘿」竊笑的像貌，同時還照到那敞開的窗，窗外的閃電仍在一陣一陣的抖動照着窗外——樓欄杆裏也站着一個兇僧，頭上却連個遮擋的東西也沒有，這正是龍僧勇能，只見他一手擎着一把尖刀，另一手却抱着一個年輕的女人，這女人身穿着一身淺紅色的褲襖，早就被雨淋得貼在身上了，頭髮貼在臉前，正在嬌啼：「哎喲！……」這正是蝴蝶兒，在大雨下，大雷聲的震動裏，是閃電的光和那火摺子的光相耀之下，她真像快死了一般，真像一朵嬌花被蹂躪得要萎落，年羹堯

此時已經將弓上弦，而取箭插準，他心痛極了，這一箭若是發出，準能將那龍僧射死，但，他可放不出這箭前，因為龍僧現在是抱着蝴蝶兒了，射出這箭，雖可不傷蝴蝶兒，然而龍僧若死，是一定得連她一同摔下樓去，她還不一樣得非死即傷嗎？旁邊甘鳳池也已舉起了兩隻劍，暴躁的立時撲過去，張雲如亮出了寶劍，路民瞻晃動了鋼刀，周海元爲急烈，山懷中解下來十三節的連環椅子棍，就要向了因去打，他的女兒周小緋已取出鏢來，白龍余九是抄起來一把椅，只有白雲飄飄的曹仁虎擺手說：「別打！別打！說過幾句話再打不遲！」

允貞也擋在衆人與了因之間，他手無兵刃，而態度從容，說：「你們原是師兄弟，何必這樣爲仇？請你們且住手，了因也將那女子送進來，閉上窗戶，將燈點上，我們重籌細敘，這樣爲仇，都無好結果，你們都是當代的俠客豪傑，何必要這樣？若是你們都肯聽我的話，我願指你們一條明路，使你們都不負這身武藝，奔向遠大的前程！」了因却依然一面抖着火摺子，一面冷笑着說：「姓黃的你就別談了！你說也是無用！我幹這些事不爲別人，只是爲年湮堯，年湮堯！你來看看，俺了因決不失信，說把蝴蝶兒今晚送回，當時就送回，叫你看着你這個心上人，可是。哈哈！我還得把她帶走，歸你你是休想！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年湮堯一箭向他射來，「嗖」的一聲，射得極準，正中了因的前胸，可是却聽得「鏗！」的一聲，原來了因早將攢力當胸橫握，這隻箭實在是射在刀上，當時就掉在樓板上了。了因依然手抖火摺，發着狂笑，甘鳳池與周壽二人却都忍耐不住，誦掄棍舞，越過了曹仁虎，而撲上了了因。了因以刀相迎，毫無畏懼，樓板「咕咚」的亂響，比天邊的雷聲更爲驚人。路民瞻揮刀奔向了龍僧，喊說：「快把她交給我！……」蝴蝶兒又慘呼着：「噯喲！……」龍僧以尖刀向路民瞻敵擋了兩下，立即抱着蝴蝶兒一躍下樓，跳出牆外去了，周小緋乘着閃電的光，一鏢打去，可也打空了，龍僧背着蝴蝶

兒向北就跑路民膽周小綽張雲如，扔了椅子，和抄起了一根棍子的白龍余九，同時跳下樓去，直趕龍僧。這時樓上的了因突然把火摺向窗上一扔，當時火光火起，機上意亂，幸仗窗外雨淋，和樓裏的周潑，疾忙將洗手用的盆水潑去這才滅了。然而了因却又狂笑一聲，藉此時機，越窗而逃走？甘鳳池急掄雙錘飛躍追去，了因回手以八寶銅環打來，被甘鳳池的錘給碰開，這時雨也大，雷也響，甘鳳池大喊：「我非將你這違背師訓的強盜打死不可！」了因依然冷笑說：「別的師兄弟我還都可認得，只是再也不認你了！」撲刀削來抵住了雙錘，二人死搏，頭上的大雨都直流，地下的泥水齊飛濺，閃電一照一照的，似增助他們殺氣。這時周潑也由樓上躍下，可惜他的十三節連環槍子在雨中不能如意抖動，但他向前來打了因，也奮不顧身。了因又「哈哈」的大笑，回身便逃。二人又緊緊追趕。充貞與年羹亮也一同下了樓，齊上坐騎，策馬冒雨追下。當時烟雲迷漫，雨氣連天，電光裂地，沈雷震撼着宇宙，深夜莫慈湖邊竟成了羣俠生死爭逐之場，但究竟雨大夜深，阻礙了他們不少的力量，所以又拚殺了一陣，結果了因還是帶着龍僧向北而逃，只可惜的是蝴蝶兒，她被雨淋得已垂斃，龍僧掄來掄去，頭却昏了，但她的心裏還明白，她就扯開嗓子叫着：「快扔了我吧……」又喊着：「哎喲！年二老爺快來救我吧！……」她的聲音雖很悽厲尖銳，可以穿破了那雷聲，可是誰管她呢？龍僧用肩撞着她，向北又跑，路民膽忽然追了過來，與龍僧殺了兩合，刀都幾乎誤傷在蝴蝶兒腿上，但是了因過來救了龍僧，龍僧攬着她又跑，地下雖有很深的雨水，可是龍僧真像一條龍，跑得還飛快，蝴蝶兒喘了一喘又嚷嚷說：「龍僧大哥！這有你的什麼事呀，你又不想娶我，你又跟年羹亮沒有仇。你把我放下不就完了嗎？」

龍僧却依然不聽，依然攬着蝴蝶兒飛跑——他倒真是了因的一個忠實的徒弟，但，他忽然略一止步，回過頭去，跟着閃閃的電光一望，他的師父了因，已經被許多人圍住了，那些人大概是使雙錘的甘

鳳池，揗梢子棍的周潑，單劍的張雲如，飛鏢的周小緋，一根大木棍的白龍余九，後面還有雙匹馬追來，龍僧更忿，翻要回身去救他的師父，却見他的師父在那裏刀光亂舞，冷笑時發，驀然就破圍而出，隨跑隨笑，說：「哈哈！你們來！你們來！請你們到江邊去……」雷聲掩住他的笑聲，龍僧橫着蝴蝶兒跟着他又跑，這就快跑到大江的江邊了，這裏泊着他們的船，然而大江之上，雨霧迷漫，夜色深厚，船上雖有兩盞發着黃色的小燈籠，但在閃電之下，忽現忽沒，這時甘鳳池等諸俠又緊緊追來，年羹堯更破雨凌烟，催馬追到，藉閃光他望見了蝴蝶兒的悽慘嬌嬌的軀體，但不過是一閃，然而他的箭早已搭在弦上，馬隨灑水向前跑，他拉飽了弓，待得天上的閃電又一動，他的箭當時就射了去，這下可射得更爲準確可中龍僧的後腰，龍僧連着蝴蝶兒一齊跌倒在雨泥裏，了因趕緊去拉龍僧，但是龍僧已經拉不起來了，他急忙親自橫起了蝴蝶兒，斯時年羹堯馬已逼近，他大吼一聲，掄刀去砍馬上的年羹堯，甘鳳池却自側以雙錘擊來，幸虧他躲得快，不然蝴蝶兒先要腦漿迸裂，蝴蝶兒現已渾身是泥，她仍尖銳的喊叫，了因却急急的說：「你喊什麼；再喊我就要把你送回娘家去了！」他一面說，一面仍然奮力與甘鳳池，廝殺，周潑此時已將那受了箭傷的龍僧的性命結果了，他得了龍僧的刀，追來殺了因，他這又病又老的人在此大雨下竟自精神百倍。連驅馬跟來的允貞，都已看出他是分外的英勇，可憐可敬，他的女兒趁空就向了因打鏢，雖未打着，可是真叫了因害怕，張雲如的劍法也極爲精熟，追住了因不放，那甘鳳池更是了因的死敵，年羹堯是又拉飽了弓，又要藉閃電的光亮，認準了了因，而躲避着蝴蝶兒去射，真是萬山齊崩，千江共湧，四面壓來，最可憐的是了因不單橫着蝴蝶兒，還能够一手揮刀，從容應付，允貞可真驚喜了，心說：「這些絕世的豪傑，都在眼前，若一齊力佐我奪位登基，誰能够敵得過？他們若傷一死半，也是我的損失，我既在這裏，豈可還任他們打，於是他就高聲喊叫：「不要打了！聽我的

……聽我說！……」他真要說出他就是貝勒允貞，但他尚未說出，那了因却又掄刀殺出了重圍，攆着蝴蝶兒向北飛奔，甘鳳池等人一齊緊追，他攆着蝴蝶兒沿江而奔，忽然看見了他的船，他就如飛一般的跳到了船上，以刀割纜，將蝴蝶兒扔向船板，喝叫他船上的人跑出船來，急速一齊擡槳，他聲喊說：「快走！快走！……」這時年羹堯又從岸上射來了一箭，當時把一個搖櫓的人就射死，跌到江裏去了，了因更喊着：「快走！快走！……」船便移動，甘鳳池扔槌，換了周壽手中的刀，同着白龍余九，跳下江來追船，周小綽也跳下水中來追，岸上的年羹堯又以箭向船來射，但船已凌破了大江的波濤，衝風冒雨，直往江心去駛，江心波浪急惡，雨大烟濛，白龍老余九，頭一個就把船抓住了船尾，本想要扒上船去，奪刀廝殺，却不料先被了因發現，一刀就將他劈死在江中，這時雨更大，雷聲幾乎將船震翻，閃光接連不斷，像是在天上起了火，了因恐怕蝴蝶兒在那裏被雨淋死，他就疾忙跑去，將蝴蝶兒抱在船裏。却不料這時甘鳳池已由波中如水怪一般的一蹿而登上了船，了因扔了蝴蝶兒又去與他廝殺，攆刀對利刃，惡虎搏雄獅，結果兩人「撲通」的一聲相扭着同落於江中，一個浪頭打來，才把他二人沖開，了因却不敢再鬥，急忙蹬水去追他的船，這時他的那船被他手下的那隻膽了五個水賊出身的船伙們，撥着，搖着，仍在往江心的深處去駛，蝴蝶兒的尖銳的呼救聲，還在那裏飄蕩着，他就浮着水急追，水淋漓的爬上了船，連頭上的油布帽子也沒有了，光着頭，大喊：「走！走！走！走！快走！……」船急進，此又想起了他的徒弟龍僧，死了，他更恨，更恨年羹堯，遂就遷怒到蝴蝶兒，他於是手提撲刀，進到船中，抓住了蝴蝶兒，這時船中有燈，照着蝴蝶兒容貌，他一看，簡直的更爲嬌媚了，連剛才跌倒時沾着的泥，也都被雨沖洗得真是一點也沒有了，真是一朵出水芙蓉，宛嬌的，鮮艷的，真是好看。蝴蝶兒見他拿着刀，兇狠狠的進來了，就睜眼問他說：「你要怎麼樣？」了因說：「都是爲你！」蝴蝶兒說：「我沒讓

你爲我，告訴你，了因和尚！衝着你今天對我這樣！差點沒把我害死，更休想叫我把你看得上眼，我還是在惦记着年羹堯，還是年羹堯好，你不配！衝你今兒把我叫雨淋了，你更不配，你不當和尚，也還不配，永遠不配！……」了因的臉色都紫了，舉起來揆刀，照定了蝴蝶兒脖根，但他真是下不去手，他恨他這隻手軟，他不由得就把揆刀扔了，蹲下了身，對着蝴蝶兒一笑，蝴蝶兒就又掄巴掌打他，他趕緊一縮脖子，不料蝴蝶兒看見了他這怪樣子，也不禁嘆喟的一笑，這笑是譏笑他，他却錯會了意，當時心花怒放，但才這麼一喜歡，忽聽船外響了個大霹靂，並且打了個極亮極亮的大閃電，他不由嚇了一大跳，身上亂打哆嗦，這半天他肆意的兇殺惡拚，也沒有打過一個哆嗦。如今可真要扒下磕頭，他想起他的師父獨臂聖尼來了，那可真許是沒死，她要來幫助甘鳳池他們，懲戒我，我真不敢，不敢，我開氣戒。但決不敢開氣戒，因爲開氣戒是出了家的人最不該的，我沒有開，我只是看了看蝴蝶兒，我只拿着蝴蝶兒跟年羹堯賭賭氣罷了！……當時，這個水中陸上騰躍如飛，掉龍鬥虎，勇猛無敵的大和尚了因，竟白發呆，面色蒼白，蝴蝶兒坐在船板上，慢慢的用纖手理髮，這時船外的雷雨愈大，船隻東倒西傾，江波滔天，夜色無邊，閃烈的火光，像要燃燒這混沌的宇宙。

第二十一章 尋仇救豔衆俠長征 射弩揚弓雙舟遇盜

此時甘鳳池因爲不能再追上這船，便已踏浪返回了南岸，那周小緋雖然會水，却因力氣單薄江浪太大，所以她沒游了多遠，便回去了。允貞，年羹堯，甘鳳池，周潯，張雲如，都仍在岸上，大雨還依然的淋，只是不見了白龍余九，允貞不由得長歎了一聲，年羹堯也悵然了一會，見甘鳳池回來了，他就

說：「們咱回去吧！」於是，甘鳳池等人在前邊走，年羹堯與允貞的兩匹馬在後面跟着，都彼此不說一句話，跟着天上的閃光行走，便又回到了莫愁湖邊，那陳家的別墅之前，這時那樓窗已閉得堅固，窗裏有明亮的燈光，一齊進內，年羹堯棄了馬而上了樓，却又不禁的吃了一驚，因為看見曹仁虎曹錦茹，父女同在這樓上，曹仁虎是根本沒有參與和了因拚鬥，自然是還在這裏，但曹錦茹却是才來到的。穿着青衣褲，不但身上都是雨水，還有血跡，坐在一把椅子上，不住的呻吟，哭泣，曹仁虎是滿面的怒氣和愁容。年羹堯一看，立時神色顯出驚異，並且那尚未平息的忿怒，質又猛烈的燃起，他就上前問說：「莫非剛才在城裏，那了因也作出什麼兇惡的事情了麼？」

曹仁虎擺手說：「你且先去更換衣裳，容我慢慢告訴你，反正了因已把惡事做過了，錦茹只是左臂受了一處刀傷，還不算重，風池的家中，也沒受什麼攪擾。」甘鳳池在旁一聽了這句話，不由立時就瞪眼問說：「什麼？」曹仁虎仍然擺手說：「你不要着急！」甘鳳池却忿然說：「怎能不着急，了因若是會到我家裏去攪鬧，我立時就得回家去看看！」曹仁虎點頭說：「你回家去看，倒是可以。」甘鳳池又提起他的雙錘來，把兩隻銅錘「鏗」的對磕了一下，震得樓板樓梯全都響動，他怒聲說：「我決與那了因誓不兩立，他坐着船逃走了，我也要去追上他！」曹仁虎說：「當然要去找他，但事情不能太急。」又嘆口氣說：「這總怪師父單臂聖尼，她老人家不該留下這個禍害，並惹咱們師兄弟，雖在同門之中學習武藝，可是並非同時，這就與別的門中的師兄弟不同，以致如今，不但不顧道義，反倒成了仇家，成這樣……」甘鳳池催着他說：「你快說！」曹仁虎遂就接着說：「今天的事，還怨年羹堯把了因看得不平了，以為他把蝴蝶兒或送回江安店，或送到這裏，也就完了，不知他却是如此的兇惡，因為想到他也許將蝴蝶兒送回江安店，所以叫錦茹在那裏等着，我們却在這裏飲酒，這就不對！……」年羹堯說：

「我是想錦茹是一個女子，她在那裏等着送去蝴蝶兒，總較為相宜。」曹仁虎說：「我原就知道我這女兒的武藝絕不能與了因相比，並且那了因既捨去了蝴蝶兒，他還能够什麼事做不出來？剛才錦茹在江安店等候蝴蝶兒，了因還帶着幾個兇惡的人就去了，那時可不知道他們是把蝴蝶兒放在那裏。他們去了，就說是要殺年羹堯，當時與年英年俊就殺鬥起來，錦茹出去也與他們交手，他們却還要將錦茹也搶去，這就幸虧錦茹會些武藝，使他們未能得手，又因店裏住着的人太多，大家一嚷嚷，才把他們嚇走，錦茹便與年英年尾隨着他們想要看他們到底將蝴蝶兒藏在那裏，以便救出，不料却見那了因帶那幾鏢人，竟往鳳池的家中去了，他們的意思當然不善，幸虧錦茹追去，在雨中與他們廝殺，年英年俊也相助，巡街的官人也去了，他們才又逃走，錦茹就在那時受了傷，由那裏，了因大概才又到這裏來，這才引起剛才那一場惡鬥。我真沒想到了因這和尚竟是這樣的兇狠，並且他手下的人恐也不少。」張雲如說：「我知道，這城裏的鐵背盞就與他勾結，那鐵背盞面雖良善，在各處經商，在此地頗有財產，其實他是綠林出身。與了因早就相識。還有一個江裏豹，也是個江湖大盜。」甘鳳池却說：「我現在就得進城回家去看看！」當時衆人也都不能攔他，就眼望着他手提雙鞭，憂鬱而又忿恨的走了。曹錦茹是負傷冒雨扒出城來的，此時確已疲憊不堪，就仍然臥在椅上呻吟，衆人在這個地方，本是借地方宴會，主人又不住在這裏，所以如今的衣服全都淋濕了，尤其周小綽還在江裏浮了半天的水，那裏有一件可換的衣裳？年羹堯就叫這裏的僕人給燒來了兩個大炭盆，大家圍着，一面烤衣，一面取暖，燈燭將盡，又都重復點上，酒也重熱了，大家飲着，窗外的雨還在下雷還在響，閃光仍然一下一下的祇窗。允貞不住看，年羹堯，年羹堯今天可以說是大大的失敗，不但沒把蝴蝶兒得回來，反倒死了白龍余九，傷了曹錦茹，這裏還傷了一個僕人，雖然他射死了龍僧，但究竟放了因走去，而沒有一點辦法。他應當是懊悔的，氣

懶的，可是他並不如此。也不以酒解愁，只是凝定着他的眼神，似乎是想了多半天，便忽然把眼光注視在允貞的臉上，又注視了良久。允貞倒是故意做出不介意的樣子，旁邊路民瞻等人都忿忿的談着：明天還要去找了囚，絕不將他放走。又說：「他一定要回仙霞嶺，聽說他在那裏還藏着幾個女人，還蓋着房子，儼然他是那裏的「王爺」了。這年時年癩癩却又囑咐張雲如說：「明天你不要管這裏的事，你幹急往北京，叫白泰官回到江南來，因為我要借重他，以剷除了囚。」路民瞻還說：「怎麼，非他不行嗎？」年癩癩却不言語，又向允貞微笑了笑，說：「黃君！你來得是很巧，你也願意同我們到仙霞嶺去走走嗎？」

允貞聽了這話，不假思索的就點頭說：「我願隨去看看，因我自己略會武藝，所以也愛看你們諸位豪傑到時各自施展武藝！」

路民瞻忽然回過頭來，說：「你不能够白去，你得到時幫助我們？」

允貞說：「那是自然，不過，我總願意留下了囚的一條性命，因他實在太勇猛了，倘若能够使他改去惡行，幫助我們，也是一個有用之才！」他的話才說完，年癩癩突就問說：「叫他幫助我們可做什麼呢？」

允貞從容的說：「幫助我們往北京去。」

年癩癩微笑着說：「我知道了！我早就看出你的來意，並早就看出你的來歷，只不知你叫我們到北京去幫助那一個稱帝登基？乾脆你就說你是那一個貝勒派遣出來的吧？」說話時，他那帶稜角的一雙眼睛，射出來兩道厲害的光芒，真彷彿比那閃電的光更亮，而更能够探到人的心。允貞却面不變色，只搖搖頭，說：「這真豈有此理？我那裏認識什麼貝勒，我也沒聽說有什麼人思圖稱帝登基！」他微微笑

笑，他的心理此時並無畏懼，只是泛愁，因為原想着倒是說出實話，可是這些個人實在不容他說真話，他知道倘說出了實話，這些人不但不能幫助他去往北京，反能立時就與他反臉，能够像剛才與了因拚鬥似的一齊來與他拚，還許更厲害，一說武藝倘若爭鬥起來，他縱不能取勝，也不致便遭這些人的殺害，不過却就與這些人成了仇，這次江南來是自辛苦了，一無所得，徒然結了許多的仇家。又想尤其年羹堯，他因我已知道了他的底細，必定不能甘休，他就許反回去幫助允異，或是別的貝勒，以便保障他，而與我作對。這樣的細一想，允貞就決定暫時還是不可說明來歷，由着他們疑惑我吧，我只好仍舊裝做個與他們一樣的人，而隨着他們往仙霞嶺走走——這時周溥斟了一大盃酒給他，他就一飲而盡。

當夜，衆人就都在這樓上住宿，次日雨雖微細了，却還沒有停止，莫愁湖上，依然瀰漫着烟霧。張雲如就先走了，他要冒雨渡江，而赴北京。周溥父女依然回城內陳舉人的家中去住，並顧來轎子，把曹錦茹也抬回去調養，曹仁虎跟着也回去了。路民瞻是氣忿忿的要往各處去找了因，允貞也與年羹堯也各自進城回店。下午雨方停止，街上的人漸漸多了，就有人說：江邊發現了一具死屍像是個和尚，這就是龍僧的屍身，業經被人發現了。由此又有說那江岸，前幾天還停泊着一隻大船，上面是有兩個和尚，這就是今天，那隻船已看不見了。又有人說城裏有名的鐵背蠶，這兩天就常往那船上去，今天，鐵背蠶也離開家了，據他家裏人傳出消息，說是他往仙霞嶺進香去了，可不知道這話是真是假。更有人在竊竊的談論着艷春樓的妓女蝴蝶兒失蹤之事，並談到江安店住的年二老爺。尤以，今天甘鳳池氣忿忿的在街上走了一天，彷彿找對頭似的。他向人就打聽和尚，問看見了一個像貌兇惡而又胖大的和尚沒有？因此惹得衙門的班頭都對他留上心了。尤其是聚英樓的那些顧客，亂紛紛的談得最爲「起勁」這些話，都由入聽去了，轉報到年羹堯的耳裏，年羹堯就更覺着在這裏不能再待了，所以這一天沒再得到關於了因的消息，

他就斷定那兇僧，確實是乘船逃走了，不然他絕不能不露面，而且他一定挾着蝴蝶兒回往仙霞嶺了。因此，年羹堯就愈加緊的催着衆俠，同他去追趕了因僧，齊往仙霞嶺。衆俠因爲出於義憤，決不能容門中有這樣的敗類出現，甘鳳池尤其的氣忿，曹仁虎也願意爲女兒報仇，更兼他們都願重往仙霞嶺去看，並思展拜獨臂聖尼慈慧老佛之墓，所以都願即日動身。並商定由年羹堯加顧兩名女傭，去服侍甘鳳池的母親，由年英年俊兩名健僕去保護。曹錦茹是還在陳舉人的家中養傷，傷癒之後，叫她暫歸她的婆家。周小緋跟那個小常隨是往石門去投呂四娘，並帶去了年羹堯的一封信，那小常隨是又去給允貞磕了頭。方才分別的，最難辦的只有秦飛，他的臉其實還沒消腫，他又明知道，跟着這幾個「豪傑」「俠客」去往什麼嶺，絕不會有好事，一定揭麻煩，而且圖的是什麼呀？人家都並不對「爺」怎樣尊重，「爺」可偏還要跟着人家，允貞本也不想帶他同往，想要叫他搬到江安店與年羹堯的那老僕住在一起，去看守着年羹堯的那些行李。但是秦飛却想：我爲什麼要替他看行李呢？我也不是「無名之輩」，我又不像那小常隨，既發了財，又有了媳婦，他索性離開了「爺」，過好日子去了。我這次跟「爺」出來，却是什麼也沒落着，差一點還把「貼己」賠了出去，我不想得利，還不想得名嗎？不然，倘若「寸功皆無」，將來回到北京，也不能蒙「爺」重用，永遠的把我當作一個飯桶。不行。扎掙着，我也得跟着走，何況我是被了因打的，我也得去，找找那和尚，我又跟蝴蝶兒有過交情，歸根說，她還是我給帶出來的呢。我們兩又一塊買過布。她現在身受大難，我若不隨身去救，她將來一定向我說：「好嗎！秦大哥！你可是真狠心呀？……」於是他九條腿秦飛就兩腿跳起，說：「好！我也跟着爺去！」他預備好了他的單刀，允貞並叫他到街上，出名的兵刃舖子裏，買了一口青鋒寶劍。

他們一共是九個人，年羹堯，曹仁虎，周濤，路民瞻，甘鳳池，允貞，秦飛，還有年豪，年傑，兩

名健僕，一律騎着馬，於這天的次日，雨尚未霽，就離開了金陵，向南，出了秣陵關，過溧陽，宜興，走進浙江省界，這天來到崇德地面，忽然間除了允貞，秦飛，他們齊都下了馬，尤使允貞感覺着驚異的是這些人，一齊東向叩首，年羹堯雖未跪拜，却也向東肅然的打了三躬，那曹仁虎等人莫不恭謹，而且現出悲痛，但，拜完了又一齊上馬向南走去，允貞就向他們詢問，他們都不肯說，只是曹仁虎告訴了他，原來那個地方往東不遠，就是名儒呂留良，晚村先生之墓，因為崇拜他生前的爲人，所以才一齊望墓行禮，允貞由此又想起昔日在法輪寺裏，見曹仁虎看過的一本書，名曰「維止錄」，那就是呂留良手著的，允貞也漸漸的明白了，那呂留良，必定是一位前明的遺民而且是思復明室的志士，雖已死了，可是還受這些人的思念，這些人都思念他還不要緊，只是年羹堯，也竟如此，這實在使允貞的心中不勝的嫉恨，而表而上，依然做出並不關心，也不細問的樣子。

到了杭州，見年羹堯在這裏雖沒有什麼熟人，只是曹仁虎，他在西湖畔有一家故舊，也是官宦之家，他們便將馬匹，全都寄存在那裏，而改乘官船，逆江流而南去。

乘的是兩隻船，前面船上是周壽，甘鳳池，路民瞻，後面的船上是允貞，年羹堯，曹仁虎，秦飛算是僕從，自然跟着他的主人。那曹仁虎，也許因爲年紀太老了，又因他也是做過幾年官的，他是特別的謹慎而且過慮，他說：「我們現在是去找了因拚命，他也不是個胡塗人，如何能猜想不到？他必定要多方的防備，江裏豹，鐵背鼉，那兩個人都跟他一塊走了，可知必是幫助他去了！」年羹堯微笑着說：「那兩個都是無名之人，算得什麼？」曹仁虎搖頭說：「可不然，他們無名，不過是在咱們這些人的耳邊無名，其實他們在江湖道上，綠林叢中之名，實在都比咱們大得多，江裏豹能够呼嘯水旱兩路的盜賊，鐵背鼉不但有錢，還到處都有他的夥計，我早就聽說過，他們並不好惹，這江的兩岸，此時恐怕，

就有他們的埋伏。」年羹堯笑着搖頭說：「那裏，那裏，我是才從這條道上走來的，夜晚行舟也不要緊，絕無半個盜賊，祇別看京城的衆貝勒，現在鬧得亂嘈嘈，天下却正在太平無事！」說着請看了允貞一眼，允貞也沒有言語。年羹堯是絕不信曹仁虎的話走過了一個小碼頭，他特意命停了一停，叫年羹堯上岸備辦魚肉菜蔬，並買來了一罇好酒，他約定今晚要與同行的衆俠，共賞明月。

實其，這時天色還不過正午，富春江的江水澄清如美人的眼波，兩岸俊秀的遠山，又如女子的鬢髮，這真是好風景，只可惜天氣太熱，都不願意走出船艙觀覽，雖敞着船窗，可是那風景是一塊一塊的，不能窺得全幅，允貞對此，並不細看，他的心裏好像覺得這些山川，反正將來都是他手中的東西。曹仁虎是不願得觀看風景，却專注意兩岸上，和往來的船隻上，有沒有形跡可疑的人。年羹堯却在後艙午睡，在睡夢中還令健僕年傑爲他扇着扇子，他在夢中長吁着發恨，也許夢見蝴蝶兒了。醒來時，天已傍晚，彩霞遮空，印於江面，真美麗，好像蝴蝶的翅子，又像蝴蝶兒——那美貌佳人的芳頰。年羹堯惆悵，悶抑，百般無聊，到晚間，菜已備齊，天又不作美，彩霞變爲烏雲，遮住了明月。他不由得氣了，真彷彿找個小事就想殺人，但因有允貞在旁，他不得不做出有涵養氣度的樣子。

他總想要勝過允貞，雖然，在他的猜測之中，允貞不過是北京那些貝勒之中。某一只勒府中的門客，至多了他是一個閒散的官員，沒什麼了不得的，然而，他就有一種氣派，這氣派也不是官派，說他是巨商，也不像，他就彷彿是十分尊嚴，這不是可以摹仿的，因此在年羹堯心裏，總有一些驚疑，而時時表露出來快快不快。

允貞處在他們的羣裏算是一個客，又算是一個旁觀者，是想看他們到底怎樣去鬥了因，去救蝴蝶兒。年羹堯叫他跟着，他就爲的是讓他看看。因爲在金陵遭了因的愚弄侮辱，心愛的蝴蝶兒眼看見了却

不能奪回，實在是顏面上太難看的事，真叫允貞笑話，現在，就是爲一雪此恥。

艙裏點上了燈，允貞與曹仁虎對面坐着飲酒談話，年羹堯却心事萬端的走出了船艙，仰天看着烏雲，把月遮得一點也沒有，又彷彿要下雨似的，天空上有白的東西悠悠的飛過，大概是失巢的水鳥。江風清爽，而送來岸上草木的香氣，岸上有人家，燈火，都是十分恬靜的。前面行的那隻船，只有一盞燈，甘鳳池等人多半都已酣睡了。靜靜的，江山如在夢裏，回想那兩天在豔春樓中更像是一場夢，如今美人無蹤，了因那兇惡的和尙，真是可恨。

他在船頭徘徊了半天，恨這兩隻船都走得太慢，簡直還不如人拿着腿走呢，尤其前面那隻船，越走越歪斜，好像要靠岸停泊似的。他不由得而歎氣，心說：甘鳳池等人武藝是好，心也忠，只是辦事顛，這樣還能圖什麼大事，於是他就向前面的船高聲叫着說：「鳳池！鳳池！甘兄弟！」一連叫了好幾聲，前面也沒人聽見，周潯，路民瞻也都不答應。算是九條腿秦飛由艙裏躡出來了，他幫着喊，也許他是向年羹堯獻殷勤，不然就是爲賣弄他的嗓子，他的嗓子還真不錯，只嚷嚷了一聲：「喂！喂！前邊的是向年羹堯獻殷勤呀！」前邊船上的兩個搖櫓的人，就齊都回首向這裏來問：「什麼事呀？……」年羹堯使着氣說：「快些走！」前邊的船夫也不知好歹，叨嚮着說：「甚麼還得快走，天都什麼時候啦，還不許我地方泊住，這個買賣，真得才叫倒了楣了呢！」年羹堯吩咐秦飛說：「過去打他！催他快駛船！」秦飛暗中一撇嘴，心說：你別支使我呀！我不是伺候你的呀？……他可笑一笑說：「年二爺不用跟他們生氣，叫他們快一點撥船就得了，天可也實在不早了！」年羹堯搖頭說：「不行！今天要叫他們走一夜，絕不准停，多出錢可以，明天只許船上多顧人，却絕不准歇，務須在三天之內趕到仙霞嶺，快……」他正要喊叫他的健僕，前往那船上打船快，催着快走。然而這時忽聽颯颯……秦飛喊聲：「嗷！不

好！是弩箭！」趕緊躲進船裏去了，船裏的允貞與曹仁虎，也全都驚訝。待了一會，年羹堯才回到船裏，他一點也沒受傷，手裏倒接了一大把，約有七八枝的，半尺多長，尖鋒銳利的弩箭，他微微的微笑着，却叫年豪取來他的弓矢，此時秦飛已趕緊閉上了窗戶，曹仁虎急攔阻說：「外面既有人使用暗器，藥堯，你就不要再出船了！」允貞也說：「外面天黑，弩箭實在不易提防！」年豪與年傑兩人是着急，可不敢勸阻，年羹堯却手提弓箭就出了船，那邊那隻船上的甘鳳池已經出來了，大喊着問說：「什麼事？」而東岸上有幾個賊人的黑影還在跑着追着船，望準了年羹堯，兩三隻弩弓同時往這裏來射，一枝接連着一枝。年羹堯一面用手中的長弓撥箭，紛紛的，不是掉在船上，就是落在江裏了。岸上那幾個賊，大概把弩箭全都射完了，不再追船，反倒一齊回身逃去。這裏，年羹堯却拉飽了弓，「鸚鵡」兩枝長箭射去，那邊岸上便發出「噯喲！媽喲！痛死我了！」聲音並不一樣，可知被射中的至少有兩個人。甘鳳池手舉雙鞭要往岸上去追打，年豪，年傑，也全提着刀出來了，允貞也到了年羹堯的身旁。年羹堯却「嘿嘿」的笑着，吩咐兩船上的人照舊催船快走，不要管岸上，他說：「這不過是鷄鳴狗盜而已！」

回到船中，年羹堯又飲起酒來，只是，傲氣雖增，但仍沒有蝴蝶兒在身畔，他依然是十分的抑鬱寡歡，並且不由得又發出了一聲長歎。

曹仁虎說：「這必是什麼江裏豹，鐵背蟲，向你行使的暗算手段，絕不是了因，他只是兇狠，倒還不致這樣險惡。」

年羹堯冷冷笑着，說：「若是了因，我早就叫船停住了，但……」他的話沒說完，突然又吩咐年豪出船，令兩隻船慢走，不要再快了。曹仁虎詫異的問說：「這又是爲什麼？」年羹堯：「我願了因的本

人再來，那時，殺完了他之後再往仙霞嶺。到了嶺上也不過掃一掃獨臂老尼之墓，也就完了！」旁邊秦飛忽然多嘴說：「據我想，這岸上既有他們的人，那了因和尚大概也離此不遠，說不定蝴蝶兒也在這兒了。」他這話，却操醒了年羹堯，當時年羹堯就沉思了一下，遂又命年傑出船，去吩咐兩隻船到前面停泊。

第二十二章 楓葉鎮偶逢釵裙俠 仙霞嶺尋鬥了因僧

少時，兩隻船停泊在前面的一个小碼頭之旁，岸上有稀稀的的燈火，隱隱的入家，是一處小市鎮。年羹堯坐在船裏，命人把兩隻船上的「頭兒」全都叫來，他在燈下依然審視着他得來的那幾枝鈎箭，就問：「這附近有強盜沒有？」船夫頭兒是一老一少，那老的說：「我在這江上駛船有三十多年了，根本就沒遇見過一個強盜。現在若有強盜，那也是由別處跟着你們來的，大概不是你們在旁處得罪了人，就是因為你們幾位帶着的銀子太多，被人眼上了。這個買賣，我們也不願做了，現在你們就都到岸上找店去吧，我們怕惹禍，你們給多少錢，我們也不幹了！」秦飛說：「這是爲什麼呀？別這樣啊！得講點面子呀！」年羹堯却將面容一沈，拾眼瞪着這兩個船夫頭兒，說：「我們是要上仙霞嶺去辦事，才雇你們的船，船錢已經給了一半了。走到這裏，你們忽又不幹了。你們可曉得，這是不行的！」年輕的船夫頭兒却是氣盛，說：「老爺！我們知道你們有勢力，你們都不是好惹的，可是也得講理呀！仙霞嶺的了因和尚來了，他也得講理呀！」這時甘鳳池也到這船裏來了，聽了這話，他當時就將這船夫頭兒抓住，說：「原來你認識了因？你們一定是一夥，剛才由岸上往船上射箭，就必定是你們的人。」周濤

也來了，也很忿怒，說：「叫他說實話。」路民瞻也闖進輪來，一手揪住一個，說：「你們一定與那射弩箭的強盜有關係，若不說出他們的窩處，我當時可就將你們扔到江裏！」這兩個船夫頭兒却都一點也不怕，說：「你們這裏不講理，才是強盜哩！告訴你們，這可不是不講理的地方，岸上就是楓葉鎮，那裏住着朱二爺，他可是專打不平。了因和尚在前幾個月要在這裏鬧事，都被他給幾句話就嚇走了！」當時大家聽了這話一齊顯露出來驚異，年蕩寮叫路民瞻把這兩入放開，就平和一點的問說：「你們細說，朱二爺叫什麼名字？在這裏是幹什麼的？了因為什麼怕他？」老船夫頭兒喘了喘氣。他先說：「了因和尚就是仙霞嶺上的，他不守清規，你們現在要往仙霞嶺，我也明白，你們一定是跟他交朋友去，因為我看你們都是厲害人，跟他一樣……」年蕩寮說：「不要多說這些廢話，快說這裏住的那姓朱的！」這老船夫頭兒說：「朱二爺人家可不會武，是設開綢緞店的，平時好行善，今年二月間，娶的兒媳婦……」路民瞻瞪眼說：「說這些話幹什麼？快說了因為什麼要怕他？」老船夫頭兒仍然慢慢的說：「了因和尚不守清規，在仙霞嶺胡鬧，常搶良家的婦女，我們這裏的人都知道。三月間他從這兒過，在岸上的楓葉鎮，他知道朱二爺綢緞店，後院裏整天整晚的有媳婦姑娘們在那裏織綢緞，他就去了，要挑選好看的搶走一兩個，不想他沒有搶成，反倒趕快的跑了，聽說嚇得什麼似的。他還向人說，再也不敢來了！」了因真問說：「這是爲什麼？」老船夫頭兒說：「當晚的情形沒人知道，不過那大和尚慌慌張張的。離開這裏的時候，有人看見了。後來有人問朱二爺，那朱二爺說：「他也沒跟了因打，只說了幾句話，了因就跑了。因此我們都知道朱二爺是有本事的，平常是：真人不露像，有本事藏着不用，到時候顯出一兩手兒，當時就把個了因，誰不怕他呀？他會嚇得屁滾尿流。」了因真興奮起來，說：「這可是一位豪傑，想必是出名的俠客，我們應當拜訪拜訪他去！」周濤，曹仁虎，路民瞻，齊都詫異，說：「爲什麼不知

道此人？也沒聽人說過？」甘鳳池說：「我到岸上去找找他，說不定他原跟了因是朋友，這人大概跟鐵背熊一樣，了因現在就許在他那裏！」年羹堯却擺手，不叫旁人說話，他靜心沈思了一下，便微微的冷笑，說：「我看其中必是另有緣故，現在既是停泊在這裏，倒不妨到岸上去看看，不過不要去得人太多。」周濤，等人都不信那姓朱的真是什麼了不得的人，所以都不願去。甘鳳池是要到那姓朱的家裏去捉了因，所以他不但去，還帶上他的鏢。尤貞是先出了艙，還叫秦飛跟他去。秦飛却又皺眉，心說：我們這爺在北京就專幹這事，只要聽說了個人，不管是真俠假俠，當時就去訪。如今已經訪出這麼些個俠來了。大蝦（俠）小蝦（俠）連旁蟹都快訪出來了，又要去訪什麼朱？這一定是上了船夫頭兒的當，說不定到了岸上就得遇着弩箭，他怕弩箭，他又怕天黑，他可又不能不跟着；年羹堯也只帶了年豪，年傑，就一同出了艙，搭跳板上岸，叫那老船夫頭兒領着路，踏着由雲縫透出照在地面的微微月色，就往東去。老船夫頭兒還說：「你們見了朱二爺，說話總得講理，他們要問我他有什麼事，你們就說是想買綢緞，要不然他可不能見你們。還有，別往人家後院去走，那後院有不少的媳婦姑娘織綢緞，打夜工，那都是這市鎮上的良家婦女，你們可不能不規矩！」年羹堯說：「不用你囑咐！」秦飛幻想着：「莫非蝴蝶兒也在這兒織上綢緞啦？」他不由得就說出來了。尤貞說：「我們只訪一訪那姓朱的，或者買他幾疋綢緞，決不到他織作的那院裏。」年羹堯却微笑說：「我倒是非去看看不可！」少時走走了市鎮，這楓葉鎮，統共不過百十來戶人家，有很窄很短的一條街，兩旁的舖戶都已經關上了門。走到這條街的東盡頭，老船夫頭兒才說：「到了。」遂就上前去敲門板。年羹堯一看，這裏是門面兩間，由門縫透出燈光。後面是院落。有「軋軋」的木機聲，還有「嘈嘈」的接連不斷的梭子響。

老船夫頭兒隔着門縫向裏說了幾句話，他說是：「現在有幾位客，是來買綢緞……」等得門開了，

他才指着年羹堯，允貞等人，說：「他們還要見見朱二爺在家了嗎？」開門的也是一個老頭兒，像是寫賬的先生，回答說：「在後院了！」年羹堯領頭，闖進了柵欄，向後院就走！老船夫頭兒嚷着說：「別怔進去呀！」他只得允貞，秦飛兩人攔住了。甘鳳池是拿着雙錘站在門首。年羹堯却大踏步的帶着兩個健僕走進去了，老船夫頭兒也進了進去。這裏允貞非常的心急，只得站在這裏。秦飛想着裏院不定有多少媳婦姑娘在那裏做夜工，本想也去看看，可是不敢。

年羹堯進去了半天，便叫年豪年傑二人先出來，而又叫甘鳳池進去，並叫他先放下錘，允貞覺着這件事情奇怪，但年羹堯的這兩個健僕却都攔住他跟秦飛，允貞不由得氣了，並且七分的疑惑，但他還鎮定着，忍耐着，反正今天得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。甘鳳池走到裏院又有半天，手與年羹堯一同出來，這兩個人的面色全都顯出十分的肅穆，可以說恭恭謹謹的，就彷彿是官員散了朝的那種樣子，也沒有人送出來。只有那老船夫頭兒跟隨着走出，他笑着說：「見了面一說，都是自家人，那還有什麼說的呢？就是不給錢，我們這兩隻船也得把你們送了去。」允貞更覺驚異，趕緊問說：「見着了那個人沒有？」年羹堯却不言語，只微笑了笑，這種笑是表示着他的欣喜，他先走出，並向那管賬的先生道驛：「打攪！打攪！」遂就走了。衆人都跟着他，秦飛可有點不服氣，心說：這是怎麼回事呀？跟着他來了一趟，結果誰也沒見着，他們到底見着誰了，也連一句話都不肯說，未免太小瞧人啦！難道俠客豪傑就那是這麼架子大嗎？我們的爺真是自討沒趣！而這時允貞却依然一句話也不多問，只是跟着走。但年羹堯與甘鳳池全都走得很快，把他們就落在後頭了。秦飛拉着他爺的衣襟，說：「咱們還跟着他們走嗎？這羣東西都不通人性，他們都看不起爺跟我！」允貞攤手說：「你不用管！」當時允貞就還很高興的跟着他們，及至上了船，就見年羹堯，甘鳳池就進到艙裏跟他們那些人把剛才所見之事全都說完了，允貞只見

個個人全都喜歡，並且都是異常的歡喜，秦飛忍不住問說：「是怎麼回事呀；剛才到底見了誰啦？那朱二爺莫非是一個大俠客？」却沒有人理他。年羹堯當時就命僕人快去重新做茶換酒，連蠟燭都換新的點上，把艙裏又都收拾乾淨，好像準備着迎接什麼貴客。尤貞只是看着他們，却一句也不問。待了一會，只見曹仁虎走過來，向他笑着說：「再待一會，有一位朋友要來到這船上，我們都是相識的人，還有許多的話，彼此要談商。只是黃四兄，你却是個外人，見了有些不方便。所以務請你到前面船上略坐片時，迴避迴避，諒你也不能見怪！」尤貞還沒有答言，秦飛實在忍不住了，說：「咱們雖是後交的朋友，可是既一同去辦事，也都是自己人啦。你們的朋友，也就是我們的朋友。大家見見面，又有什麼不方便呀？」旁邊路民瞻聽了他這話，當時就瞪起了眼，彷彿要過來打他的樣子。尤貞到微笑着點頭，說：「既是不方便，我們理應迴避迴避。」說着，帶着秦飛出了這船，就往前面那隻船上去了。秦飛氣得可真肚腸子痛，他上了這船，就往船板上一坐，心裏說：爺真不行，以他一個鳳子龍孫說出真實的來歷，當時就得把那些人都得嚇得跪倒，他可是偏要瞞着，以致受這些骯髒氣。然而，尤貞却一句怨言也沒有，他也不推諉，只站在這船上向着岸上，向着那後邊的船去望。那隻船，不獨艙裏的燭光通明，船頭也點起兩隻很亮的大燈籠。年羹堯，周漪，曹仁虎，路民瞻，甘鳳池，五個人這時都更換了新衣，在船頭恭恭敬敬的站立着，就像是接迎皇上似的。尤貞不由得心驚，暗想：岸上的那個人姓朱，莫非是明室的後代子孫嗎？正在猜疑，就見岸上有人來了，來的只是一個人，走路還輕飄飄的——藉着朦朧的月光一看，來的人原是一個女子。尤貞就越發的驚異了，秦飛也立時站起來了，直着兩眼向那邊去看，只見，除了年羹堯，周漪二人，其餘的人全到岸上去接迎，這女子珊珊的走近。他們互相的恭恭敬敬的見禮，見的倒都是平輩的禮。女子走上船來，燈光照得她更爲清楚，就見她是一個細高身材的，腰肢十

分的嫵娜，穿的是淺綠色的綢子衣裳，却是很長，好像是古妝，頭上梳着的頭，是梳在前面，所以看不出她是個「媳婦」，還是處女。但她的年紀不過二十，長得眉清目秀，美麗而又端正，尤有一種凜然不可侵犯之氣，這是一種俠氣。她對待年羹堯也很恭謹，好像見了長輩一樣，年羹堯對她也很恭敬，他們就都進到那艙裏去了。這裏，秦飛就想到那船上去偷着看看，允貞趕緊把他攔住，說：「不可以！來的這女子絕不是平常的人，你若去了，被他們殺死，我也不能救你！」秦飛嚇得兩條腿不住的哆嗦，心說：怎麼？難道是又出來一個女俠客嗎？早先我的江湖可都白闖了。沒想到天下還竟有這樣的人，這女子可比蝴蝶兒又漂亮得多了！允貞此時是一言不發，只呆呆的站立，仰望着天際的烏雲，及那被遮蔽的月光，心中十分的惆悵。又見後邊船上的艙裏，雖有許多人，却沒有一點談話的聲音，他對於那女子十分的懷疑，但又感覺到一種深刻的驚懼，覺着自己此番出外訪俠，可謂如願已償，所差的就是跟他們說開了，叫他們不但不提那些志復大明之事，還幫助自己北返，而爭奪帝位。遇見了年羹堯，他能够使衆俠聽命，本來就很棘手了，不意現今又出了這麼一個女子，看這女子的名望似乎比他們都高，而本領也比他們全大。

暗暗的着急，歎氣，待了半天，那女子便走了。年羹堯等人又都往岸上去送。秦飛又直了眼啦，在燈中一瞥之下，他看見這女子簡直賽過天仙，上了岸就嫵娜的走去，真飄洒，簡直是月裏的嫦娥，而允貞也一直看到那女子往東回往了楓葉鎮，直到影子一點也看不見了，他才暗暗的歎了一口氣，覺着要想使羣俠拜服，盡皆收爲己用，大概非得先制服了這個女子不可，然而，難啊！

65
年羹堯等人依然都回往那艙中，曹仁虎却到這船上來了，見了允貞，不住的拱手道歉。允貞就問說：「剛才來的就是那朱二爺嗎？」曹仁虎搖頭說：「不是！這岸上的朱二爺不過是一位隱士，年紀已

很老了，他是大明的後裔。」尤貞一聽這話，雖然不出所料，可是畢竟感覺着吃驚，曹仁虎又說：「那朱二爺兩世在此以織綢爲業，他的後院雇着許多女子，日夜在織綢子販賣，他的女兒，媳婦，也在裏邊織綢子，都很勤儉。他一共有三個兒子，都娶了媳婦，三兒媳是今年才娶的，乃石門趙家的姑娘……」尤貞問說：「剛才來的那就是他的三兒媳嗎？」曹仁虎又搖頭，說：「不是！他們一家老少男女，還沒有一個會武藝的，但是他那三兒媳，娘家有位表妹，也到了他們家中去住，爲的就是也來織綢子學勤儉，這就是剛才來的那女俠。那非別人，就是我會跟你說過的：「女中更有女丈夫！」就是她，她的名字叫呂四娘！」

尤貞立時神色改變，問說：「她也是你們的師兄妹嗎？」曹仁虎點點頭，又說：「我們師兄妹學藝並非同時，我同她也只見過一面，但我知道，她的武藝比我們高強得多，江湖人說第一人是了因，第二人便是她，因爲她是獨臂聖尼，慈悲老佛最得意的弟子，也是只有這一個女弟子。她是當代著名的女俠，可是她頗爲規矩，你看她現在住在親戚的家裏織綢子，就可想見她的爲人是多麼規矩了，今天若不是遇見年羹堯，我們又都在這裏，她是絕不出來見人的！」尤貞問：「年羹堯並非你們同門，怎麼也竟認識她？」曹仁虎說：「年羹堯在未中進士尙沒有作官的時候，他已行走江湖數載，到處行俠尙義，專打豪強，神箭是百發百中。他的名聲曾震於江湖，我們與他都是在那時就相識的。况又因呂四娘的祖父呂老先生，不但是一位名士，素通程朱之學，兼喜醫道，自大明亡了，他老人家就削髮爲僧，與願肯堂老先生是最爲友善，那顧老先生又是年羹堯的恩師，算來羹堯是呂老先生的晚生，又是四娘的叔父了。並且年羹堯對於呂家曾有過一點恩惠，那就是呂老先生一生清貧，不治生產，他死在廟裏，不但廟中無人爲他治喪，家中也連信還都不知，那時恰巧年羹堯邀遊至該處，由他慨慷出資，將呂老先生備棺盛

做，並親自送靈至呂家，眼看着將呂老先生安葬了，還奉送了許多銀兩給呂家，使呂家後人得以讀書，並勸呂家的人應守祖訓，保持高潔的門風，那時四娘的年齡尚幼，後來四娘才遇了瑪齊聖尼，學習了武藝，說來也是因為受了龔堯的一點啓迪。龔堯後來知道四娘藝已學成，他就十分歡喜，他雖驕傲，但對四娘却最爲佩服，剛才他到岸上去訪那朱二爺，無意中却見着了四娘，才知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，所謂朱二爺是位高人，能够嚇走了因僧，原來就是四娘把了因嚇走的，請想那次了因路過此地，聽說朱二爺的家裏有許多的婦女在織綢子，他懷着不良之心去的，但到那裏一看却有呂四娘，他就是不嚇走，也得羞走呀。四娘又不願叫人曉得她會武藝，所以就以訛傳訛人倒都以為朱二爺是位俠客了。」允貞說：「那麼她對於了因如何？你們現今去找了因拚命，她不覺着是不該嗎？」曹仁虎說：「她也素懼了因的惡行，決定與我們一同前往仙霞嶺，去制服了因。以爲世間除害，爲門中雪恥。現在她暫時回去，訂的是三天以後與我們在仙霞嶺下見面，不過她還想不傷了因的性命，只勸他改悔前非就是。」允貞說：「這對！」笑笑又說：「仁虎兄，這話我只能對你說，因爲你的胸襟比他們曠達，這次我出來得遇你們諸位，實是不虛此生，我想到仙霞嶺上，勸得了因僧改過向善，連呂四娘，我們全都前往北京，英雄終不可久淪於江湖，到京都去展一展奇才，遂一登壯志，那才不愧是你們這些人物！」曹仁虎想了一想，說：「這事，容我慢慢和龔堯商量，他若定了主意，大家必能聽從。不過了因他的惡性太深，恐怕不是能够感化的。呂四娘剛才聽說周潯的女兒和你那小常隨，都到石門找她去了，所以她想仙霞嶺辦完事情之後，就要回石門，她的鄉里去了。她是性好清靜，不慕榮華的一個奇女子，至今她沒有夫婿，她平常仍作明代女子的打架，所以也不常見人，但如有什麼不平之事，被她聽見，她就深夜前往助人，救困。要請她上北京，她多半是不去的。總之，不是因她是我的師妹我誇她，她這樣的人論才學，古之

蔡文姬，謝道韞也不及她。論武藝她能超過紅綠，弄隱娘以上。她又明禮知義，對人謙和你那小常隨真有福，他不但得了個佳偶——周小緋也可稱爲一個俠女。——且得到這樣的明師良友，幾年之後，你如再見着你那小常隨，他一定也是文武全才了！」允貞聽了，默然不語。當時曹仁虎仍請他回到那後邊的船上，年羹堯面帶喜悅，見了他，却關於呂四娘的事一字也不提。

當晚，兩隻船停泊在這裏，江風雲月，除了甘鳳池手提雙鐮，在夜裏還防範着賊人之外，一切都很安靖，就度過了要一宵。

次日，天色微明年羹堯就下了話，催着兩隻船上的船夫，即刻開船。各船夫們知道這些客人都認識那位朱二爺，而且他們不知道呂四娘是誰，只曉得是朱二爺的眷屬，都已經來過了，他們的交情還不算深厚嗎？因此，衝着這個面子，大家不能不努些力。年羹堯又說船若快點到了衛州，就每隻船加賞十兩銀子，這個賞額懸得也不算小，當時衆船夫就掌舵的掌舵，搖櫓的搖櫓，一齊手脚不停，兩船雖是逆流而上，却都是飛快。天氣是很炎熱的，但一陣陣的江風吹來，又很涼爽。允貞因爲在艙裏坐着太無意思，因爲他只能跟曹仁虎一人談話，跟別人談起來全都格格不入，而且年羹堯的態度驕傲，更令他不能接近，他只戴着草笠，常站在船頭上，因那甘鳳池也在前邊的船頭，幫助搖櫓，他的大力，使那隻船進得更快，允貞就對這人更是欽佩，喜愛，以爲像這樣的英雄，而能受年羹堯的役使，實在是令人不解。

路民瞻跟周潯還時常出艙，向岸上張望，大概還是注意岸上有無行跡可疑的人。允貞也想着那錢背囊，江裏豹等人，一定也在暗暗的跟着了，可是直到晚上，並沒有什麼事情發生。夜間，船夫換着班，使船不停的前進，今晚月光澄潔，江風清明，年羹堯置酒船頭，與周潯，曹仁虎共飲，允貞也風不上，

他就回到艙裏去休息，秦飛又生了半天的氣。

行了兩日夜，船抵衢州，這才一同捨舟而登岸，他們有的是步行，有的坐獨輪車，年羹堯却坐的是小轎，尤貞也雇了一頂轎子，就向東南去走。在路上，大家都只顧趕路，很少交談，晚間是找村落人家寄宿，知是又行了兩天，便來到了仙霞嶺。

這道峻嶺，橫隔在浙閩兩省的中間，主峯是在江山縣界，上面還有霞嶺關，是一座要隘，也是一條繁華的大道。而他們所來的這一段嶺，却十分的冷落，幽僻，山勢也特別的高，上面滿生着蒼翠的樹林，橫飄着一片一片的浮雲，在這裏，彷彿連日頭也看不見，更沒看見什麼村舍，人烟。秦飛不由得有點發毛了，心說：倘若在這個地方，他們不收拾了因，而倒將我的爺跟我收拾了，那可怎麼辦呀！因此他不住的腿軟，但見他的「爺」恍若無事，只是那一口寶劍永不離身。

來到此處，年羹堯命他的僕人年泰，自行李中取出錢來，把所有的小車，小轎，全都打發了。他們只用步行，由甘鳳池手提雙鐮在前面領路，順着山徑，越走越往上，越覺着山路陡斜。秦飛簡直有點走不動了，只喘氣，他又怕遇着老虎。只見別人都都精神十足，不用說他的「爺」還走走平道兒似的，一點也不顯着累。年羹堯也威風凜凜的，還像是個大老爺，並不慌忙，也不疲倦。連曹仁虎那老頭子，周潯那癆病鬼，敢則也很能够爬山。而且這座山嶺，好像他們的熟路，路民膽來到這裏更逞能，他早把寶劍亮出來了，提劍向上飛跑，好像是個猴子，但還是趕不上甘鳳池。甘鳳池手提着兩把銅鐮，已經够沈重的了，他還在最前走得極快，山風吹得他那連髮辮子直往後飄，倒好像翅膀似的。他們上山的時候就已經不早了，如今已夕陽西落，林木全黑，雲氣濃而且發濕，鳥鳴之聲已俱停止。又拐過了一個山環，甘鳳池忽高喊着說：「到了！」他這喊聲，藉着山音，更是宏亮，把秦飛嚇得直哆嗦。但見前面忽然現

出燈光愈走愈往近，再一細看，原來是一戶人家，三兩間草房，還有竹編的圍牆，門已開了，有人提著紙燈籠出來，出來的是兩個人，尤貞這時先覺得奇異，因為見這男子倒還像是個嶺上的居民，年紀也有五十多了，提著燈籠，燈光照着另一人，古裝長袖，嫵娜多姿，原來正是呂四娘，——不知她怎麼倒先來了。

當下，尤貞，秦飛，隨着他們這些人，一同進了茅舍。就見屋中的東西非常簡單，除了竹榻和一些燒飯的用具之外，只是兩桿獵叉，和弓矢之屬，竹壁上還掛着幾張，獸皮，真有一張皮是金錢豹，眼睛還在瞪着。秦飛就更是害怕，心說：「這嶺上原來什麼猛獸都有，我可絕不往上走啦！我倒是不怕了，我最怕的是老虎。」

第二十三章 霧滿懸崖羣俠展技 誓盟折箭衆虎騰歡

屋裏點着燈，很低暗的，還有氣味，燃燒的大概就是野獸的油。周潯給這裏的主人，向年龜堯介紹，可並沒理尤貞，然而尤貞已聽明白了，這裏的主人姓許，他們叫他許阿叔，他有一個雄糾糾的兒子，名叫許大立，這父子全都是嶺上的獵戶，嶺上柳陰寺的情形，以及了因僧的事情，他們全都知道了，許阿叔還有老妻又有個兒媳，現在正爲他們這些人燒飯，呂四娘是昨天就來了。她也挽袖操做，跟那婆媳像一家人似的。

許阿叔非常怕了因，他說：「要不是獨臂老師太，活着的時候就常照應我，我初見了因的時候，他還很規矩，沒有這一點老面子，我早就不在這裏住了。了因簡直成了魔王，就我眼見的他已搶到嶺上三個

女子了……」周潯問說：「他回到嶺上來了嗎？」許阿叔說：「前天他就回來了，帶着二十多個都是鬼眉惡眼的人，拿着棍，來到我這裏借去了一張竹床，倒放着，當做小轎用，我出去一看，原來他們是抬着一個年輕的婦人……」年羹堯此刻非常注意的去聽，面上漸漸現出怒容，許阿叔又說：「那婦人妖嬈嬌的，大概不是好東西，一點也不哭，不害怕……」秦飛聽了，不禁心說：「蝴蝶兒行呀！沈得住氣，可是她許是早就變了心，她跟着和尚上了山，她倒受用了。」這時只見年羹堯的面色已氣得發紫。許阿叔又說：「昨天四娘還沒來的時候，就已給又有十多個人，拿着刀槍，還帶着餐筒，又都上嶺去了，那大概都是了因給勾來的……」又說：「嶺上寺裏的這些和尚，本來都苦極啦，了因走了這些日，他們才好了點，才安下一點心，不想了因又回來啦，還帶了那些惡人來！」年羹堯聽到這裏，忽然怒沖沖的說：「大家快些吃飯，吃完了，今夜就上嶺，誰若願意去，就去，不願的就留在這裏！」他說出了這話，沒有一個不願意的，只有秦飛，連連向他的爺又使眼色，又搖頭。允貞却不理他。少時那婆媳和四娘已將飯做好。

大家在一起用飯，飯是精米飯，菜是兔肉脯，並且是涼的，帶着土腥味，沒有酒，真一點也不好。另外還有一鍋鹽煮肉，一大塊一大塊的，倒真肥，不知道是老虎肉，還是豹子肉。秦飛簡直不敢下筷子，再說這裏用的「筷子」，就是新殺竹棍，很笨而不好使，允貞却倒是隨着人大口的吃，還像是吃得很香。秦飛覺出他的爺是變了，在外面闖蕩了這些日子，變得一點也不像貝勒了。此時呂四娘早已把飯用完，秦飛沒看見她吃肉，到底是一位小姐，真端秀而又安嫻，那模樣簡直跟月裏嫦娥一樣，只見她到裏間去了一會兒，再出來是就已經更換了裝束，長袖的羅衣已統脫去，而現在穿的是一身青。窄身瘦袖，剛健絕倫，胸前後圍繞着一條青綢子，背插着冷森森的一口寶劍，她頭上仍是雲鬢戴金釵，下

面，——秦飛簡直不敢看人家的脚。這時連允貞也不禁發出驚愕之狀。

甘鳳池連嘴也不擦一擦，就又提起他的那對銅錘。路民隱抄劍，曹仁虎也是劍，周潯是拿着他那十三節連環稍子棍，年羹堯不獨自己拿着劍，還叫年豪，傑替他拿着箭和弓。允貞也將劍鏘然的一聲出了鞘。秦飛趕過去，問說：「咱們也去嗎？」允貞說：「若是不去，爲什麼要到這裏來？」秦飛說：「我可不去！這黑天半夜的，上那麼高的嶺上去？咱們在這地方又不熟！」也沒人理他，當下除了秦飛跟許阿叔在這裏，連那許大立都拿上了一桿鋼叉，跟着出去了。依舊是甘鳳池在前，呂四娘在第二，年羹堯，曹仁虎，允貞跟在後邊。這時雖有月光，然而被山峯遮住，光華露出來的很少，往上走，雲越多，風越冷，直如秋天一樣，嶺勢傾斜，山路縈迴，處處是怪模樣的巖石，地下尤其坎坷不平，荆棘絆脚，而甘鳳池仍如猛虎一樣的勇猛，呂四娘却像仙鶴一樣的飄逸，越走越向上，就到了山頭，在這裏可看見月光了，是從雲霧裏灑下來的，迷迷茫茫，就看見一片平谷，果然有一座寺院，甘鳳池喊着說：「了因是在這裏嗎？我們進去不進去？」呂四娘說：「我進去問問！」她的聲音十分的柔潤而清亮，真如鶴鳴一般，只見她飛身就跳進那廟牆去了，允貞又一驚訝，旁邊的曹仁虎說：「這就是柳陰寺，雖不如它下廟法輪寺那樣的宏敞，可是這是一座古寺了，在這裏修行的全是義士，高僧，無端的受了因的欺侮，使一個兇僧擾亂了這片淨土，所以咱們不能夠坐視。」允貞也點了點頭。而此時就忽見那呂四娘已自寺中躍身而出，她高聲說：「了因沒在這裏，他在思明崖上了！」當時，她率先而走，飛一般的直奔更高之處，只有甘鳳池還能夠跟得上她，這時月色愈發低黯，雲也愈濃厚了，連許大立當獵戶爬慣了嶺的人，現在都不敢往上去，他願留在這裏等候。周潯等人却高聲喊着說：「走！」曹仁虎和允貞也只得跟隨，往上走去。這「思明崖」的峯勢愈爲斜陡，只有一條是人工削鑿的小路，一磴一磴的，每個磴兒都距離得很

高，非得邁着大步，攀着旁邊的巖石，才可以走上去，簡直就像是上梯，向上走了約有十數丈，忽見自上面，「忽隆」的一聲，一塊大石滾將下來，幸虧呂四娘急速的躲開了，又被甘鳳池用兩隻錘把這塊石頭架住了，他大聲喊說：「躲開一點！」衆人都急忙向旁，身靠着巖石躲閃，甘鳳池就提開了一隻錘，把這塊足有水桶大的石頭放下，「咕碌碌」的跟響雷一般，就滾下了山巖。呂四娘尖聲喊說：「了因一定在上面了，他已知道我們來了！」正在說着，上面「咕隆」一聲，又放下來一塊大石頭，這比剛才那塊更大，幸虧沒有打着人，但曹仁虎先有些怯胆了，他喊叫說：「大家可都要小心！」他這喊聲，蒼老而顯得發抖，允貞也覺着危險，這峯上不定有了因手下多少人，倘若再用石頭往下來砸，恐怕就得有人受傷。這時就見年羹堯在石磴上站穩，自他的僕人手中取過弓箭，仰面彎弓，——也不知他看準了巖上的人了沒有，他就一箭射去，箭穿雲中，立時就墮下來一個東西，分明是一個人，墮下了山峯，當然是死了，却連一聲呼喊也沒聽見，周濤喊說：「死的絕不是了因，咱們還得往上去！」當時衆人又一個跟一個的跟着往上去爬，而峯上，「忽隆！忽隆！」又連滾落下兩塊大石頭，雖都沒砸着人，可是衆人都停止住了，不敢向上再邁步了，接着又轟隆一聲。落下來第五塊。甘鳳池却掄錘迎着去砸，當時聲音響亮，火光四迸，石屑紛飛，曹仁虎喊叫說：「這不行！停一停再往上走吧！」到底他是老了，這震音他也受不住了，允貞趕緊用手揪住他，他才站穩，年羹堯却又「嗖嗖」的向上連射了兩箭，並沒再射下了人，却可引起了上面的弩箭，聽「嗖嗖」如雨點一般的射下，並夾着石塊，「咕隆咕隆」的不斷的向下來砸，衆人趕緊又將身貼在巖石，躲避着，而此時在最前的呂四娘，竟然的不避飛弩和飛石，就騰身一躍，誰也沒看清楚，她是怎麼一來，就躍上了山峯，她一到了上面，立時就和上面的人打了起來，所以弩箭飛石也全都停止，甘鳳池掄舞着雙錘，緊跟着上去，下面的衆人一齊振奮起來，也都向上走去，及

至允貞隨着曹仁虎走到峯頂，就見雲茫茫之中，衆人已經廝殺起來。那邊了因，鐵背靈，江裏豹等不下三十多人，個個兵刃齊全，武藝也都精熟，呂四娘，路民瞻同往揮劍去戮，甘鳳池的雙錘亂砸，周潯的十三節梢子棍「嘩嘩嘩」的飛抖，打得那些賊人全都「噯呀噯呀」的喊叫，可看不清都是誰跟誰，只聽了因的聲音暴躁的說：「好！你們全都來了？年羹堯！別人我都能叫活，只叫你死！」呂四娘尖銳的喊聲說：「了因！你快些聽話！我們便饒你，因為咱們是同門中的人……」了因却狂笑着說：「好啊！呂四娘你竟也來幫助年羹堯？以爲我真是怕你嗎？早先我不過看那一隻胳膊的老尼姑的面子，其實——」媽的到今天我才說真話，我早想收你做我的老婆……」此時呂四娘大怒，順着聲音尋着了，他，揮劍向他就刺，了因的八寶鋼環，「吧吧吧」連滾向她來打，却都被呂四娘「噹噹噹」完全用寶劍磕落，了因只好掄劍相迎，呂四娘展劍又戳，在雲霧裏，雙劍翻飛，這莽和尚與婀娜多姿的俠女，越殺越近，相拚起來，了因一邊小心的敵住了他的師妹，一邊他還譁笑着，說：「師妹呀！你比蝴蝶兒長得還俊，我要了她再要你，一個做我的東宮，一個做我的西宮……」呂四娘跳躍起來，「噠噠噠」用劍向他連削，他一邊躲閃，一邊招架，三五合之後，甘鳳池掄雙錘也奔過來了，了因更是大怒，說：「老子今天不但要開色戒，還得開殺戒！……」他的單劍飛舞起來了，寒氣一股護住了他的身子，雖武藝絕倫的呂四娘，和骨力驚人的甘鳳池，竟也不能立時取勝，那邊周潯，年豪，年傑，尤其勇悍的路民瞻，已將江裏豹手下的賊人殺死了不少，曹仁虎却滾上手，年羹堯依舊在彎弓挽箭，此時允貞却心情甚急，他急急的高呼着說：「全不要打了！了因師傅你先住手，鳳池也聽我一句話，我來是給你們解和的，你們都是同門中的人，千萬不可如此，都住手！我指你們一條明路，隨我到北京去，那裏有富貴榮華！」他說到這裏，年羹堯先不住的嘿嘿冷笑，那邊了因一邊在奮力拚鬥，一面大笑着說：「這倒好，有人把嬌滴滴的美人呂

四娘給我送來，有人還請我去作官，好朋友！姓黃的，你等一等，我殺完了他們，制服了呂四娘，隨後就同你到北京去幫助貝勒作皇帝。」原來他也知道這些事，他若能够輔佐了誰，可真能使羣臣懾服，因爲他太猛勇了，單劍翻飛，不但使得甘鳳池的勇力難施，路民瞻，周濤更都不能得勝，只有呂四娘的劍就堪堪與他匹敵，所以他不只對付呂四娘一人就覺得吃力了，尤其這時，江裏約已率衆逃跑，只他一個被困核心，他就太怒。將手中的十幾個八寶鋼環「劈吧，劈吧」的盡皆打出，這樣才使得周濤等人退後了一些，然而呂四娘的劍掠風帶霧，扎，戳，劈，刺，一着緊似一着，甘鳳池的雙錘也越掄越猛，周濤，路民瞻，連年豪，年傑也齊都撲奔而來，他却大喊着說：「噯喲！……」將身向下一伏，衆人以爲他已受傷跌倒了，當時不由得就全都收住了兵器，不料了因忽又挺身而起，舞如飛，趁空兒回身便逃，且逃且哈哈大笑，呂四娘等人又往前追，但雲霧太重，已看不見了因是逃往那裏，同時那邊又「噯喲」的有無數的弩箭飛來，呂四娘在前用劍急急的撥着飛來的弩箭，衆人就隨着她前進，前着雲霧又向上走，待了會，弩箭也都沒有了，却又望見眼前是一座亂石疊成的高牆，裏面還有隱隱的火光，年豪說：「了因一定住在這裏，我們進去！」雲霧茫茫之中，一時找不着門戶，甘鳳池便掄起來兩隻錘向這牆上一搯，頓時「轟隆！嘩啦！」牆就倒了一塊，真像山崩地裂一般，呂四娘早就跳進牆裏去了，甘鳳池等人就都由這豁口走了進去，裏面又有十多名強盜，各掄兵刃前來廝殺，但那裏禁得住甘鳳池的雙錘疾舞，周濤的椅子棍狠掄，路民瞻的寶劍連斫，結果又有五六個人倒地死傷，另有幾個是被曹仁虎放跑了，年豪跟年傑拴住了一個盜首，周濤就要叫路民瞻立時將這盜首斬死，却被曹仁虎跟允貞一齊上前給攔住了。年豪就近一看，被捉的這人並不是了因，他就冷笑了笑，說：「既不是了因，殺他不殺他，倒都不要緊，只是得問問他，了因搶的那些婦人都在那裏了？」於是路民瞻將這人綁上，問他。這人的

年紀不過三十上下，非常兇悍，他說：「我就是江裏豹，你們不知道我，南北的江湖朋友，可都知道我，你們要是把我殺了，也沒有什麼，將來你們走到江湖上可要小心。我在江南有二十八個盟兄弟，在北京有十二個師兄弟，還有蛟僧勇能，飛錘顧五，也都是我的朋友，他們都能替我報仇！」周濤說：「留着他幹什麼？」路民瞻當時掄刀向他砍，却被允貞舉劍一擋，一聲給擋住了，路民瞻當時大怒，彷彿就要跟允貞拚命，允貞趕緊帶笑說：「我跟他並不相識，我也不是護着他，只是這地方原是佛門淨地，獨臂聖尼和許多高僧全都在此修行，我們在拚殺時傷幾人性命是不得已，但如今把他捉住，豈可又故意將他殺死，我想他不過是一個小賊，得放他就放了他吧！」曹仁虎的心也很慈善的，當時直勸路民瞻，這時，忽聽呂四娘在那邊高聲叫說：「快到這裏來，這裏有幾個女的，都是被了囚搶來的。」當時年羹堯先急急往那邊去了，其餘的人都不算這江裏豹了，就齊都往那邊走去，允貞却趁此時就將江裏豹的綁繩割斷，江裏豹滾身而起，驚訝的問說：「朋友，你爲什麼要救我？你是誰？莫非你就是那姓黃的嗎？」允貞悄聲對他說：「你不要再在這裏幫助了囚了，他絕鬥不過這些人。我是京都貞貝勒府中的人，你趕快下嶺去找着蛟僧勇能，再多找些有本領的人更好，一同到京都去找我，我不久便回去。」說這話時，他急急的揮手令江裏豹快走，江裏豹是既驚訝，又歡喜，遂抱拳說：「那麼後會有期了。」說着他就走了。這裏允貞手提寶劍趕緊去尋年羹堯等人，原來這座思明崖，就是昔年獨臂聖尼結廬修行，並練習武藝之處，近來了因命人在這裏建蓋了幾間石頭房子，爲他在這裏享福，這裏有糧有米，還有衣裳綢緞，竟如大戶人家，他先後搶來的六名婦女，就全住在這裏，但是沒有蝴蝶兒在內。這裏點着蠟燭，木窗隔斷了外面的煙霧，所以把人還都能看得清楚，六名婦女至多的不過三十歲，據說都是山下的良家婦女，被了囚搶來之後，也就沒再見他的面，因爲他搶到一個，便立時就覺着不滿意。

立時就又下嶺，另去捨別的婦女，她們以爲了因是個瘋子，人倒還不太壞，因他從來沒有玷汙了誰，這裏個吃穿俱全，只是這地方荒得人害怕，她們又想法，說話的時候，這六個婦女都不住的啼哭。曹仁虎勸他們都不要再哭，應得天明時就把她們都送到嶺下，叫她們各自回家去。路民瞻又問：「還有一個是他新搶來的女人，名叫蝴蝶兒，現在那裏了？」當時就有兩名婦女同時的回答，一個點頭說：「他們昨天忽然很多的，並帶來了一個女的，那女的比我們都有胆子，對他們又笑又罵，逼着叫他們給送下去，直嚷嚷難道你們不怕年什麼麼？」另一名婦女說：「剛才了因又把她的扶走了，她還直掙扎，嚷嚷，你們就來了！」年羹堯此時，氣得面如紫肝，當時說：「再追他去！」甘鳳池說：「在這上面還有一座擺月峯，那裏有兩座山洞，了因必定逃往那裏去了。」年羹堯又攘臂大喊說：「走！我們都再往那裏去，非把了因捉住，救回蝴蝶兒，不能甘休！」甘鳳池就要立時去，周濤和路民瞻却都顯出猶豫的樣子，曹仁虎也搖頭，說：「我們在這裏都知道，擺月峯是一座絕峯，輕易上不去的，何況這時夜又深了，雲霧又重！」年羹堯說：「爲什麼了因能够上去，我們就不能？」周濤說：「他在這裏的時候比我們長，他的路徑又熟。」路民瞻也說：「明天再說吧！反正他也不能把蝴蝶兒怎麼樣，他不跑到那峯上去便罷，跑上去，恐怕連他也下不來。」年羹堯潸目發呆，心中猶然急躁，不過他看見了呂四娘，現在和那六名婦女都很親熱的談起話來了，一點也沒有即刻再去追了因的樣子，呂四娘如此，他便也無法再逼着別人。這時允貞却找了個木凳兒坐下，手拄着寶劍，看着年羹堯，見年羹堯對於呂四娘彷彿有一點敬畏，呂四娘不幫他，彷彿只有甘鳳池也不够用，旁的人更都不是重要的，年羹堯遲疑了半天，又命年豪年傑去把那被捉住的江裏豹給揪來，問他們在這裏還有別的藏躲的地方沒有，但是兩個健僕出去之後。尋找了半天，方才回來報說：「那江裏豹不知怎麼逃走了！」周濤和路民瞻都又抱怨曹仁虎，

年羹堯倒像是沒有怎麼介意。此時，夜愈深，外面的雲霧更大，山風也極爲寒冷，這裏有乾柴，他們便拿到屋裏來燃燒暖，一夜，有的睡覺，有的還小心的守院，就這樣過去了。次日。天雖發曉，但雲霧猶然濃厚，天地上下，完全迷迷茫茫的，什麼也看不見，然而呂四娘當時就要帶着這六名婦女下嶺，允貞驚訝着說：「她們怎樣走呀？」曹仁虎悄悄的告訴他說：「四娘有特殊的武藝，這山嶺雖然難行，雲霧雖然濃密，但在她並不算什麼，她必是一個一個的將六名婦女全都攆下嶺去，辦完事她還回來。」呂四娘帶着六名婦女走了之後，允貞依然驚異不止，年羹堯却更是發愁，尤其的急躁，他出了屋，引箭拉弓向高處連射三箭，却都沒有什麼反響，他不禁長歎了起來，等到過午，室外的雲霧才稍稍的散了，大家就盼着呂四娘，可是直到年羹堯年傑在這裏燒好了飯，大家都吃過了，呂四娘依然未歸，年羹堯，急得直頓腳，又待了一些時，忽有三個人上了這「思明崖，」而找他們來了，這三個人，一個就是獵戶許大立，一個是金陵分別，奉年羹堯之命，前往北京召請白泰官的那個「野鶴道人」張雲如，允貞非常詫異，不知他怎麼這麼快就來了，而他找來的這人，——現在來到的這第三個人，使允貞驚訝得立時變色，只見這是一位極其熟識的少年英雄，臉很長，原來就是在北京貝勒府中，深夜兩次相見，第二次還談了半天的那個「司馬雄」，這時候，允貞方才頓然大悟，原來「司馬雄」就是有名的俠容白泰官，他的父親——現在大概還住在自己府中的那個老頭子「司馬中」，當然也就是曹仁虎周濤他們的同門，那白夢申而無疑了，現在允貞所驚訝的不是因爲知道了這白泰官的來歷，而是，白泰官認識他是四皇子貞貝勒，並不是什麼「黃四爺」。他知道現在是完了，或者說服這衆人或者就與這衆人決一生死，——却不料白泰官見了他，竟沒說一句話。

白泰官先同曹仁虎等敘些別後之事，與年羹堯談得尤爲親切，他說他的父親因避仇北往，他在報完

了仇之後，也往北京尋父，他的報仇之事，並沒有詳說，彷彿倒是私人的事情，與明朝和清朝都無關係，這，尤貞聽了，才略略放下心去。白泰官跟那些人說完了話，才過來與尤貞笑着說話，說：「我早就知道你是用脫身之計，走了出來，所以我也就離開了北京，現在你的府上都甚好，你不必掛念。我是想尋你却尋不着，我走到江北，便遇着了張雲如正要往北京去尋我，我們遇着了，並知道你們是都往這裏來了，所以我才連夜的趕來，幸虧來到這裏還不算遲。」這時年羹堯在那邊不住向他二人來往，曹仁虎驚詫着問說：「怎麼？你們二人早就認識嗎？」白泰官微笑着不語，尤貞是極力的保持着鎮靜，好在這時年羹堯也不容大家多談閒話，他就急急的說：「泰官來了，正好助我一臂之力，我料到剪除了因，非用你不可，才在那時就派雲如去找你，現在你既來到，咱們不必再等四娘，現在就上掘月峯，把了因就地殺死，好去再辦別的事。」甘鳳池先去抄他的雙錘，這時，尤貞就將白泰官一拉，悄悄的說：「我們是故舊了，我的事瞞不了你，我出來便是為邀請天下的英雄，這件事望你跟他們說一說，並對了因總要手下留情，叫他那樣有本領的人，也跟着我們回北京作些大事，謀個前程。」白泰官很露出作難的樣子，說：「我們都聽年羹堯的，因為我們都佩服他，可是為什麼這樣佩服他？就因他為人正直，與我們雖非同門，却是同道，你的來歷我自然得告訴他們，可是還不能急，否則你當時就下不了這座嶺，而我也沒法子護你；至於了因，那恐怕沒辦法，他太作惡多端了。違背了師訓，同門中的人，都不能饒他。」尤貞聽了，默默無語。此時，甘鳳池，周澍，路民瞻，年羹堯，曹仁虎等人都已走出去了，張雲如白泰官全都手提寶劍，也出屋去，尤貞只好也跟着他們，就見在迷離的雲霧之中，眼前又是一座高峯，簡直如同一座頂天立地的大屏風似的，看不見峯頭，更沒有草木，沒有山道，向東走了不遠，便到了山峯的根底下，仰面去看，更是愁人，連甘鳳池也都把濃重的眉毛緊擡了起來，他說：「我還沒拿這

樣沈重的東西上過這座峯。」說時，把他手中的沈重的雙錘放在地下，向曹仁虎的手中討過來寶劍，曹仁虎跟周濤全不能上去，只有路民瞻，白泰官，張雲如，甘鳳池，這四個人現在全都手提寶劍，往上去走，年羹堯手提着弓箭，站着上去瞧，允貞是在猶豫，候時間，就見那四個人全都像猿猴似的爬上去，漸漸都鑽入雲霧裏，不再能够看見，年羹堯很是着急，他大概是担心的蝴蝶兒能否救得下來，曹仁虎也變心，歎氣說：「他還許沒在上面呢，這東邊另有一股山路，也許他早已逃走了！」周濤狠狠的搖頭說：「不能！他決沒地方逃！」正說話間，忽見由上面落下一個人來，接着又是一個，兩個，衆人趕緊上前低頭去看，就見摔下來死了的人，身上都受有劍傷，是經過廝殺而被砍下來的，周濤認得其中的一個有黑鬍子的，說：「這就是鐵背鼠，他是了因的膀臂，也是個巨盜，並且很有錢，其餘的兩個定是他們的夥計，他們這樣的人全都在上面了，咱們難就上不去？」說時，他提着十三節箱子棍，也要向上去走，而這時忽見出峯上雲中，又落下來一個人，但這個人是活的，正是了因。他落在地下，不但沒摔傷，反倒驀然躍起，手掄寶劍直撲年羹堯，說：「好個仇人，你把白泰官也我來要殺我！」年羹堯向他的咽喉就是一箭射去，但這枝箭正射入他的口中，而被他用牙咬住了箭頭，箭桿落地，箭頭被他用力的噴出，幸虧年羹堯忙躲開了。此時周濤的十三節箱子棍「嘩啦啦」的向他的腿部掃去，他一腳就將棍踏住，在石頭上一磨，稍棍的前幾節就完全粉碎，不能够用了。他挺劍又奔年羹堯，年羹堯年傑上前以刀同時迎殺，但才兩三合，兩個健僕敵擋不住，幸仗年羹堯已扔了弓矢，拔出來寶劍，上前廝殺，允貞提劍閃在一邊，他倒要看這名震江湖，威服衆俠的英雄，到底劍法如何？當時只見了因兇狠的一劍刺來，年羹堯巧妙的閃開，他轉守爲攻，將寶劍挽半花向了了因的手腕去斬，了因撒劍避開，年羹堯拗步轉身，劍隨身進，挽背花一下斫去，疾如閃電一般，了因忙以劍相迎，兩劍幾乎相撞在一起，年羹堯前後顧

盼，身劍合一，了因却也挺劍向前進逼，突然間，年羹堯向右一轉身，勢如飛鳥，了因也疾向右旋，年羹堯從上一劍斫下，了因應勢去迎，年羹堯却早將劍抽回，又伏身，斜式進取，劍戳咽喉，了因趕緊退避，劍鋒上挑，「噹」的一聲，相震了一下，年羹堯再騰步前進，劍似疾風，真可稱精熟，毒辣，了因却很少閃躲，只管迎擊，他氣力的渾厚，似為年羹堯所不如，而年羹堯的劍法巧妙，又令他難防，兩人一來一往，相殺六七回合，允貞就不禁的驚歎，趕緊又叫着說：「停住吧！停住吧！」此時年豪年傑，都在旁緩了半天腕力，又要奔過去幫助他們的主人。了因却毫不畏懼，劍法更緊，同時上面的山峯上嘖嘖跳下來四個人，原來是白泰官，路民瞻，張雲如，甘鳳池，全都下來了，他們四個人本是到那峯上先與鐵背蟲及兩個小賊相鬥，都被他們用劍給砍下來了，他們到峯頂最高之處，又跟了因惡戰了一場，結果把了因逼得跳將下來，他們搜索了一番，却一無所獲，這才一齊下來，當時都就圍住了了因，周濤從年豪的手中要過來刀，也奮勇的撲過來，當時刀劍閃閃，虎躍猿躩，步步迫緊，齊逼了因，曹仁虎就也要過來年傑的刀而上前助戰，這老英雄的身手敏捷不在路甘等人之下，年羹堯却跳出圍外，叫兩健僕拿過來他的弓，又引箭而拉滿了弓，乘隙去射了因，可是這時了因在急密的刀光劍氣之中，他一身往來跳躍，孤劍上下飛騰，將全身的力氣和本事完全展開了，好像那些人全都不是他的對手，允貞剛要喊嚷，勸他們住手，突見年羹堯一箭發去，正中了因的右肩，然而了因帶着箭，殺得更猛。此時曹仁虎很是危險，張雲如也有點不敵，周濤更顯出來力盡，突見白泰官凌空而起，他這一跳躍，就如猛禽飛上了天空，約有三丈多高，但其勢極快極速，倏的展劍落下，一劍正劈在了了因的頭頂，血花飛濺，了因身猶未倒，劍仍狂掄，甘鳳池路民瞻雙劍齊截，白泰官又補一劍，了因的巨大的屍身，這才「咕隆」的一聲，有如山峯坍塌，他這才一命嗚呼，劍也扔在一旁。白泰官，曹仁虎，連甘鳳池全都忽又面現悲哀之色，

癡然了良久，而這時上面山峯忽然直躍下來一個人，青衣嬌軀，身背寶劍，臂挾着一個嬌啼宛轉的女人，這正是呂四娘，她原來將剛才那六名婦人送到嶺下，安置完畢，立又回來，並且也上了攬月峯，而於這峯頂的石洞深處，將別人都沒有尋到的蝴蝶兒給尋着了，她就用臂挾着，躍下了絕峯，一看。了因已經身死，她略微皺一皺眉，同時將蝴蝶兒放下，蝴蝶兒一眼看見了年羹堯，她就說：「噫喲！……」又看見了允貞也在這裏，她就吃驚的說：「噫呀！……」她的衣服都撕破了，身上還有劃破的傷在微滴着鮮血，鞋並且丟了一隻，頭髮十分蓬亂，臉上還沾着泥，但她依然美麗，含着眼淚嫣然一笑，投在年羹堯的懷裏。

這時，甘鳳池將了因的屍身拋在深淵裏，他與呂四娘，張雲如，曹仁虎，周濤，路民瞻，連白蔡官也叫上，他們一同向南，那邊茫茫的雲海裏，就有獨臂聖尼慈慧老佛之墓，他們望着那方向一齊跪倒叩首，由甘鳳池說：「現在因爲了因僧違背了師訓，任意橫行，我們才秉承師父的遺訓，合力將他剪除，以雪門中之恥，以後我們七人之中，無論是那一個，若有違背師訓，在外胡爲，欺寡凌弱，非義苟得，見危不救，遇難不援，背禮忘信，姦盜邪淫，一切不良的行爲，那其餘的六個人便也合力的去剪除他，如斬了因一樣！」叩頭完畢，一同站起，忽然呂四娘又向年羹堯說：「年叔父！我們都已向師父的墳盟誓完了，你可還得向我們幾個人發一個誓，與我們一同收回大明的江山！」允貞見此時的空氣是太爲緊張了，他自己實在不能在這裏待着了，他就轉身走開，手攜寶劍，下了這座「思明崖」獨自蹣跚的走去。

允貞現在不但是極度的失望，而且頗爲憂懼，因爲看甘鳳池等人是抱着對明室的忠心，思懷故國，年羹堯所以得他們的崇拜，也就是因爲他也是存着那種志願，這些人在明爲遺民，在清却爲叛逆，我是

清朝的貝勒，他們是死也不能擁護我的，並且有這些豪傑在效忠明室，年羹堯又是一個梟雄，將來大清的江山，真要恐怕搖動，看是可慮！他隨走隨發着長歎。但雄心却又一陣陣的勁發，暗想：因為有這些與大清作對的豪傑，我才更應當設法利用他們，並得消滅了他們，因為清朝的社稷正在可憂，我更得作太子，將來更得作皇帝，他思來想去，便揮劍向路旁的山石「鏘鏘」的運斫，這並不是藉以出氣，却是堅定他的雄心，振作他的勇氣，少時，他走回獵戶許阿叔的家，那許阿叔就驚訝的問說：「怎麼他們都沒回來呀？我的兒去也沒回來呀？莫非出了什麼差錯？」允貞却搖頭說：「沒有差錯，他們在後邊了，我先回來等他們。」許阿叔聽了，這才放下心去，便叫他的老婆兒給燒茶，秦飛因為昨夜睡得很好，現在倒是精神百倍，他的那份行李捲兒，早就收拾了，走過來拉了他的「爺」的胳膊一下，悄聲的說：「咱們還不快走？剛才我又見那什麼呂四娘上山去了，她身手的踏健，我實在頭一回見過，據我瞧，這些人都是獅子，豹子，母大蟲，而且他們的性情拗騫，跟咱們說不來，咱們若不趁着這個時候快溜，將來他們若一翻臉，那可就——我倒不要緊，爺你是金枝玉葉之身呀？爺，你千萬快聽我的話，咱們是三十六着，第一着，躍之大吉就完了！」允貞這時又微微的笑，不言語，而這時，忽然外面人聲喧嚷，大喊着說：「捉住他！他是允貞，他是清朝皇帝的四兒子！殺了他！」秦飛嚇得臉都白了，渾身亂哆嗦，許阿叔瞪大了眼睛好像也要翻臉，允貞趕緊手提寶劍走出去，就見甘鳳池手舉雙錘，周濤怒目橫刀，張雲如直挺寶劍，呂四娘蛾眉直豎，似乎一躍身就要來結果他的性命，曹仁虎大笑着，說：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呀！允貞，你可謂大胆！」路民瞻是掄刀頭一個上前，繆笑着說：「我早就看出你不是好人，你原來是我們的仇人！」此時，幸虧白泰官將衆人攔住，他連連的說：「不要發急！他總算不胆略的，我們要叫他死，也得叫他死個明白！」而竹牆外，又有許多老和尙，都奮臂揚拳的大嚷，說：「我們幾

十年來在那廟裏受苦，現在才算把仇人捉住，捆起他來，抬到嶺上去給獨臂聖尼祭靈！」當時，羣俠衆僧，都要一齊上前，聲勢洶湧，相距尤貞不過十步，尤貞手橫寶劍依然微笑，可是話却說不出一句，正在此時，便聽「嗖嗖」的兩箭發來，全都釘在窗櫺之上，又是年羹堯帶着兩名健僕趕到，他用臂分開衆人，急急的趕在前面，掄着弓大聲的喊說：「你們都聽我說！你們都聽我說！……」當時大家的聲音立刻屏息，無數隻憤恨的眼睛還都看着尤貞，年羹堯就指着尤貞，高聲的說：「他！他是清朝當今的皇帝的四兒子貝勒尤貞，爲要跟他的那些兄弟們奪取太子之位，並要將來作皇帝，他才出來尋訪豪傑，想叫我們去幫助他。」那衆人更生氣了，齊說：「我們保的是大明，恨的就是他們，如何能幫助他？現在殺了他就算了！」年羹堯擺手說：「不行！不行！你們還得聽我說，如今的清朝江山已經根基穩健，明朝想恢復實已很難，憑我們幾個人縱然有本領，縱有忠心，也恐難施展，再說把他殺死無用，像他這樣的貝勒，在北京還有很多，我們殺他，不但不能恢復明室的江山，反倒能招來他們的官兵，滅掉了咱們這仙霞嶺柳陰寺！」周濤說：「他跟隨咱們這許多日子，將咱們的底細盡皆曉得了，如何還能放他走去？」年羹堯說：「這我有辦法！」回首又向尤貞說：「你的胆量，我們也很佩服，你的才智，武藝，也並不在我們之下，你若肯誠心跟我們結交，我們便能去幫助你，得到帝王，保管是易如反掌之事！」尤貞態度從容，向衆人拱手說：「我私自出京，千辛萬苦，所爲的就是與你們結交，你們這些人倘能隨我到北京，得到了帝位，便是你們的！」年羹堯說：「這事得預先言明，第一，我們幫助你作了皇帝，你必須立時就令天下的臣民，恢復漢家的衣冠！」尤貞說：「這很容易，但是須待我登基三年以後，必定改換漢家的衣冠，因事急恐怕生變！」年羹堯點頭說：「三年也行，我們也能等得。第二是皇帝只許你作十年，十年以後，你須將帝位讓出。」尤貞思量了一下，便也點頭，說：「這我也答應。」

年羹堯又說：「第三，是你必須保護住這仙霞嶺，柳陰寺。」允貞說：「我非匹夫，豈能背信？我若不是個慷慨丈夫，也不能單身來到這裏，君子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第一，三年恢復漢家衣冠，第二，十年以後讓位，第三我不但保護柳陰寺，還要修建「柳陰寺」，供奉獨臂聖尼！拿箭來！我折箭爲誓！」當時他由年羹堯的手裏要過一枝箭來，立時折斷，年羹堯大喜，趕緊挽住了他的蝴蝶兒，周濤也向允貞拱手，曹仁虎是掙着白鬚不住的笑，路民瞻也高興了，白泰官又拉住了允貞衣袖，那些老僧也都放了心，回柳陰寺去了。惟有甘鳳池，張雲如，呂四娘三人，却都立時就不辭而別，年羹堯雖命人去追他們，想把他們勸回，但也沒有追着。

第二十四章

連機謀擁允貞登基

從簡略述羹堯盡命

如今，由於允貞的立誓，年羹堯的撮合，他們已是一家人了，允貞果然隨其所願，不枉出來經歷了江湖，已經得到這些豪傑，俠客相助。甘鳳池不過是「一勇之夫」，呂四娘終歸是一女子，張雲如又庸庸碌碌，他們幫助不幫助不要緊，有一年羹堯，這樣智勇俱全，氣魄雄偉，威儀並備的人傑，實在已超出他的願望之外，所以他十分的歡喜，連九條腿秦飛也都擠着小眼睛直笑。

年羹堯時時攜着他的蝴蝶兒，當日就一同起身，離開了仙霞嶺，兩日後到了衢州，年羹堯就在這裏住下了，命人買綢緞，趕做衣裳，他就要在此正式的納寵，蝴蝶兒歡天喜地的等着作新娘了。周濤，曹仁虎等人預備爲他們賀喜，路民瞻現在就管對蝴蝶兒叫「年二夫人」，他的心裏，未嘗沒有妬意，但是，他沒有想望了，他只有想着將來「英雄得路」，輔佐了允貞作了皇帝，恢復了漢家的衣冠，那時

自己一定要披戴上白盔白甲，作爲五虎上將的趙子龍，趙子龍當然也可以置許多體面美妾的。

允貞是在此地便與衆人分別，他帶着秦飛程先回京，他走到杭州，因爲必須往西湖畔，曹仁虎的那個朋友家，取他們的馬匹，所以略作留停，而又聽見這裏的人說：「有一個也是北京人，他向人自稱是什麼貝勒府裏的，來到西湖已經好幾天啦，帶着好幾件樂器，不在蘇隄上吹笛，就是在孤山上吹笙，只知道你們認識不認識此人？」允貞聽了，立時就很覺着詫異，趕緊叫秦飛去找，及至，秦飛把這個人找到了，兩人一邊鬧着玩笑一邊來了，允貞一看，原是他府中的門客，十個口鄭仙，祕密的，允貞聽他述說了京中最近的情形，他說：「請爺趕緊回去，要不然百隻手胡奇做的那把戲，就快被人弄穿了，他的那些條長蟲，不再能够嚇得住人了，允貞貝勒就已對此生疑，連日他不斷的到府裏去探病，我怕他給探出來是假的，所以趕緊出京來找爺——快回去吧！」允貞說我卽日就趕路返京，只是你還得替我辦幾件事，就是江南各地，除了甘鳳池等人之外，還有許多的豪傑，如鐵背蠶，他雖然幫助了囚，慘死在仙霞嶺，但他手下還有不少會武藝的人，可是跟他們說實說，邀他們到北京，暫時可住在城西，我的賜園裏，千萬別見我的面，日後我對他們必有重用，還能够爲鐵背蠶報仇。」吩咐完了，他令鄭仙走去。當日他與秦飛就一同騎馬北上。路過金陵，也不停留，卽日就渡江再往北去。一路上真是馬蹄如飛，直到了北京，他們才稍微停止。允貞一個人悄悄的進城，回到他的府裏，見了他的「福管」，「側福管」及子女等，他這才重復更換了衣服，而令他那這些日來的替身，百隻手胡奇，拿着那些蛇滾到一邊，而當日就宣佈他的「病」好了。允貞，允唐，允乃，允題等一些貝勒就都來看他。兄弟們彼此假意的問安，心中却激鬥得更烈。他還進宮去見了他的父皇，那康熙老皇帝本來對他是很喜愛的，聞聽他的「病好已經起床」，「纏了他這些日的蛇神」，已經被驅走，他不但強健如恆，而且更黑了，精神更

顯得豪爽了，所以也很喜歡，叫他再去休息。

他回到府中，藉着祈禱祛邪爲名，招集了許多有本領的喇嘛僧，並把他的舅父，——在朝中漸有大權的大臣——隆科多，請到府中，連夜的祕商，此時尤有一件驚人的事，就是早先由前門外已經關閉那鏤店，請到府裏，批誠相待的那個老頭子「司馬申」，他原來就是白泰官的父親白夢申，他也是獨臂聖尼的弟子，是周潯那些人的大師哥，他因爲感於允貞貝勒的知遇之恩，這些日他也沒離開這座府，鑿尊處優的，一個人住在一間屋，想要什麼東西，這府裏的「大管事的」程安，就立時命人給他辦到，在此期間，他就研究出來了一個東西，是一種兵器，下面是皮囊，上面是兩口月牙形的刀，刀連着個木把，木把上有彈簧，只要用囊套上人的腦袋，把木把上的彈簧一動，立時人頭就落於囊中，這種狠毒的東西，他給取了個名稱，叫作「血滴子」，允貞一回來，他就獻出來了，允貞一看，大爲賞用，並命人多製造，以付周潯等人使用，以便剪滅羣王，而得到太子和皇帝之位。

又過了五六天，年羹堯，周潯等人都已來到京城。周潯，路民瞻，曹仁虎——又同來了他的女兒曹錦姑，都祕密的住於允貞的府中。練習使用「血滴子」。白泰官是仍用「司馬雄」之名住於允貞的府中，其實是幫助允貞作事。年羹堯受允貞特別的信任，並由允貞的介紹，與隆科多結爲生死之交，共謀輔佐允貞成立大業。年羹堯得先造出來地位才行，所以，隆科多就向朝中保薦，立時擢升年羹堯爲四川巡撫，次年，西藏起了亂事，年羹堯請纓，親自赴松藩協理軍務，以功晉升爲四川總督，旋又授爲「定西將軍」，年羹堯是一步一步的飛黃騰達起來了，他在京中本來有夫人和幾個姬妾，他的長子年斌，次子年富，都已都大成人，三子年壽，也十八九歲了，只是他在外作官，爲將，一個也不攜帶，時時跟着他的，只有他的一個妾，這就是昔時秦淮河畔，鹽春樓裏的蝴蝶兒，現在的蝴蝶兒可真是癡了心願，

誰還敢再叫她一聲「蝴蝶兒」呀？她簡直比鳳凰還要尊貴，她穿的永遠是綢緞綾羅，渾身是珠圍翠繞，吃的是山海的珍饈，睡的是牙牀錦被，一聲咳嗽，當時就有了環捧金盞盃來，她抓癢癢都不用自己抓，她脚疼了都不用自己捏，她的脚可也永不會疼了，因為每逢出門就坐八抬大轎，這轎子比她早先嫁人沒嫁成的那轎子，坐上要穩得多，不用担心被人用馬撞倒，而又在腦門上貼一塊膏藥，那事絕不會再有了，誰也不會在那麼大的胆子，現在是出門就放砲，並且打鑼淨街。誰不知道「年二夫人？」「年羹堯更寵愛，也是因為她較前越發的風流嬌媚，同時還學會了些「命婦」的派頭。

康熙五十九年，清軍入拉薩，西藏平定，年羹堯以定西將軍之職，入宮召見，他在北京小住。這時，允貞的羽翼已成，周濤，路民瞻等人早用「血滴子」將其他貝勒所養的那些謀士，豪傑，全已剪除，京中連出無頭案，嚇得那些貝勒一點也不敢活動，同時康熙老年病重，有怪料多，年羹堯裏外相應，便把皇帝的位子，很容易送到了允貞的手裏。

關於這段宮闈祕事，傳說得甚多，前人筆記之中早有記載，並且也有人演義成爲小說，不過本書不願細敘，因爲本書著者的意思，是雖然利用這些在正史上，碑史上有名的人物和事蹟，但絕不抄襲，所以以前所敘的「年」幾章，其主要者全是別人絕未曾說過的，別人說過的，本書便不必再細描寫，以免雷同。不過雍正即位的事，在此也應當簡略的述一述，以使故事連貫，據說：「允貞一方面是用喇嘛僧造出恐怖神祕的氣氛，一方面用「血滴子」行殘殺的手段，將允是，允乃，允止，允異，允唐，允我，允題等諸貝勒（讀者勿忘，這些貝勒名字的「允」字，原爲「胤」字，第二個字，都有「示」字旁，我是因爲排印上的方便，並因允貞是本書的重要角色，爲讀者「醒目」起見才改爲「允貞」，其他一律同此。）連幫助那些貝勒的人，一個一個都嚇得昏頭呆腦，連大氣也不敢出了，更不用說和他來爭奪。他

便趁此時機，又值康熙皇帝年已六十八歲，重病在宮，奄奄一息。是日適爲「冬至節」，康熙皇帝自知不起，便召見大臣進宮，以便囑托後事。這時朝中的大臣雖然不少，可都已於前一夜，在各自的宅中受了「血滴子」的警告，寧可皇帝降罪，也不敢來進宮。所以進宮者只允貞的舅父，年羹堯的好友，隆科多一人，他身帶匕首，並有扈從，進宮先將各壇各殿，搜查了一陣，連桌子底下全都搜到了，說是恐怕有刺客，其實他是還恐允異等人派來什麼刺客，又因允貞恐怕周潯路民瞻白泰官等人，臨時變心，急於恢復明室，所以命他如此的做法，當時情形之嚴密可知。隆科多未入寢宮之前，允貞已經入內，據傳他曾向康熙請求由他繼承，康熙不惟未允，反用腕上的玉念珠擲下來打他，却被允貞用手接住了。康熙皇帝這時已經入於半昏迷的狀態之中，急召大臣，宮燈昏黯之下，隆科多走入，康熙命人取筆墨，允貞急將筆交在康熙的手中，卻沒有遞給「龍箋」，康熙揮扎着最後的餘力，就在隆科多的手中寫了「十四子」三個字，原來那皇十四子貝勒允禔，是康熙的心中早已決定了的，寫完了，當時「駕崩」。而隆科多却將手上的「十」字用舌頭舐掉，成爲「四子」兩個字，皇十四子正是允貞，當時他轉身走了，走出了宮門，這時高大壯麗的宮門以外，寒風蕭蕭，星月稀疏，文武官盡在等候着宮中的消息，然而那個敢向前多邁半步？裏個敢低聲說一句話？允是，允乃，允異等諸貝勒，此時也均在這裏，他們個個偷眼望着那在稀疏的燈光中所照到的年羹堯，年羹堯是身穿黃馬褂，紫緞的箭衣，頭戴官帽，兩隻帶有稜角的眼睛，發出森厲的光芒，手按寶劍，昂然站立，兩旁站立着二十多名扈從，全都身佩刀劍，而帶兇煞，令人一見，就知道都是「血滴子」的行使者，——是允貞手下的那些豪俠。隆科多一走出來，口稱「萬歲爺現已晏駕！」百官及諸貝勒一聞此言，一齊跪倒痛哭。隆科多接着又宣示着說：「大行皇帝有遺詔，以皇四子繼位！」年羹堯恐怕別人沒聽清楚，他便以他那高昂森厲的聲音，重說了一遍，說：「皇帝遺

詔，以皇四子貝勒允貞繼位！」同時令人把燈籠拿過來照着，隆科多高舉着手，將手上的三個字給大家去看，其實這時的文武百官及諸貝勒，那個還抬頭去細看呀？當時又一齊跪倒叩頭，口呼：「萬歲萬歲！」隆科多面色大喜，年羹堯却依然顯出那樣威嚴，這才招呼百官及諸貝勒，共商怎樣辦理「大行皇帝」的喪儀，及如何隆重的舉行繼位皇帝允貞的登極大典，百官只有唯唯，諸貝勒更皆是敢怒而不敢言。所有一切，就全由隆科多及年羹堯二人主持辦理。於是，一方面將康熙皇帝，葬歸陵寢，一方面擁立允貞登極繼位，改元「雍正」，頒發詔旨，昭示天下，——這是癸卯年，即公元一七二三年之事，於此，貝勒允貞，即曾經遨遊江湖的那位「黃四爺」的壯志雄心都已達成，而隆科多與年羹堯的擁立大功，建樹了起來。

允貞即位後，即封隆科多襲公爵，官吏部尚書，加「太保」銜，並諭隆科多應稱「舅舅」，啓奏之時，皆書「舅舅隆科多」，可以說尊榮無比。至於年羹堯，授四川陝西總督，封三等公，亦加太保銜，將邊疆兵馬，全由他統領。至於路民瞻，白泰官，全都跟隨着年羹堯，雖無官職，却等於部下的勇將。年英，年後，年傑，年傑，都授給「把總」的官職。曹仁虎因為年老，他不能跟着年羹堯去走，他住在年羹堯的宅裏，由他的女兒，錦茹，服侍他養疾。「血滴子」現在也用不着了，那些使用「血滴子」的豪傑全跟着年羹堯作官去了，弄得白夢中那老頭子倒很寂寞，他仍舊住在允貞的舊宮之內，（現已奉勅改爲「雍和宮」喇嘛寺）他整天還弄着一把「血滴子」研究着，彷彿還想把這種傢伙再加以改良似的；周溥也跟他住在一塊兒，他的癆病又犯了，然而精神很大，性情更加急躁，但也終日無事可作，只拿着一把「呼呼」拉梆子腔的調兒，他本來是一個擅繪墨龍的畫家，然而現在也不動筆，因為，允貞現在作了皇帝，他——周溥却顯得更不得志，如神龍之困於淺水，並未飛騰。

百隻手胡奇，十個口鄭仙，兩人比較有材幹，所以被派在京城的西郊御園，（即是後來圓明園之址）在那裏有比「血滴子」那些人更厲害的英雄，爲首是蛟僧勇靜。

他爲報師父了因在仙霞嶺被殺之仇，所以前來，還有江裏豹等一千豪傑，早就在那裏日夜的練習武藝，並挑選到宮中，充任侍衛，這些事連年羹堯周馥等人全都不知道，尤貞就是預備了這些人，好保護他自己，而對付年羹堯那些人的。只有秦飛，按說他是一個「從龍的功臣，」可是因爲他好賭說，性情懶，尤貞不重用他，却叫他管理御膳房，這個差倒也不錯，既得吃，又用不着他掌爐炆，整天沒事，宮裏既可出入，外邊也照常溜跬，他就娶了一房媳婦，長得雖半分也不如蝴蝶兒，可是那小腳兒，小得連站都站不住，跟沒有腳一樣。令他「九條腿」，可真喜不可言，每天都要回家去睡覺。

尤貞並由文武百官之中，選拔出來兩個心腹，一名李衛一名田文鏡，這兩個人全都不是「科甲」出身的，李衛在康熙末年才作了雲南驛鹽道，尤貞登極後，便命他管理銅廠，據說他原也是江南的一位豪傑，當年爲年羹堯，甘鳳池的名頭所壓，他才捐資投身官途，而蒙到尤貞的賞識；田文鏡爲人是足智多謀，尤貞命他爲河南總督，實際上就是令他鉗制着年羹堯的行動。

尤貞因獲知道他本人的繼承帝位，他的那些兄弟，他的那些兄弟們，諸貝勒的心中全都不服，尤其尤是，尤異，尤唐，允我，允題最是他的眼中釘，其中又以尤異爲最有才幹，早先最跟他作對，雖然尤異手下的「司馬雄」，是早已變爲了白泰官，而且成了年羹堯的臂膀了，妙手兒胡天鸞，錦刀俠郁廣德，是早被「血滴子」殺死，雁翅陳江逃跑無蹤，尤異已被弄得羽翼盡皆失掉，然而尤貞還是不放心他，先封他爲親王，命他同允羊（這是尤貞的同母兄弟）管理政務，而把允唐却安置在西寧，後來尤貞查出他仍與尤異私通書信，尤異並且向人表示不平，於是，尤貞向太廟致祭，作表告訴祖先，宣布了尤

異、允唐二人的罪狀，將二人開除於宗族之外，並勒令更名，把允異囚禁於宗人府中，改名爲「阿其那」（豬之意），將允唐自西寧召回，囚於保定，改名曰「塞思黑」（犬之意。）並將允我，允題，諸貝勒，全都拘捕，先後俱加以殺害。

然而翦滅諸貝勒容易，想翦滅年羹堯却甚難，此時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之孫，和碩親王名叫「羅卜藏丹津」，在青海突然造了反，率兵攻打西寧，邊疆告急。允貞急命年羹堯統率大軍，以年羹堯部下的大將岳鍾琪爲先鋒，大舉征討，並授年羹堯爲「撫遠大將軍」於是一年羹堯大將軍之名無人不知，年羹堯這時是威武極了，每出門，必令人用黃土鑿道，官員全都穿着朝服來伺候他，他穿着跟帝王一樣的四釵衣服，佩刀用鵝黃色的鞘套，包袱也都用黃色的，在他的轎門上彩畫四爪龍，鼓上也畫龍，鼓手也都穿着蟒服，令文武百官，督撫提道，見了都得跪倒叩頭，他簡直與「天子」無異。尤其，別人還不知道呢，他的愛妾蝴蝶兒，尊榮得更不亞於皇妃，蝴蝶兒時時是在跟隨着他，這可真實現了她的美夢，但她仍不知足，她還時常的於枕邊向年羹堯竊竊的私語，說：「你這不算作了皇上啦嗎？你爲什麼不乾脆也就登基作皇上呀？允貞，黃四爺，他早先在江湖上還沒有你的朋友多哩，並且在仙霞嶺還是你救的他，他登基也是你保的，爲什麼你就不作呢？難道是我的命還不夠？或是你不願叫我到那皇宮內去享福？我自跟了你啦？」她流着迷人的眼淚，年羹堯却只是沈思不語。

年羹堯作着「撫遠大將軍」便展開了他由老師顧青堂所學，及他多年自己研究所得的種種竊略，有一次他行軍，忽然傳令說：「明天進兵，各人都要帶一塊板子，帶一細草，不得有誤！」他手下的人全不明白是什麼意思，及至次日進兵，正走之間，前面忽有一座大泥坑，於是他下令，命衆兵將草細扔在坑裏，上面鋪上木板，於是大軍得渡過，直搗敵巢。諸如此類的奇謀妙計甚多。他的軍令又極嚴，有一

次，他坐着轎子出外巡行，許多的官兵都跟着他，一個個的扶着他的轎桿，向前去走，這時正下大雪，北風怒號，鵝毛般的雪花向下落着，都落在衆官兵的手上，手都僵了，指頭都快凍凍下來了。年羹堯在轎子裏一看，不禁覺着可憐，就吩咐說：「把手拿下去吧！」他這句話不要緊，就等於是他的命令。衆官兵一聽，那敢細問？更那個敢違？當時就錯會了意，立時各自抽出佩刀，各將扶轎桿的那隻手砍掉了，血流涔涔染遍了雪地，然而絕無一人敢不遵，無一人敢細問明白，由此可見他命令之森嚴。他在青海用兵共計一百零五天，結果由他的前鋒官奮威將軍岳鐘琪，將羅卜藏丹津的老巢搗毀，青海全平，而白泰官却於軍前陣亡，路民膽也立下很大的功績。年羹堯封一等公，加太傅銜，他的長子年斌被封爲子爵。緊接着甘肅省「莊浪」地面，又起了亂事，也被年羹堯討平，因此他的功勳更大了，連他的次子年富也被封爲男爵，三子年壽，因爲才二十歲，倒還未受封賞。總之，年羹堯此時不但位極人臣，而且與雍正皇帝允貞「儼同敵體，」當他功成歸來，晉京召見之日，滿朝公卿跪接於廣寧門外，他策馬走過，毫不動容。到了宮內，見了允貞，仍然如早去在金陵聚英樓初次相見時的那般情狀，並不客氣。此時宮門以外，隨他來的衆將，正在爭功奪賞，吵吵嚷嚷，允貞連發三道聖旨，囑勿喧嘩，但全然無效，年羹堯却取出帶哨子的雕翎箭一枝，搭在弓上，「噠」的一聲，射了出去，外面的吵嚷聲，立即完全停止。這，可見年羹堯的威風了，允貞實在有點受不住，何況更有當年在仙霞嶺，許阿叔草廬之前所訂的條件，恢復漢家衣冠等事，允貞是必須知限實行的，但他已竟作了皇帝，又豈能甘心實踐江湖之時的諾言，他便先召蛟倫等豪傑，入宮充侍衛，以便保護住他，同時挑尋年羹堯的毛病，後來才於年羹堯的奏摺之中，挑出了「朝陽夕乾」四個字，按這原是易經上的一句話，原文上是：「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厲。」注疏上說是：「夕惕者，謂至向夕之時猶懷惕憂。」用白話講解，這意思就是：「唸書的

和作官的人，天天努力不息，憂心國事，到了晚上，彷彿更厲害了。」所以用爲人臣對君，朝夕戒懼，不敢懈怠之辭，應當是寫爲「夕惕朝乾，」不料年羹堯竟寫爲「朝惕夕乾，」若是講起來，就是白天倒很發愁，到了晚上才努力，努力的是什麼呢？還不是跟周濤，曹仁虎，晚上商量主意，或作「夜行」的打算嗎？在年羹堯也許是筆誤，然而允貞却大吃了一驚，藉此題目，便說年羹堯意存叛逆，於是下詔，治年羹堯的罪。

年羹堯住在北京西城羊肉胡同，宅院廣大。當皇帝所派的禁衛軍，將他的家宅包圍之時，禁衛軍的統領人宣讀詔書，命他將「撫遠大將軍」的印信交出，他竟不理。大門閉着，無人敢入，他仍在與周濤，曹仁虎，路民瞻等幾個人飲酒，年英，年俊，年豪，年傑等衆健僕在旁保護着他，蝴蝶兒且花枝招展的出來，哼了一聲說：「怕什麼？他黃四爺難道真不認得老朋友嗎？」周濤是不住的咳嗽吐血，說：「跟他拚！」曹仁虎却擺手歎氣，路民瞻也手捉寶劍，默默不語。年羹堯憂思徘徊，一連三日，到了最後的一天，仰觀天象，他就不禁的嘆息。又想到：周濤多病，曹仁虎太老，路民瞻的武藝不過平庸，白泰官已死，勇武的甘鳳池，神技的呂四娘，以及張雲如，全都沒在這裏，徒有四名健僕也無用處。外面的允貞派來的禁衛軍已經層層佈滿，刀劍斧鉞，閃閃的映着星光，他於是自言自語的說：「完了！完了！」他這才將印信交出，而束手就縛。蝴蝶兒這時是又哭又罵。年英，年俊，年豪，年傑四名俱已有了官職的追隨年羹堯的健僕。目視大勢已去，悲憤填胸，當時全都拔刀自刎而死。

年羹堯被罪以後，允貞還不敢立即就殺他，先降他爲杭州守門吏，以一個大將軍作一個小小的守門吏，這可以說傷心到極點了。周濤在北京已爲禁衛軍所殺，路民瞻逃走了，曹仁虎是一氣而絕。蝴蝶兒仍然跟着他，然而作這麼一個守門吏的姨太太，就是遊西湖也覺無顏。年羹堯英雄末路，抑鬱無聊，整

天坐在杭州湧金門旁，杭州的賣柴草的，賣菜的小販，全都不敢走這門了，都說：「哎呀！繞遠兒走吧！可別出湧金門，因為年大將軍，在那兒坐着啦！咳！我的爺！那可真怕死人！誰敢從他眼前過？」這時，尤貞在北京命人抄年羹堯的家，據聞抄出來婦女用的舊包頭好幾匣子，說是要給兵士做綿鍍甲用的，又抄出刀劍無數，因此又將年羹堯調回北京，賜他自盡，當年羹堯以白練一條，引頸自殺之時，望着蝴蝶兒，不住的微笑，蝴蝶兒已哭得暈倒在地了。

年羹堯賜死之後，長子年斌，次子年富，俱都斬首，只有三子年壽逃走，家眷及其近支的子姪們，凡在十五歲以上的。都發往邊疆，女眷們當然也是自裁的自裁，入官的入官，獨有蝴蝶兒因她只是個沒有名份的姨太太，所以她倒沒被捉住，而藏躲起來了。此刻，在雍和宮裏住的白夢申，憤怒填胸，他說：「好！尤貞原來如此，我要送血滴子去給呂四娘，叫她給年羹堯報仇！」說畢話，這老頭子就去了。

其實呂四娘的消息毫無，尤貞也早就把她忘了。不過，緊接着年羹堯的事，就連與幾件「文字獄」最大的一件是那繼任年羹堯的官職，作川陝總督的「奮威將軍」岳鍾琪，他幕中有一位師爺，名叫會靜，會靜看了一本書，名叫「維止錄」，是明末遺民呂留良所作的，裏面的文章就是思念明朝，反對清朝，會靜把這本書獻給了岳鍾琪，勸岳鍾琪造反，岳鍾琪一看，這還了得！同時以為這也許是皇帝差人來給他的一個試探，所以他趕緊便將此事奏報於朝廷。尤貞大怒，下旨嚴辦，其實這時浙江石門灣的呂老先生留良早已去世，他的長子呂葆中，以及他的門弟子嚴鴻遠，也都死去好幾年了，然而尤貞命人將他們的墳墓盡皆掘開，毀棺戮屍。並將呂老先生的次子呂毅中等，盡皆斬首，而將「維止錄」焚燬。獻書人會靜反倒免死。這件事，後來有人疑是尤貞故意做出來的，他當年遊歷江湖之時，在法輪寺、

初遇曹仁虎之時，就見過這本書，曹仁虎向來是將此書隨身攜帶，當曹仁虎死在年羹堯的家中之時，這本書被禁衛軍抄去，送交給皇上，允貞想起了舊事，想起昔時隨同年羹堯及羣俠去往仙霞嶺，路過崇德縣，羣俠遙拜呂留良的墳墓，可是呂留良雖死，他還能留下這些思復明空的種子，所以非滅之而後可，並藉試探那手握重兵，第二年羹堯的岳鍾璣是否忠心，而特地造出此案。以獻書人會靜之反倒免死，確也可疑。這不過是後來的人傳說。然而在這時，允貞大概沒想到呂留良的孫女，呂毅中之女，就是具有超人武藝的俠女呂四娘，他對於在浙江富春江旁楓葉鎮的那位朱二爺，也曾派人去捉拿，但結果撲了一個空，據說連那綢緞廠也早就搬了家，不知去向了。他更命人上了仙霞嶺，一看，柳陰寺中，却一個和尚也沒有了，連那嶺下的獵戶許阿叔父子全家，也都搬走了。是時，允貞的心腹李衛已作了浙江總督，並管理江蘇所屬七府五州一切盜案，李衛奏報：「金陵有張雲如者，以符咒惑人謀不軌。」繼又奏報：「張雲如尚有餘黨甘鳳池等人。」允貞當時用硃筆下詔，命李衛嚴拿張雲如與甘鳳池等人，結果可也沒有拿着，允貞的心裏就異常不快。所幸，曹錦茹早已扶其父曹仁虎的靈柩南旋，路民瞻也沒有下落，沒有人敢在他的眼前造反，他的功臣，舅舅隆科多，也被他降下了四十一款應誅之重罪，其中最大的幾條是：「妄攬諸葛亮，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，即是死期已至之時。」（可見康熙帝臨死時只有他在旁邊。）「仁廟升遐之日，隆科多詭稱曾帶七首。」（那時帶七首何用？）妄奏調取年羹堯來必生事端。（可見隆科多與年羹堯關係密切。）因此就在北京城西「暢春園」外造屋三間，把個舅舅隆科多囚禁死在那裏了。允貞此時將禍患俱已除去，心中泰然已極，同時他也作了一件好事，那就是他將早先的一些「賤民」如樂戶，惰民，丐戶，伴當，世僕（這全是奴隸社會遺傳下來的，這些人子子孫孫被人歧視。）都由允貞下令廢除了，而令與平民同等。

兒住着啦？」

作小說的人並不是論古人的功過，不過上面那些事，都是不能不簡略的說出來的。要細說恐怕幾十本書也說不盡，而況還都得詳加考證才行，那是歷史家的事，傳記家的事，作小說的人只根據於稗史雜記，和老父的傳說，而且在作小說的眼中，後者還重於前者。對於書中的人物也是如此，於今像年羹堯那樣的英雄，以及周濤等俠客，全都說完了，好很是已經沒的可說了，其實可說得還更多，現在還得慢慢的細細的往下去寫。

現在單說九條廳秦飛，他已成了個當官差的了，每天一早上班，傍晚歸家，衣食是用，清閒享樂，一切江湖之事，他全都不再提，年羹堯賜死等事，他更是漠不關心，「爺」作了皇上，他雖不是個官，可也此生無變了，所以也沒有別的想頭，只希望他的媳婦生個胖小子，那就心滿意足了。這一天他下了班，走出「神武門」，倒背着手兒，仰面看着天空一羣一羣的寒鴉，正往家裏去走，不料才走到紫禁城外的御河之旁，忽聽有女人聲音在後叫着：「秦大哥！秦大哥！」

第二十五章 小常隨義烈死深宮 雍正帝杯弓驚長夜

秦飛回頭一看，見是一個穿着綠緞子的小皮襖，紅緞繡花裙的婦人，梳着個頭，很「官派」，可是亂蓬蓬，臉上的胭脂擦得不少，可是東一塊西一塊，不勻稱，最奇怪的是現在是冬天，她却拿着一把小扇，一邊搧着，一邊很急的追趕向他來，又叫着：「秦大哥！你眼眶子高啦？怎麼不認得人啦？」

秦飛嚇了一跳，細一看，原來是蝴蝶兒，可不知稱呼她什麼才好，只笑笑說：「少見哪！你現在那

蝴蝶兒站住了，還扇着扇子，並且直氣喘，頭一句就說：「好不容易我才把你找着，得贖你的命現在作了皇上啦，你快帶着我見他去吧！」說着一伸手，就把秦飛的肩膀揪住了。

秦飛趕緊往旁去躲，說：「喂！你揪我幹嗎呀？」

蝴蝶兒却說：「憑什麼不揪你，黃四是閻王，你就是小鬼。早先，你們還能忘了？早先咱們認識的在先，一塊兒騎馬，一塊兒住店，他抱了我，我才找的年羹堯……」

秦飛說：「這是什麼話呀？」

蝴蝶兒哭起來了說：「什麼話？就是這些話，我見了黃四也是這些話，他把年羹堯殺了，叫他乾脆殺了我吧！」說着話，把秦飛揪得更緊。秦飛急得頭上直流汗，見她，本來年紀還正輕，長得也概那麼漂亮，只是她瘦多了，而且兩眼發直她的這身衣裙，大概還是跟着年羹堯的時候做的，現在可都磨破了，她哭的樣子還很嬌柔，還直叫人的心軟。可是，秦飛怕被路上的人看見，就連連的央求着說：「你別跟我麻煩呀！又不是我害的年大將軍，說起來早先的事兒，連我都傷心，以我的功勞，應當賞我個頭品官，可是現在叫我在御膳房。你叫我帶着你去見他？告訴你，我的奶奶！他住在深宮內院，連我也不能見他了！人就這，朋友闊了，你千萬不必去找，何況他已作了皇上，年大將軍也是情屈命不屈，你更是享福享够了，榮華富貴，就是這麼一回事，轉眼成空，我看你還年紀輕……。」

不想蝴蝶兒惱怒起來了，把眼一瞪說：「我還年紀輕，便怎樣？難道你還要叫我改嫁？」秦飛說：「我沒說呀！」蝴蝶兒說：「你叫我嫁你？」秦飛趕緊往後退步，說：「這是那兒的事呀？」蝴蝶兒又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說：「你要真那麼想，可是你真白天的做夢了！告訴你吧！黃四現是想把我收在三宮六院，我也得跟他撞頭，我見他，不是想求他，是叫他賠我的年羹堯！」說着，又嗚嗚的哭起來了。

秦飛實在沒辦法，只好哄她，說：「咱們都是熟人，難道我還能不幫你點忙嗎？你想見皇上，我一定給你想法子，可是得慢慢的有工夫時，我見了他，還得旁邊沒人，我才能跟他說，也許他想起早先的事，真的，早先要不是他的馬撞了你的轎子，你現在一定還在老家，當財主奶奶，比現在享福。他也許就一心軟，召見你進宮。這事不能夠急，你在那兒住吧？事情辦好了，我找你去。」

蝴蝶兒哽咽着說：「我那兒還有家？我不是有個表哥嗎？早先他在金陵作買賣，我在金陵住了那麼些日，也沒找着他，偏偏我們年二老爺都遭了事，他倒找了我來，他也是個倒爺鬼，他現在安定門大街開了個鞋鋪，我就住在他那兒。」說着話，一邊擦眼淚，一邊搖着小扇子不住的颯，這時鴉噪之聲都沒有了，夕陽西落，寒風吹着枯樹，那紫禁城的城垣，都顯着發黑。秦飛就說：「天不早了！你快回去吧！我一定給你辦，辦好了我就給你送信去。」蝴蝶兒這才一邊哭着，一邊走去，看她那背影兒嫵嫵娜娜的，還有點動人憐，可是她實在已成了一個瘋寡婦。秦飛趕緊走回了家，今天他也特別覺着心裏驚擻，也沒跟他的媳婦說。不過從此起，他上班下班，再不敢走那條路了，恐怕再遇見蝴蝶兒。他每天寧可繞路，他家住在紫禁城進東，每天他可要抄西邊去走，這樣使他每天要多走三四里地，然而沒有法子，費點鞋倒不要緊，總比再遇見蝴蝶兒好呀。他天天嘆息着，覺着「爺」也實在太無情，俗語說：「伴君如同伴虎眠。」越是他的老搭檔，他一定覺着礙眼，我的這個御膳房也不是常事，說不定那天他吃那樣菜，一不對口味，就許殺我的頭。我可也真應當積下幾個錢，作退身之計。秦飛就常這樣想着，走路的時候也常這樣想着，不料這天下午他又下了班，又走這條躲避蝴蝶兒的路，不想迎面就來了一個人，驚惶的叫他：「秦飛！秦大爺！」

他又嚇了一大跳，一看這個人，年紀二十來歲，像是個舉子，可又有點像買賣人。他細一看，原來

是早先允貞的那個小常隨，他更覺着納悶，說：「你怎麼也來啦？你不是娶了媳婦啦嗎？娶的是周薄的女兒……」小常隨不等他說完，就連連的點頭，說：「是，是，是，我就是爲的這件事，我要你趕緊帶着我見爺，有要緊的事！」秦飛搖頭說：「有要緊的事情也不行！我現在見他都不容易，何況你？不錯！早先你是他的常隨，可是，現在的爺，已跟早先不同啦，他是九五之尊。」想了一想又說：「這麼着吧，我帶你去碰碰，他要是肯召見你，算是你的福氣，他要不肯召見你，我也沒有法子。反正我給你盡到力了，也就完了。」小常隨點頭說：「好！你就快點帶我到宮裏去吧！」秦飛說：「咳！你看我還沒吃晚飯呢！可是趁着這時候帶你進宮去也好，因爲再晚一點，宴門是誰也不能進去，明天早晨他又當朝理事，見他不容易，我先帶你去碰一碰吧！」說着，他就帶着小常隨，回身就走，又走到了「神武門」，這是紫禁城的後門，再待一會也就鎖上了，這時只掩了半扇，門前還有六七名禁衛軍，但是都認識秦飛，見了面就笑問說：「怎麼剛走又回來了？」秦飛哈腰笑着說：「來了個朋友叫我帶他進裏頭去辦點事。」當下小常隨也沒受盤查，就被秦飛領到了紫禁城裏。紫禁城裏也是一條一條的胡同，不過兩旁的牆，都是又高又厚的紅牆，走不遠便是一個門，那門上都覆着琉璃瓦，都包着鐵葉子，釘着有饅頭大的銅釘，還有沈重的獸門環，地下都是大塊的平石鋪成，除了往來有幾個太監之外，人簡直沒看見幾個。也有河，河裏結着堅冰，河邊都圍着白石的欄杆，連隻鳥兒也很少看見。秦飛就回首對小常隨說：「你到過這兒來嗎？你可別以爲還跟在府裏的時候一樣，你見了他，可非得跪下磕頭不可。」小常隨也不言語，只是跟着他低着头走，彷彿心裏有沈重的事，秦飛帶着他，先到御膳房，這裏倒有不少人，還正在預備着宮裏夜膳。秦飛就叫他在這裏等着，秦飛自己却往宮裏去了，他本來也很胆怯，而且他要見允貞，也非得先經過侍衛太監，很多人的傳達，實在不容易。幸虧現在守衛宮門的頭等御前侍衛，就是

那蛟僧勇諍，這個和尙爲要替他師父了因報仇，保護「眞命天子」雍正帝，他已蓄起了頭髮，穿着御賜的紫色馬褂，腰間永遠佩帶着寶劍，他的精神很大，白天只睡一會兒覺，夜晚他永遠是連眼也不閉，眞是頭不着枕，他督促着江裏豹等人保護住這座深宮，因爲他比誰都明白，他時時深切的感覺到了，年羹堯，周馥，曹仁虎，白泰官，那些人雖都已死了，但並不是沒有事了，這皇宮雖深，禁衛雖嚴，然而絕攔不住那有本領的人飛來，所以除了他手下的人，和十幾名太監之外，他絕不叫任何人走近這宮門，可是今天秦飛來，他沒有話說，秦飛早就跟着皇上，在門那廟裏，——法輪寺，都住過，這並不是外人，當下他放秦飛進內，由一個太監領着，就到寢宮內見允貞。這時允貞正用硃筆批閱着文書，文書裏最使他關心的並不是旁的朝廷大事，及邊疆的情形。而却是自江南來的李衛的奏摺，報告的是：「張雲如甘鳳池尙未就逮。」捉不着張雲如還不要緊，捉不着甘鳳池，他却眞眞的憂急，他連用硃筆連批着：「速捉！速捉！」忽然太監領着秦飛來了，他不禁更想起了往事，就問說：「你在御膳房裏的事情多不多？」秦飛說：「啓稟爺！我的事情倒是不多。」允貞想了一想，說：「我想叫你再到瓦堡湖去一趟，因爲咱們早先在那裏住過一晚，白龍余九人也不錯，死得又很慘，我想叫你去給他的家送些銀子。」又說：「這件事其實叫那裏的地方官給辦也行，可是不如你去辦好。」秦飛心裏雖不願再出外，可是又怎能不「遮，遮」的連聲答應，等得允貞把話說完了，他這才低聲說出：「小常隨巴經來到，有要事謁見，有要緊的話說。」允貞一聽，當時不禁手持硃筆，而發起怔來。

怔了一會，當時精神突又興奮，叫太監與御前侍衛勇諍，急去宣召那小常隨，皇上發的御旨，說是「宣召」，其實是毫無聲息，就急快的，從那御膳房將小常隨押來了。小常隨進了皇上的寢室，他却依然和早先在貝勒府裏一樣，只是請安「問爺好」，並不行跪拜禮，這小常隨，畢竟是跟那俠女周小緋作

了幾載的夫妻，他也沾染上了那種剛強不屈的俠風，而與早先不同了。允貞命一些人全都退出，只留下他，在檀木的御几之旁，金燭發着淡淡的光，允貞就坐在雕刻的金龍椅上，壓着聲音問他：「你是爲什麼來？」小常隨口回答說：「我來有要緊的事，因爲周小緋爲報父仇，她跟我一同來到北京，她不定幾時就要來到宮裏，恐怕對爺不大好。」允貞微微的冷笑，說：「你倒還忠心。」小常隨流下眼淚來說：「我跟周小緋結爲夫妻之後，我就在南邊作買賣，但我作買賣，並不是用爺賄我的那包裹裏的金銀，那些金銀，我們一點也沒化，全都被周小緋給賙濟了貧寒。周小緋到現在也沒生小孩，可是她對我很是恩愛，她叫我來跟她到北京，還有個別的人，我們是來了一個多月了，現在她們都安排好了，就快要找爺來復仇。但是我很着急，所以我才來向爺報個信，本來我這樣來報，是太對不起她們，可是我又想爺會對我有過好處，我不能不背着她們來，請爺防備着點，這也算是我報爺的恩！」

允貞微微的點頭，又微微的笑着說：「你倒還有良心，可是這不要緊，周小緋那小丫頭，我也見過，她不過是會打鏢，但她還沒有本事能够飛到我這深宮大內！」毫不在意的，又笑着問說：「你還願意來伺候我嗎？可是你不能帶着你的媳婦。」小常隨說：「我那媳婦周小緋，我也知道，她倒是沒有什麼，再說我也時常勸她，慢慢的，她也許就想過來了，她的父親又不是爺親手給害的，也不能够算是仇人。只是，我們這次來的還有呂四娘……」他說出了這句話，只見允貞突然而色變白，立時急急的問說：「什麼？呂四娘？不就是那在富春江上楓葉鎮居住的那古裝的女子嗎？」小常隨說：「這幾年她在各處飄流，因爲她的家，本來在崇德縣的石門灣，我跟周小緋，全在她的家裏住過……」允貞點頭說：「她的武藝實在超羣，人都說獨臂老尼的弟子之中，了因第一，她居第二，其實據我看，她的武藝還在了因僧以上，可以說是蓋世無雙，可惜她是一個女的，她的性情又冷僻，固執。」又問說：「她也到北

京來作什麼？」小常隨說：「她是爲她的祖父，伯父，跟她的父親呂毅中，報血海的深仇！」允貞詫異着問說：「我跟她有什麼深仇？」小常隨緊緊張張的，又怨又恨的說：「她的祖父就是呂留良，別號晚村，做過一本書叫維止錄，因此被爺降旨，剖棺戮屍，她的伯父呂葆中也被累同罪，她的爸爸呂毅中，被斬首在石門灣。」允貞聽到這裏，當時呆坐着，一語也不發，小常隨又說：「爺對待她的一家也太慘了，那時恰巧她沒在石門灣家中，她自別處聞了信，急忙回家一看，已經全家盡死，墳墓都被掘開，她悲憤得了不得，將我們救走，由那時就帶着周小緋跟我，連年飄流在江湖，她的武藝本來高強，但她連年的又加緊練習，如今她的武藝較前更好了，這深宮大內，是絕阻不住她，說不定今夜就能來到……」允貞這時就像中了瘋魔似的，突然的站起身來，急得躁腳說：「真想不到！原來她是呂留良的孫女，她竟是呂留良那老逆賊的孫女！」小常隨又說：「在秣陵關，白夢申給她送去了一隻血滴子，然白夢申投江自盡了，甘鳳池斷指與她饒別，呂四娘這次來到京師，發誓無論如何，要取去皇上的首級！」允貞大氣在咆哮更說：「好大的胆！你快告訴我，她們現在那裏住？我立時就派人去捉她們。小常隨却搖搖頭說：「我不知道！」允貞說：「你們是一同來的，她們住的地方，你怎能不知道？快說！」小常隨却流着淚，堅決的又搖頭說：「我絕不能夠說！因爲周小緋她們待我不錯，我來見爺，告訴她們已經來了，請爺防備着，這也就算是我對得起爺，我可也不能再說什麼了，我若說出她們住的地方，叫爺派人把她們捉住，那你又算對不起她們，我兩面都要知恩報恩，都不能夠喪天良！」允貞又微微笑着，說：「你那裏學來了這些，那麼，你還在這裏成侍我吧，不必再跟他們去了，我可以由宮女裏挑出一個，給你作媳婦？」小常隨仍然搖頭說：「不！我還得走，她們都待好，她們的人也都好，我不能貪富貴，就忘了她們！」允貞不由得面現怒色，指斥着說：「你可知道我現在已是天子，我說的話，就是御旨。我叫你

如何，你敢違拗？」小常隨說：「不行，我還得聽她們的，不能聽爺的。」允貞說：「你要走，我派人跟在你的身後，也能知呂四娘和周小緋是住在那裏，你想，你能够走得開嗎？」小常隨仍然搖頭，說：「那我也不怕，我離開紫禁宮，決不當時回去見她們，我只求爺從今晚起小心着點就是了，周小緋還不要緊，呂四娘却真厲害！」允貞一聽這話，當時越發的大怒，拍着案說：「你敢再提呂四娘？你好好的！」「當時喝進來四名太監，說：「把他綁起來，押下去問明了他在那裏住才行，不然，交慎刑司，把他杖斃！」四名太監狠狠揪住小常隨向外就走，才一出門，小常隨就竊的向那牆上一撞，只聽「咚」的一聲，允貞在這裏怒猶未息，四名太監却都一齊慌張的回來跪倒說：「他，他已撞死了！」當時全都渾身戰慄的不敢仰首，以為皇上一定為他們疏忽，一定也得降他們死罪。不想，允貞却沒有言語，怔了一怔，臉上似乎顯出點愴悲的樣子，就說：「召勇靜侍衛進來！快！」四名太監趕緊叩頭起來，去召蛟僧勇靜。允貞忙親自摘下壁間的寶劍，他的手都不覺有點抖了，心裏既痛惜又恐懼，痛惜的是小常隨，人真不錯，可以說是忠義俱全，周小緋早先也與我無仇，並且想起來早先在莫愁湖，暮雨之下，她從那別墅的樓上擲下一件東西，打在我的草笠上，才請我進去，會着年羹堯那些人，昔時在江湖，彼此雖非同道，也是朋友，不料今日竟結下這樣的深仇，尤其是呂四娘，想不到！想不到！她原來是呂留良的孫女！咳！……」這時雖在寒冬，但深宮之內，兩隻大炭盆燃燒得很旺，不但不冷，可以說是「室暖如春」，所以古瓷盆裏的梅花，開得極為茂盛，與那邊盆景裏的翡翠葉，白玉花朶，金蕊的，人工做的水仙，燦爛的相映着，允貞的頭上確實流汗，然而身子却覺着寒噤，少時蛟僧進來，允貞屏去了衆太監，對他實說，就說：「呂四娘將要來了，我也知道，這宮苑雖深，可是攔不住她進來，我一定要與她拚一生死，你也自今夜起幫我防範着一點！蛟僧勇靜驚訝着問說：「呂四娘她為什麼要來與皇上作對

呢？」允貞勉強着微微的笑，說：「只爲呂留良的逆案。」遂就把呂留良的文字獄略略說了一遍，並說：「我知道呂四娘是他的孫女，我才降的旨，呂四娘不來，是她有福，她若是來……」冷笑了笑，又說：「若沒有她，了因和尚當年也不至於死，現在你爲你師父報仇的時期到了！」勇靜忽然發驚，連連的搖頭，又打問訊，說：「如果呂四娘來了，我可不能與她爲敵！」允貞說：「你不必怕她，她的本領，自非你所能敵，可是我到時也與她交手。」勇靜又搖頭，說：「那也不行！我也不是畏懼呂四娘，只是那位呂留良呂老先生，我雖沒有見過他的面，可是我曉得他是一位好人，他爲繯止錄被罪之事，我是不知，我若知道，我早就離開這裏了！」允貞一聽，不由得更爲驚訝，手將寶劍握得更緊，驀然腦中又想起，當年初會這蛟僧勇靜之時，原是在大名府法輪寺中，那一夜曾見他與曹仁虎父女共同在小室燈下，讀那本「繯止錄」本來，這個和尚也是他們一起的人，無怪他到如今一聽提到了呂留良，就當時要背叛於我。這，寧可殺了他，也不能再叫他去幫助呂四娘，想到這裏，心裏真想揮起寶劍，立時結果這蛟僧的性命，可是蛟僧現在腰間也備有鋼刀。

蛟僧勇靜，此刻面色陰沈，又打了打「問訊」，說：「我若不是想爲我師了因報仇，我不能在此當這名侍衛，你待我確實不錯，可是我將一些侍衛，和二十幾名小太監，全都教練成了很好的武藝，他們也都能够保護着你了。呂四娘來了，請你保重，這件事，我是不能幫助你的！」

允貞怔了一怔，問說：「莫非你這就要走嗎？」

蛟僧勇靜低着頭答道：「這不一定，因爲我本來是個和尚，現在我應當再回法輪寺去了！」

允貞說：「這我也難以攔阻，只是你何妨再多住兩日，這兩日內，如若呂四娘來到，也用不着你動手，看我把她攔住，給你看看，我如今雖已是帝王，可是講起武藝來……」微微冷笑着，又用眼去看蛟

僧，只見勇靜的樣子是十分的煩惱，心裏彷彿是又爲難，又不願當時就離開這裏，允貞却當時沒有再說什麼話，只叫他退回去。待了些時，又把江裏豹和十個口鄭仙召了進來，低聲囑咐了他們一些話，當晚，在宮門外的「班房」裏，江裏豹和十個口鄭仙，就請勇靜喝酒，勇靜自脫去了僧服，跟隨允貞之後，本來已遇酒不辭，今天被這兩個灌得更是不少，他就顯出醉的樣子，被人搬到裏屋，倒在炕上就睡了，這時天色已過二更，十個口鄭仙趕緊去回復允貞，允貞此時却還沒有睡，他的寢宮裏燈燭全滅，院中却有不少精通武藝的侍衛和小太監，手中全都拿着兵刃，鄭仙找了半天，才找着允貞，原來他也難在那些侍衛之中，手持着寶劍，看來好似保護「聖駕」的武士，誰也看不出他原來就是「九五之尊」，不過他的身軀是顯得比別人更爲雄偉，尤其現在秦飛也在這兒了，秦飛長得既瘦小，精神更一點也不振，拿着一把單刀，不住的打呵欠，離開他的爺幾步，他就暗暗的咳嗽，嘆氣，向人說他倒了楣啦！允貞却精神興奮，而態度沈穩，一聽鄭仙來向他悄悄的說：「已經把蛟僧灌醉了。」他當時就做出了一個手勢，鄭仙轉身就走，找了江裏豹，二人齊往蛟僧睡覺的那屋子，就齊掄鋼刀，——尤其是江裏豹，他平日就嫉恨蛟僧的武藝比他好，在允貞的面前比他能得到信任，現在奉旨殺掉蛟僧，他是特別的高興，刀舉得特別的狠，然而，雙刀齊下，却聽「撲」的一聲，原來刀都砍在炕上堆着的一團棉被上了，那蛟僧却已不知去向。二人大驚，緊趕將外屋的燈挑起，拿到裏屋來照着，細一看，就見不單蛟僧勇靜的蹤跡全無，連他那把刀，和他裹着僧服的那套行李，都已不見了，這二人驚慌慌，趕緊又去找允貞稟報。允貞聽了，不由又一陣發怔，他當時雖未說什麼，但心中却是十分的紛紜，蛟僧突然的走了，小常隨慘慘的死了，呂四娘與周小緝，眼看就要前來報仇，這一些事情，並不是他身爲「至尊」的人所能挽回，所能補救，甚至他恐怕不能够防禦，他仰面看着天空的繁星冷月，高殿深垣，身旁還有不少的護衛

者，但是這時他不禁的心驚胆戰，連當年隻身行走江湖，與羣俠相猜相處之時，那一半的勇氣也沒有了。他不由的想起了年羹堯，倘若青年羹堯在此，一句話就能將呂四娘勸走，周小紉更不足爲慮，如今雖是梟雄盡滅，可是自己已感到人單勢寡，他不禁的在暗嘆，他對於與呂四娘交手相拚，實在是沒有一點把握，他又想將身躲在一座祕密的宮殿之內，一到夜晚就出不來，然而又想，那也不行，因爲他在晚間就寢之前，必要上一趟廁所，宮中的廁所雖也是一間寬大的房屋，而且每當他上廁之時，廁門以外也必有幾名侍衛持刀執戟嚴密的守衛着，但究竟與深宮不能相連，他是還得走出來的，還是得被屏月之光照見的，那星光就好像呂四娘的厲害眼睛，那白雲就像呂四娘的飄飄的衣袖，那月牙好像呂四娘手中的利刃，他簡直有些畏懼去看，他的魂魄彷彿時時在頭頂上飄着。當夜，所幸再無別的事情發生，次日他照常升朝理事，然而他却安頓了他的後事，將一金盒，密密的封好，用黃緞包裹，命人藏在「金鑾殿（即乾清宮）」中「正大光明」的匾額後面，裏面却藏的是他親筆所書，他的太子的名字，預備他萬一若有不幸，就由內戚和大臣們將那金盒取下打開，按照着盒裏的「名籤」擁立太子登基，以免似他當年那樣的兄弟發生篡奪，他並且留下了密旨，勸他的兒子登基以後，要相機行事，而使全國恢復漢家的衣冠，以保他的信用（傳聞後來在乾隆時代曾一度擬恢復漢家衣冠，但爲太后所阻，致未實行。）總之現在的允貞心中是頗有些懺悔，而深爲驚懼不安，每夜防衛得更爲嚴密。……

也許因爲防得嚴密之故，宮中竟沒有一點事情發生，勇靜僧一去不回，小常隨屍骨早冷，江裏豹，十個口。百只手等人，——那些侍衛和會武藝的太監也全都放下心了，認爲不會有什麼事。但是皇上允貞依然嚴逼着他們夜夜通宵加緊的防衛，弄得九條腿秦飛的「新年」都沒有過好，熬得他是更黃更瘦，覺着「爺」大概是也中了魔，那兒會有呂四娘呀？如此又過了一年，天氣由春而夏，而秋，而冬，又是

風寒天冷萬物枯殭的時候了，多日晏安無事的宮殿之內，忽有一夜，北風呼呼，大雪飄飄，驟然間傳出了哀詔，說是雍正駕崩了，但是事先並未聞「龍體」有什麼不適，也沒有傳過太醫，所以這件事是很令人猜疑的，這時正是雍正十三年之冬，歲次乙卯，明春山皇子弘歷繼承人位，年號乾隆。關於雍正帝——允貞的死因，後世傳說均謂爲呂四娘所殺，並有謂係死於廁所的門前，這些事，並無詳細的記載，作者對於當時的情形，自也不便妄加描寫，不過就在那個時候，北京城的北郊，一個小村裏，却發生了一件驚奇而近於香豔的事情。這事情在當時似乎應當沒有什麼人知曉，然而後來却頗多傳說，「聊齋誌異」之中有「俠女」一篇，就是暗述着這件事，不過「聊齋」的作者蒲留仙，是康熙年間人，雍正死的時候，他未必還在世。因此有人又說：「聊齋誌異，非純出留仙手，尙有後人竄入之作，其「俠女」一條，即隱指呂四娘，而所謂鬚髮交而模糊之頭顱，即當時某貴人也。」當時宮闈祕事，絕非外人所能知，而俠客行徑，尤非常人所能推測，關於這些事情，作者也以「質疑」的態度處之，但就父老的傳聞，記述在下面。

第二十六章 報前恩荒村添綺話 償宿怨雪夜泣分離

原來當那小常隨，進宮謁見允貞之時，呂四娘和周小緋已經來到京城有一個多月了，周小緋是性情急，她恨不得當時就進紫禁城，爲她的父親報仇，其實若論起與允貞的仇恨，還是呂四娘比她深得多，然而，呂四娘却極爲審慎，她來到這裏就跟沒有什麼事一樣，她並不顯出來半點哀愁，更是不急不慌的，表現出她這位蓋世無雙的俠女，確實與別人有異。

她，自小就遵從她父親的教誨，永遠是穿著古裝，這在別人看來，當然有點奇特，可是她那時年齡尚幼，又不常出門，也沒有什麼人看得見她，所以倒還沒有惹出什麼禍來，後來，她就往仙霞嶺從獨臂老尼學藝，藝成之後，她的行蹤更是飄忽不定，除了那些在一塊紡織的女伴，很少有人能夠看得見她，因此她的裝束也沒有怎麼被人注意，知道她的人，也不過以為她的脾氣有點古怪，可是她的祖父呂晚村老先生，原本就是古怪的人，以古怪的人而有一個古怪的孫女，也就不足為怪了，却無人曉得她心存着故國之思，到如今又添了家門的大恨。

允貞是她呂家的仇人，她要報仇而年羹堯又是她家的恩人，所以她也要報恩，此番來到京城，她要恩仇並報，所以她得特別的審慎，她並且想先報完了恩，而後再報仇。

她現在却是改變成普通婦女的裝束了，她梳着一條大辮子，下面是青布的弓鞋，身穿是青粗布的短衣和長褲，脂粉不施，十足是一位鄉下的大姑娘，可是鄉下姑娘有幾個能像她這樣俱有清麗的姿容呀，——她雖年已三十餘，可是就像才過二十歲那樣的嬌艷。

她們到了北京城，先住的是小常隨哥哥的家中，後來她就設法找着了蝴蝶兒，因為蝴蝶兒是年羹堯的唯一遺妾，一定能够曉得年家現在還有什麼人，這一天，她是同着小常隨，周小緋夫婦，一同到了蝴蝶兒的那個表哥的家中，然而蝴蝶兒却已患了很重的精神病，屋子裏开着火爐，她還直罵她那柄小摺扇，說話是毫無倫次，只說：「我見着秦飛了，秦飛天天在紫禁城裏上班，他應得叫我去見黃四，把年二老爺還給我。」說着話又笑，但待了一會，又說心疼，又哭，她實在不像樣子了。她的表哥跟表嫂說：「她連飯都不怎麼吃，因為她這幾年享福享慣了，粗糧食實在的吃不下去，幸虧有個岳媽，是早先年府上的老僕婦，有時給她送點錢來，她就買好吃的吃，可是一吃多了，病就鬧得更利害了。」——

那位岳媽是住在城北清河鎮，因了這一點線索，呂四娘就同小常隨和周小緝，去往清河鎮，見了那岳媽，原來岳媽早先在年府已經三十多年了，年羹堯的最小兒子，名叫年壽，就是岳媽奶起來的，在岳媽的家裏，只有她的大兒子和二兒媳，另外可還住着一個年青的文弱書生，據岳媽對外人說：「這是我的遠房姪子。」但因為呂四娘來時，說明了她家與年家的淵源，所以這位老乳娘就垂着淚悄聲的說：「這一位，實在並不是我的姪子，他就是年小少爺年壽，家裏遭了滅門之禍，他幸虧躲在我這裏，才得到一條性命！」年壽當時也不禁悲傷落淚，呂四娘的面上却只現出一種慨然之色，當下她就問這裏有沒有閒房，她說她願意住在這裏，住些日，再回南去。岳媽這裏只有幾間土房自己住着，並沒有鄰居，所以略略的騰了一廳，便叫她們都在這裏住下了。周小緝此時就急着要去報仇，呂四娘百般勸她，阻止她，她才沒有去冒然行事，然而，她的丈夫，那小常隨，忽然有一天外出未歸，呂四娘就很疑惑，因為知道小常隨受過允貞的好處，他很有進宮告密的可能，呂四娘口雖不言，可是有好幾日好幾夜，她都沒有睡覺，心中時時的忐忑不安，恐怕小常隨把她們來到北京，及住在這裏的事，都告訴了皇帝允貞，允貞一定要派人來捉拿，她自己倒不怕，周小緝也有一身好武藝，只是年壽到時可怎麼辦？所以她十分的憂愁，她除了將一隻「血滴子」（這是那老白夢中千遙遙找着她，送給她的。）永遠隨身帶着，她並將一口鋒利的「青虹」寶劍時時預備在手邊。

然而過了十天之後，並沒有什麼事情發生，可是周小緝的丈夫也自此就不回來了，周小緝更氣更急，無論怎樣攔她勸她也是不行了，這一夜呂四娘就帶着她，於深夜進入了城，並且深入皇宮，周小緝到底底是武藝差點，她的寶篋之術，實在上不了那高大的宮殿，並且宮殿上鋪着的那光滑的琉璃瓦，她實在站不住腳，她急得氣得，坐在宮殿的房頂上就哭泣起來，依着她，要奮不顧身的跳下去就找允貞，眼

他拚一死，但呂四娘怕聲告訴他：「那沒有用！」叫他在這裏等着，呂四娘獨自踏殿攀垣，如履平地一般，各座的宮院，她幾乎全都察遍，只見這深廣無邊的皇宮裏，就好像是一遍大海似的，同時看出是處處森嚴，無法尋着皇帝允貞是住在那裏，她也不由得歎息，只好再帶着周小緋回到城外。

兩個人依舊在清河鎮岳媽的家中住着，可是現在只剩下她兩個女人了，周小緋知道她的丈夫必是多吉少，所以憂思成病，比以前更瘦了，而這時呂四娘與年壽却感情日漸密切。

年壽身經家門慘變，他倒沒有一點公子的脾氣，可是他忘不了讀書，他所讀的書，也不是什麼五經四書和制藝，因為他是不能再應試中舉去作官的了，他每日只研究一些詩詞，他作的詩慷慨激昂，如壯士拔劍起舞，他的詞却填得十分旖旎纏綿，如少女對月幽思，這原因既是由於他身世遭遇，同時也因他本是一個少年多情的人，呂四娘雖是剛烈的俠女，但平時却極爲安嫻，靜雅，詩詞也皆通，兩人住在一起，時常談話，時常互相研究詩詞，便漸漸發生了愛情，年壽更不知四娘還有一層報恩的意圖，所以兩人便訂下了終身，這漸漸連岳媽和周小緋都知道了。

呂四娘的心中是極苦的，她因見年壽身弱而且一點武藝也不會，絕不會隨她去走江湖，但年壽在這裏住着，實在連門也不敢出，更不能够娶妻成家，所以呂四娘爲報恩，這才與年壽年公子發生情愛，春天來了，柴扉旁的桃杏都燦爛的開了，四娘却忽然慄慄如病，她幾乎變成了一個病人，特別喜歡吃酸的東西，原來她已有了喜，她由此更一天比一天喜歡，高興，因爲她報恩的志願將遂，同時離着她報仇的日期也愈近，但她也有一點悲傷難過，那就是她預料仇報之後，必要和她的情人永遠分別。

岳媽的大兒子除了耕種之外，家裏還有一輛騾子拉的大車，時常運些附近窰裏出的磚瓦，到城裏去賣，回來便帶來些城裏的消息，可都是一些小事，宮庭大內裏的事情，他是一點也聽不到的，岳媽還有

一個小兒子，在城內學買賣，有時候也回家，他却替他的母親，時常去給蝴蝶兒送錢，據說蝴蝶兒的瘋癩倒似乎好了一些了，可是心疼的病越來越重，並且時時咯血，請過大夫給診治，也不見好。這天於秋風淒冷的黃昏，岳媽的小兒子忽然帶着蝴蝶兒的那表哥一同來了，說是蝴蝶兒已死，臨死還哭着叫「年二老爺」，岳媽聽了，也不禁的流淚，因為在「年二老爺」一生最興盛的時期，蝴蝶兒是最得寵的，像今日死得這麼淒涼，不禁令人又憶起當年的豪華，隆盛，所以岳媽不禁的難過，年壽也很是感歎，呂四娘拿出銀錢來，又叫岳媽的兩個兒子去幫助，便將蝴蝶兒埋葬了。

周小緝時常進城，由小常隨的哥哥那裏，隱隱聽得小常隨宮裏觸壁而死的苦耗，也不知是真的假的，但周小緝的丈夫可往那裏去了呢？她更加悲痛，急躁，不但得爲父報仇，還得爲夫雪恨，但呂四娘勸她再等一等。

十月滿足，呂四娘便生了一個小孩，還是一個男孩，又過了一個月，這時天氣又屆隆冬，冰雪滿呂四娘親手爲小孩做了很厚的棉衣和棉被，同時她又看了看她那隻「血滴子」運用是否靈便。

她作了將近一年的愛人，賢妻，如今且當了母親了，這許多日，她都是溫柔，婉順，慈愛的，與普通人家的姑娘媳婦並沒有兩樣，然而於此時，她的眉端，又流露出來了俠氣，她的心底翻憶起來了冤怨。

她的丈夫年壽也覺着她改了樣了，彷彿驟然間愛情全冷，並且，這一夜，忽湖失去了她的蹤跡。

這一夜，北風呼呼，天黑如墨，星月全無，呂四娘不知往那裏去了，連周小緝都很着急，候至夜深，呂四娘仍然不歸，周小緝就在她自己的屋裏，不知不覺的睡熟了，年壽可還不能睡，他還得看着小孩，並等候着他的妻子，這時他才知道他的這位愛人，這位嬌妻，原來是一位異人，他可還沒有料到她

是一位俠女，更不知道是作什麼事情去了。

子時以後，小室中，燈盞裏的油都快燃乾了，窗外已經飄飄起來了大雪，年壽在屋中凍得渾身打戰，炕上的白胖的小孩哭過了一陣，也沒等着奶吃，就闔上了兩隻小眼睛又睡着了，他的母親可還歸來。

驀然間，屋門開了，進來了呂四娘，她此時身穿着仍是青布的短衣，腰間却緊緊的繫着一條青綢帶，長襟而緊綁着褲腿，利便，輕快，却更顯出她的娉婷，嫵媚，髮上罩着一塊青綢巾，却連身上都沾了不少的雪花，她的腰帶上插着一口比雪還寒，更亮的短劍，纖手却提着一隻皮囊，也掛着雪。年壽就問她：「你往那裏去了？小孩醒了一回，直哭，現在又睡着了。」呂四娘却面無笑容，也不急着去看小孩，只說：「數載的大仇，至今才報，我現在給你看。」她把手提着的皮囊稍微打開了口兒，給年壽看了看，年壽就不禁大驚，渾身更哆嗦了起來，原來皮囊裏邊却是鬚髮模糊的人頭一顆，嚇得他實在說不出一句話來了。呂四娘就說：「如今我的仇已報了，可是恩也報了，我得走了。」說着話，她將皮囊放下，就先把小孩叫醒，解開她的酥胸給小孩喂奶，她說：「我得走，小孩離不開他的母親，所以我得把他帶走，你因為不會武藝，身體又不好，不能跟着我們走，我們倆人只好暫時分別，將來再見面，你還放心，我一定能够把咱們的小孩扶養大了的。」說着話，她的憂鬱秀美的雙眸，也不禁流下來眼淚，去叫醒了周小緝，大概是把話已跟她說明，所以周小緝就趕緊收拾行李，待了一會，呂四娘便一手抱着用棉被包裹着的小孩兒，一手仍提着那隻皮囊——「血滴子」，就與年壽告別，只哀聲的，宛轉的說了一聲：「你以後千萬要珍重，別思念我跟小孩，咱們再見吧！」說畢，她就出屋，與周小緝相偕着走去，也不知她們是怎麼走的，及至年壽追到屋外，却見已經全無蹤跡，惟見天雪瀟空，颼颼不止。

自此一別，便又是十年，此時年壽因患瘵病，業已去世，就埋在清河鎮岳媽家的附近，這已是乾隆年間了，忽有一年的清明節，他的墳前來了一個素妝的婦人，年紀似在四十上下，一手提着竹籃，裏面放着燒紙，一手拉着一個將過十歲的男孩，在墳前燒了紙，便即走去，然而夜，岳媽的家裏，忽然不知是誰，給送去了約有半封銀兩，——這就是俠女呂四娘所做的事。

周小緋後來入仙霞嶺爲尼，江湖間只聽說還有一個路民瞻，但也漸漸的老去了，其餘如甘鳳池等人，俱無準確的下落。也不知他歸宿如何了。（全卷完）



上海勵力出版社